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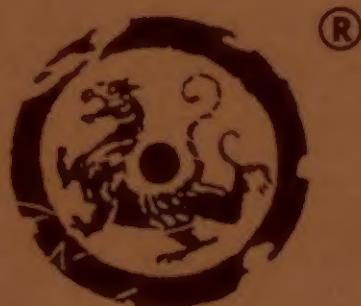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3)



儒藏



B222
30
(62)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洪文敏公年譜	清·錢大昕編撰	洪汝奎增訂	一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宋·周綸編撰	一二七
朱子年譜	清·王懋竑編撰	二〇三



儒藏

目錄

洪文敏公年譜

清·錢大昕編撰

清·洪汝奎增訂

張尚英校點

吳洪澤一審

郭齊二審

清宣統間刊四洪年譜本

《洪文敏公年譜》一卷，清錢大昕編撰，洪汝奎增訂。清宣統元年晦木齋刊《四洪年譜》本。

洪邁（一一二二—一二〇二），字景廬，號容齋，鄱陽（今江西波陽）人，洪皓第三子。紹興十五年進士，歷知泉、吉、贛、建寧、婺等州府，淳熙間拜翰林學士，進《四朝史》。紹熙元年，出知紹興府，奉祠。嘉泰二年卒，年八十，謚文敏。邁與兄适、遵均有文名，時稱「三洪」。洪邁尤爲博學，文備衆體。著述甚豐，尤以《容齋隨筆》、《夷堅志》影響巨大，體現了他在文學、史學、典章名物、文獻學等方面的成就。又有《野處文集》等，已殘佚，清勞格補輯有《洪文敏公集》八卷。《宋史》卷三七三有傳。

清人錢大昕所編《洪文敏公年譜》一卷，有嘉定八年李氏刊《潛研堂全書·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本。道光間，洪氏裔孫汝奎以錢譜「尚有未盡，爰補拾漏遺，加以增訂」。宣統二年，汝奎子恩廣取其手稿與洪皓、洪适、洪遵年譜合刊，編入《四洪年譜》第四卷。此譜采擷錢譜，考述宦歷、詩文著述、生平事蹟甚詳，又以「增訂」補其脫漏，訂其訛誤，價值已超過錢譜。今人王德毅撰有《洪容齋先生年譜》（《幼獅學報》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三卷第二期），對前譜之誤，復有所訂正，可參看。

洪文敏公年譜

嘉定錢大昕誤

裔孫汝奎增訂

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公生。

公諱邁字景盧忠宣公晫第三子。

宣和六年甲辰二歲。

宣和七年乙巳三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四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五歲。

建炎二年戊申六歲。

忠宣公丁父太中憂。



儒藏

洪文敏公年譜

建炎三年己酉七歲。

忠宣公爲金國通問使，金人留之不遣還。

建炎四年庚戌八歲。

紹興元年辛亥九歲。

紹興二年壬子十歲。

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閒有題詩二絕句，一咏犬落水，一咏油污衣，愛而識之，終身不忘。

增訂容齋三筆卷五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

敗壁閒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

使人疑縱饒洗徧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尙歷歷不忘。漫志於此。按公時十許歲，蓋隨伯兄文惠避亂歸饒州，旋復還秀州，道經衢州也。

紹興三年癸丑十一歲。

紹興四年甲寅十二歲。

紹興五年乙卯十三歲。

紹興六年丙辰十四歲。

紹興七年丁巳十五歲。

紹興八年戊午十六歲。

十一月丁母魏國夫人沈氏憂。



紹興九年己未十七歲。

十一月葬沈太夫人於無錫縣。容齋五筆云少年寓無錫，從錢仲仲借書得麴信陵集，當在是時。

增訂錢仲仲名紳著有同安志十卷，見馬端臨文獻通考。新唐書藝文志有麴信陵詩一卷。

紹興十年庚申十八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九歲。

紹興十二年壬戌二十歲。

兄文惠公、文安公同登博學宏詞科，公亦寓南山淨慈院待詞科試。



增訂五筆卷四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是

歲公應詞科未第。

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

事官一人執敕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敕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是年二月五日有送梁竑父通判江州序。見富大用事文類聚外集。

紹興十三年癸亥二十一歲。

六月忠宣公自金還。八月召對以待制權直學士院、提舉萬

壽觀九月出知饒州公代作謝表。

紹興十四年甲子二十二歲。

六月忠宣公以中丞詹大方劾奏罷饒州提舉江州太平觀尋丁內憂。

增訂祝淵事文類聚遺集有謝紹興十四年厯日表按表云支郡頒常疑亦代忠宣公作。

紹興十五年乙丑二十三歲。

是春再至臨安寓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

沈以買飯於外不便自取家饌

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叩旅食大慨具爲言之湯公曰主人亦賢矣

試博學宏詞科中選名

在第三試題漢麟趾褒蹕贊唐凝暉閣渾天儀記少保鎮南



軍節度使充兩浙東路安撫大使兼知紹興軍府事授少傅
 鎮南靜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軍府
 事兼營田大使兼行宮留守加食邑實封制代守臣謝賜御
 書周易尙書表明道藉田頌漢中和樂職宣布詩序。夷堅志
 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尙早
 同試者何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
 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明
 倡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臨欄望
 月雨燭結花粲然若連珠孫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
 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校藝蘭省其爲登名高第可證
 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爲他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
 寘於桌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卽操筆作
 浣溪紗一闋曰草草杯盤訪玉人。鎧花呈喜坐天春。邀郎覓
 句要奇新。黛淺顏嬌情脈脈。雲輕柳弱意眞眞。從今風月屬
 閒人。眾傳觀歎賞獨惜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
 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

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蔥蔥。姮娥相竝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日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予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四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月除左承務郎。敕令所刪定官。旣而言官汪勃論公與其父

同惡相濟。閏十一月出爲添差福州教授。

據繫年要錄。

增訂寓沈主簿事見四筆。

卷十五

是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尙

書表云。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

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

無疆。見三筆。

卷八

錢氏於是年據李心傳繫年要錄書閏十

一月出爲添差福州教授。又於十八年下注云。公出教福州。未詳年月。或疑前後兩歧。按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五年十月

甲午以汪勃言折彥質黨趙鼎柳州安置與此事適相先後
繫年要錄當不誤惟十六年十七年公實侍忠宣公側未嘗
到任故錢氏附於十八年以俟考耳。

紹興十六年丙寅二十四歲。

侍忠宣公於里。

夷堅志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文惠公在台州夢妙緣寺事云時忠宣在鄉里文

安在毘陵予處侍下。

紹興十七年丁卯二十五歲。

五月忠宣公謫英州安置公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讀
東坡何公橋記石刻州人利秀才新作茅齋從公乞名以齋
前有兩高松因命之曰二松。



增訂三筆

卷十一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

數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於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

五筆

卷九

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木利

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爲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

紹興十八年戊辰二十六歲



忠宣公忤秦檜竄謫檜恨未已御史汪勃論公出爲添差福州教授向來州郡以表奏書啟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公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箋啟小簡皆不作遇聖節樂語嘗爲之。公出教福州未詳年月姑附於此

增訂撰公家謝表云云見四筆。卷十

紹興十九年己巳二十七歲

是歲葉晦叔

黯

自敕令局出爲福建帥屬公因春補諸生白

於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公作長句贈之晦叔亦

有和篇

據三筆九三筆九云予自福州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據本傳公爲福州教授非通判也倅字似誤

增訂三筆

卷六

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厯日表

又入卷載其表文曰、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

章於庶證。

王應麟詞學指南、洪景廬作謝厯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云云、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公曰、今光

堯在德壽所

謂考者何哉。又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

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

三筆

卷四

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

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卻麤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試仰觀熒惑

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

謂火曜已在斗魁之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

予聞其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文、昨

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蹙頰云、是名魏星、無人能識、非熒



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何所不可？予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秦正封魏國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敢酬應。他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邁爲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爲之奈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謝景思時爲參議官，見三筆卷九。按：太常少卿上蔡謝景思名伋，乃參政克家之子。有藥寮叢稿二十卷，葉水心爲之序。文惠公有謝景思藥寮詩。

隨筆卷十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藁飫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俞成瑩雪叢說：洪內翰景盧主

泮三山以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
日云云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

隨筆卷五唐

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云予頃於福州道藏中
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
罕有其書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劉跂學易集原本二十卷
最初李相之得於跂甥蔡瞻明紹興中洪邁傳於長樂官舍
後施元之刻板行世。是年正月作福州教授壁記見事文
類聚外集。

紹興二十年庚午二十八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九歲。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十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三十一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三十二歲。

是歲編詩爲野處類稿二卷。自序云甲戌之春家居臥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當緩憂之一助。

〔增訂〕宋史藝文志載洪邁野處贅稿三十八卷野處猥稿一百四卷未載野處類稿。今藏書家有僞本野處類稿二卷惟卷首二詩真贋未定餘皆朱松韋齋集中詩。松朱子之父也。序語殆亦書賈僞撰。錢氏偶據僞本編入。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洪文敏野處類稿二卷吳門徐淡如鈔以見贈。頃見戈小蓮家藏本前有自序一篇因鈔於簡端。序稱甲戌之春



家居臥病。甲戌者，紹興二十四年也。然細讀此集，似不出文敏之手。如庚戌正月謁普照塔云：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汴。當謂泗州大聖塔也。公生於宣和癸卯，至庚戌僅八歲，卽早慧能詩，不應有重來寓目之句。又有呈元聲如愚起莘三兄及懷舍弟逢年時歸婺源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益可疑矣。據此，則野處類稿之非真本，錢氏故知之，特於此漏加按語耳。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三十三歲。

十月，忠宣公薨於南雄途次。

增訂按：忠宣公謫居英州，凡九年，是年徙袁州，未踰嶺，以十



月二十日薨於南雄。隨筆卷十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鈐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灑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墮圯，猶能追憶其語。據此，則公侍親居英州蓋歷數年，抑或與昆季更番省侍。數年中前後兩至英州與。是年四月二十日，作重修廣州都鹽倉記。見事文類聚外集及遺集。隨筆卷十予頃作廣州三清殿碑，未詳何年，附著於此。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十四歲。

十一月，葬忠宣公。

增訂文惠公撰忠宣公行述稱邁左宣教郎通判袁州錢氏失書。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三十五歲。

是歲九月還自衡岳道宜春買舟東下永嘉方景南名雲翼置

酒秀川館餞之邵武黃景達名開封向巨源歷陽許季韶

名子紹皆與坐中聯句作詩。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三十六歲。

二月與文安公同被召文安公除起居舍人三月公除祕書

省校書郎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文點檢中有數

卷皆以後板爲前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四筆

增訂文安公撰忠宣公謚告碑記題銜稱邁左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記云正月辛巳被召赴行在二月乙未又召弟邁王子遵對垂拱殿三月戊寅邁入對上云宇文虛中負國卿父獨執節不屈因及秦檜毀鬲不得大用等語據此則公與文安公乃接踵被召非同時被召也。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三十七歲。

四月兼國史院編修官。

三筆十三云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爲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

又成列傳一百三十五卷惟

八月除吏部員外郎。

續筆二十云

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輪對奏自今當得致仕恩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



澤之人物故者、吏部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者、卽官其後人。若眞能引年知止者、乞厚其禮節、以厲風俗。旣下三省、首相湯岐公難之、議遂寢。是歲與左僕射沈該等分寫四十二章經、刻石於六和塔。公所書者第四十二章也。題銜稱左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尙書駕部員外郎。夷堅志當成於是年。

增訂輪對云云、見隨筆十。

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壬寅、以沈該爲尙書左僕射。二十

九年六月己酉、沈該以貪冒罷。閏月甲子、落沈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畢沅續資治通鑑是

年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辰、還言金主再修汴梁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爲之計。時中書

舍人洪邁亦請密爲邊備。該等不聽。謂宰相沈該、湯思退。按猶未爲舍人也。

紹興三十年庚辰三十八歲。

三月改禮部員外郎充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五筆時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有檢點試卷官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在所必用。然惟撰述之撰乃可耳。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乎三子者之撰。欠仲撰杖屨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眾。何通遠諒議初亦難之。予曰。儻通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入。廂還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卽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七月以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是月八日撰郎官題名記。九月二十一日撰禮部尙書題名記。十月以金人叛盟。詔親征。詔草公所撰也。是月二日序文。



惠公硯說題銜稱左承議郎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月兼樞密院檢詳文字。

增訂主司委出詞科題見五筆卷九又五筆卷四紹興三十年庚

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云云時猶未改禮部也。宋史高宗

十年三月辛巳復館職召試然後除擢癸卯賜禮部進士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二人及第出身。按宋史

高宗紀紹興三十年八月壬子賀允中使還言金人必叛盟

宜爲之備壬申淮東總管許世安奏金主亮至汴京起兵五

十餘萬屯宿州泗州謀來攻三十一年十月庚子朔詔將親征

十二月戊申帝發臨安是金人叛盟在庚辰八月而下詔親

征在辛巳十月公當於是時撰詔草周必大親征錄紹興



三十一年十月朔、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朱子語錄云、儒用問、庚辰親征詔、舊聞出於洪景盧之手。近施慶之云、劉其甫實爲之、乃翁嘗從其甫見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時陳魯公當國、命二公人爲一詔、後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盧者、後段用其甫者。按此說與親征錄小異。庚辰誤、當是辛巳。三筆卷八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詞學指南、野處洪公作告契丹諸國及中原檄曰、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

道多助、仗大義者眾必歸。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
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侯王甯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
欲也、時不再來云云。按此檄後二聯、並見三筆。卷八似當與親
征詔同時撰進。宋史本傳、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
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按顯仁皇后以二十九年
九月薨。又三筆。卷八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
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
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
五十四也。周輝清波雜誌、族叔茂振既葬二十八年、內翰
洪公景廬方志其墓、當在樞府日、洪爲編修官。按茂振係周

麟之之名。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九歲。

三月、正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三筆四云、予檢詳密院諸房、且有涇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爲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爲姦、當安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又云、楊和王爲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旣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爲之詞。予檢詳兵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十月、知樞密院葉義問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卽奏行之。

出視師、奏公參議軍事。



儒藏

洪文敏公年譜

增訂三筆

卷四

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

審言、義問字也。黃祖

舜字繼道時同知樞密院。

謝維馨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引家傳云、紹興

三十一年、完顏亮叛盟、時洪文敏公邁任樞密院檢詳、宰相

傳旨令撰書詔榜檄。

續通鑑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己巳、金

人攻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所部赴

救、轉戰連日。是月、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樞密院

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又云、

十月戊午、

親征錄亦作十月戊午。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

文字洪邁、祕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

岳珂程史、虞雍公允文以西掖



贊督議既卻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却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杳至蓋亮已徵前勅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危醪以前日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成名方執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勦業義問與有賴

隨筆卷十方完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營焉

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為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以為不可續筆卷四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閒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官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敵退則反了無分毫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為心也哉

王應麟玉海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

三日、洪邁言、天子之出、清道警蹕、旄頭前驅、豹尾後殿、其往來馳道與闌出入者皆有厲禁。自六飛時循、務爲簡便、四孟朝獻、前爲駕頭、後止曲蓋、爪牙拱扈之士、步趨離立、無復行列。觀者接袂、不聞誰何。願詔有司、凡車駕行幸、從駕禁旅、以若干人爲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馬前導者、豫上其數、有司繪爲圖、先一日以聞。有不如令及不在圖而冒至者、糾之、令御史覺察、詔可。是年二月四日、有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見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及祝淵事文類聚遺集。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十歲。

正月、金遣使議和、公以左司員外郎、借左朝議大夫、試尙書



禮部侍郎充接伴使。三月除起居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金

登位國信使。知閣門事。張掄字才老爲副使。弟景孫輔行。六

月孝宗卽位。七月甲子使還。其國書云：使介來庭，緘題越

海陵失德，江介興兵，過乃止於一身，盟固難於履變。又云：尺

書侮慢，既匪藩函，寸地侵陵，又違誓表。又云：殊無敬賀之詞，

繼有難從之請。末句云：尚敦舊好，勿徇羣言。初，公在境上，與

接伴約用敵國禮，接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才

入燕京，盡卻回使，依舊例易之。公不可，於是局驛門，絕供饌

而館伴者云：嘗從公父尚書公學，陽吐實言，勿固執，恐無好

事，須通一線路乃佳。公與張掄懼留易表，章授之。既入，見使

副例不跪，至是皆跪。傳令云：國書不如式，不當受，可付有司。

八月，殿中侍御史張震論公奉使辱命，罷官。

增訂國書云云：見周必大龍飛錄。藩函，周集作藩臣，供饌，周

集作供饋。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乙未，金人

弑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戊戌金都督府遣人持檄詣鎮江軍中議和。三十二年正月己丑金遣其臣高忠建等來告嗣位。據此則公爲接伴使乃來告嗣位之時非議和也。是年二月間公作賀誅完顏亮表云民勞汙可小康甫迓升平之運胡滅誠爲大慶願臻混壹之期。

續通鑑紹興

三十二年正月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帝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於境上先與商量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故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金與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兩國之盟已絕今使者來則名稱以何爲正疆土以何爲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又云以洪邁張掄爲接伴使。壬辰帝謂



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爲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帝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三月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游觀燒香。竊謂朝廷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游觀小節似可從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爲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

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爲觀看。其天竺並沿路游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卽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報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謂土地實也，君臣名也，今宜先實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爲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



幣亦可損矣。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縣。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鄰邦往來。並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背盟。自取殘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顧惠。曲折面聞。丁巳。金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旣朝。留驛中凡五日。觀濤天竺之游皆罷之。至是而受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專遣人欽持賀。

禮。忠建等捧受如儀。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二年三月丁巳遣洪邁等賀金國即位。四月戊子洪邁等辭行。報聘書用敵國禮。親征錄作三月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乙卯字恐誤。金史世宗紀

大定二年六月庚辰宋遣使賀即位。交聘表。大定二年六月

宋翰林學士洪邁鎮東軍節度使張掄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是時邁官起居舍人

掄知閣門事表賀上書詞不依舊式詔諭洪邁使歸諭宋主

宋史孝宗紀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丁亥起居舍人洪邁知

閣門事張掄坐奉使辱命罷

宋稗類鈔詆毀類洪景廬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廬爲金困



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垂哀告彼酋七日忍
 飢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經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
 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蓋洪好搖頭
 也按此詞見羅大經鶴林玉露與此微異羅云紹興辛巳亮
 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云云景盧素有
 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飢禁不得蘇武當時
 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擺頭時不擺頭王士禛居易錄
 引之云洪忠宣公皓奉使大節不殊蘇子卿于文敏公邁又
 奉使可稱無忝乃太學諸生謗之云云南渡太學之橫如此
 按漁洋謂南渡太學之橫是固然矣第忠宣公以紹興二十
 五年薨於南雄迨三十二年文敏公始奉親征錄紹興三
 使相距八年之久乃云忠宣嘗薦之何也

十二年三月己未洪景盧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間彌望無寸
 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
 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爲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
 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按接伴雜錄殆文敏當日手

記。又省齋文藁有送洪景盧舍人北使詩。嘗記揮毫草檄。初必知鳴鏑集單于。由來筆下三千牘。可勝軍中十萬夫。已許乞盟朝渭上。不妨持節過幽都。吾君甚似仁皇帝。宜有韓公贊廟謨。

三筆卷十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按忠宣公第四子名逃。景孫疑是逃之字。唐元宗時詞臣有孫逃。以制誥擅長。似取此義。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子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侔矣。夷堅志。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每爲

予言以爲笑。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周必大掖垣類藁劉
繹轉官制下注云、接伴使洪邁保奏權知泗州、修武郎、閤門
祇候劉繹應副人使無敗闕、特轉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
四筆、卷十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
三十二年正月尙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
字來謁、已轉出爲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
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四十一歲。

起知泉州。是歲始撰容齋隨筆。五月、文安公自翰林學
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事。



增訂文惠公撰慈塋石表稱邁左朝奉大夫前起居舍人。

隆興二年甲申四十二歲。

七月文安公罷樞府。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三歲。

四月文惠公自翰林學士簽書樞密八月進知政事十二月入相。

乾道二年丙戌四十四歲。

除知吉州過闕奏事詔赴郡未之任九月召還入對除起居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十一月奏乞自今講讀官以日所得聖語送修注官書之名曰祥曦殿記注又奏欽宗日厯已



成宜修纂實錄皆從之。十二月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葉顥拜左僕射公當制。是月十八日序夷堅乙志二十卷合甲乙二書得六百事。是歲三月文惠公罷政。夷堅

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壬十二月四日予詣東園呼之爲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此命方超陞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爲侍從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卽日有嘉音予語之以實對曰若然則做大事無疑恨氣數不耐久明年三月宜自勇退予曰旣云正拜不應進退太速因以知樞密汪明遠簽判葉子昂兩命併叩之堅曰皆當遷亦甚緊然葉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皆當去予勿之信已而正以是日文惠拜右僕射汪進樞密事葉參大政明年二月文惠去位三月葉去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云是年六月予以知吉州奏事堅同它客送至小渡眾意予必留中堅曰未也秋末乃佳耳果入對訖付以郡事於是以前授邸吏使報州發迓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西赴官先旬日出舍於園喚堅占課堅曰有面君吉神入傳未必往才數日召

命下乃以所擇日啟途。

增訂沈該翰苑題名、洪邁乾道二年十月、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玉海乾道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壬子、起居舍人洪邁言、景祐以來、邇英延義記注、數十年來、稍廢不續。臣伏覩今月五日王曦進讀春秋莒人伐杞、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曰、文以理爲主。陳巖肖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凡此數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然記言勤之臣不能究宣。乞自今講讀官以日得聖語送修注官、使謹書之、願倣前制、因今所御殿賜名、祥曦殿記注、從之。邁又



奏欽宗日厯已成宜修纂十二月詔免進呈因龔茂良所補

日厯而修按續通鑑所載互有詳略因復備錄於下起居舍人洪邁言臣幸得以文字薄技待罪屬車間每侍

清閒之燕獲聞玉音凡所擿諭莫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爲世

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考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闕報始加

修纂雖有日厯時政記亦莫得書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伏

覩今月五日給事中王嘏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微

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

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

爲主陳巖叟按玉海及盤洲集外制皆作巖肖此獨作巖叟

疑誤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姦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

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

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

本意望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請因

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

明文思之

葉子昂拜左揆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

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

儀之望。

見三筆卷八。

詞學指南云、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

也、故云瞻儀而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信乎作文

之難也。張端義貴耳集、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

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

宋史藝文志、洪邁夷堅志、六十卷、原注甲、乙、丙

志。又夷堅志入十卷、原注丁、戊、己、庚、志。文獻通考、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

四、乙二十卷、大凡四百二十卷。

宋史孝宗紀、乾道二年十月己卯、減饒州

歲貢金三之一。

文獻通考、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按、公有乞減饒

州貢金劄子、見鄱陽縣志。又四筆、卷八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

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

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



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爲故事。誤書長春爲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指以相告、亟改之。玉海乾道二年、陳確進名臣奏議、原注三十門二十卷。五月十八日、詔遷秩、洪邁爲之序。五筆、卷十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其餞之於吏部尙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爲侍郎設、何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廬能倉卒閒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

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乾道三年丁亥、四十五歲。

五月、除起居郎。七月、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謝表云、父

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蓋文安公以紹興二十九年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繼之、至是首尾相距僅九歲。夷堅丙志、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安許與士大夫、曰爲王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子。子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廷曰、君眉上色甚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爲真之喜。至七月六日子忝掖垣之拜、二十一日直院。十一月、南郊禮成、公當制、撰赦落權馬與所指兩日、不少差。十一月、南郊禮成、公當制、撰赦文。文有云、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撰經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及冬至日、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十二月、葉相以冬雷罷、公草制。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

也。諫。是月序文惠公隸續題銜稱左中奉大夫守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

增訂翰苑題名洪邁乾道三年五月除起居郎七月除中書

舍人兼直院。周必大玉堂雜記乾道三年洪景廬邁奏請自

郎權直院既遷中書舍人即落權字。張世南游宦紀聞吾

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

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邁始

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三年文敏公邁又繼

之相距首尾二十五年故景廬有謝表云云實本朝儒林榮

觀之盛王象之輿地紀勝饒州人物門洪皓注云三子适邁

邁皆中詞科繼踵北門邁作謝表云云時人榮之以為忠義

之報。陳居仁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

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周密

久在禁林不待臣言李燾莫濟豈應弃之上欣納。

齊東野語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



相葉顒、魏杞皆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受誓戒矣。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不能主其議，宴集英如常。天變豈偶然哉！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四筆

卷十

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

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忠。

續通鑑乾道三年二

月壬午，起居舍人洪邁言：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澄，無甚於此。帝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縈於簿書，日不暇給，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



玉海乾道元年五月三日詔執政每日莫入東華門詣選德殿奏事上欲從容論治故也三年正月丙寅洪邁對是殿論古今治亂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後世有以持循者且謂邁曰此殿朕卽位後所作命名之旨雖取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嚴號施令圖事揆策無不在是取尙書通鑑孜孜讀之法其興戒其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去手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廉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因命邁爲之記二月庚午撰記曰成天下之事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莫大於至明陛下天

縱之聖、經之於至勤、緯之於至明。公卿已下、有外朝之覲、延英之對、金華之講、而又朝斯夕斯。舜好問察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吳不皇食、皆已匹休伉美。然自強不息、願陛下以今日之心爲心云云。記凡九百四字。又三年三月起居舍人洪邁給事中王曠等進呈同符貞觀錄序云、臣等三月七日蒙宣召至選德殿、講論古今帝王之道、且曰、唐三百年、惟太宗爲可尙、齋心敬慕、每事取法。宜爲朕采貞觀時事、以今日觀之、撫其所近似、求所未至。臣等曰、太宗之治固爲可慕、然要者無出諫行言聽。神宗序通鑑、謂太宗所謂禹吾無閒然者。謹采貞觀事迹、列爲二十門、事爲之說、件別以上。又三年



三月二十二日、同修史洪邁言修纂哲宗寶訓已成。五月戊戌上之。凡一百門、六十卷、並目錄二卷。原注、一云五月六日進呈。又三筆八卷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宋史孝宗紀、乾道三年五月癸卯、葉顥等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及太宗、真宗玉牒、哲宗寶訓。又藝文志、洪邁集哲宗寶訓六十卷、欽宗寶訓四十卷、高宗聖政六十卷、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原注、並國史實錄院進。按、欽宗寶訓成書疑亦在乾道三四年間、而高宗、孝宗寶訓、高宗聖政則未審何時撰進耳。據玉海、嘉泰二年輯高宗寶訓、嘉定六年上七十卷、十四年又上孝宗寶訓六十卷。先是十一

年奏修編類時、文敏公已薨、不應有撰進之事、疑藝文志有誤。又按、玉海乾道光堯聖政條下云、乾道二年閏九月二十九日己巳、日麻所上聖政六十卷、疑卽高宗聖政也。三筆卷八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

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又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渡江之後、光啟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隨筆卷十

六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續筆卷三乾道中、太史慈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



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睨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鑑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尙憶神亭之事。三筆、卷十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爲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三筆、卷十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能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

冬縣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並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醫官局。夷堅志丙集：予在西掖，曾行雷神加封制。續筆。

卷十

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

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

碑，亦引之。

宋史孝宗紀：乾道三年六月甲申，詔鎮江都統制戚方、武鋒軍都統制陳敏各上清河口戰守之策。

四筆

卷八

乾道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

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爲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齊東野語：洪景廬居



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閒、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閒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是年、公撰中書門下後省題名記。潛說友咸淳臨安志

乾道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撰中書門下後省題名記。時爲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

乾道四年戊子、四十六歲。

正月、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經筵進講、孝宗親書白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詩於扇、改使君爲侍臣。二月、蔣芾拜右

僕射辭免。公草不允詔。六月，除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宮觀。
本傳失載此事。三筆三云：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而上年十二月題銜，尙是中奉，則轉階太中當在是年春也。

進欽宗實錄四十卷。

據直齋書錄解題在是年。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職官志六、乾道中臣僚言三衙軍制名稱不正，此洪邁在翰林時所上劄子也。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當時謂之三衙，各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皆帥也，故有三帥。殿前、步軍二司題名，今不可考矣。馬軍司題名，則景定建康志有之。考其所載，自建炎以後，皆稱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至乾道九年，始除趙撙都指揮使。淳熙二年，除李川、王明皆都虞候。三年，除吳拱都指揮使。六



年除馬定遠、七年除雷世賢，皆都虞候。十二年，世賢遷副都指揮使。紹熙元年，除張師顏都虞候。是容齋之議固已見諸施行。開禧以後，復有主管馬軍司之稱，閒有除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者，不過十之一二耳。白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詩云：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其道使君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宋史孝宗紀：乾道四年二月己亥，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公荅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見三筆卷八。宋史陳俊卿傳：參知政事。按：俊卿以乾道三年十一月參知政事。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

右罷之。按錢譜紹興二十九年引續筆二云、一時同舍著作郎陳魏公應求、應求俊卿字也。容齋諸筆中言陳應求者不止一處、蓋本有同僚之誼、意氣亦復相投、似不至有劾奏之事。文敏之罷、或別有故。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爲首肯。間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自注、時洪爲知制誥。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詔、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



章謝罪求去。惟按莊文薨後一年、公方去位、此說恐亦傳聞

之誤。翰苑題名、洪邁、乾道四年六月除集英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宋史職官志、政和六年始置集英殿修撰、中興後以寵六曹權侍郎之補外者、隨筆

卷十六、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

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日集賢、祕閣、校理、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宋史孝宗紀、

乾道四年四月、蔣芾等上欽宗帝紀、實錄、又藝文志、欽宗實

錄四十卷、原注、洪邁修。玉海、乾道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詔進呈欽宗實錄、并本紀已畢、就修纂四

朝正史、從洪邁之請也。玉海、乾道御製春賦云云、洪邁跋曰、乾道四

年正月庚寅、詔賜臣邁春賦一首、凡四百七十有二言、雲漢

為章、奎壁絢耀、昭回之光、下飾萬物、臣拜而言曰、古今能文

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闢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多矣、惟經緯天地、鼓舞動植、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元首之歌、薰風之辭、湯盤之銘、方策所載、昭然若揭日月。漢祖沛中之歌、高簡雄伉、讀之竦然、使人毛髮欲立。武帝悼河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紆徐屈折、可以一唱而三歎。然鴻鵠高飛之謳、連娟修嫵之賦、惑於嬪嬙、心折氣沮。彼二君者、豈眞帝王之所以爲文者哉。陛下以天縱之聖、高視萬古、肆筆成書、震撼一世、巍乎其如天、煖乎其如春、嵩衡岱華不足以爲高、黃鍾大呂不足以爲清。乾坤施生之妙、陰陽動化之蹟、探端索至、發其機緘、大哉言乎、直與詩書、邱索相表裏、天

之斯文、於是無復餘地。羅大經鶴林玉露、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蔥。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按、孝宗時、文敏兩居侍從、後一次在淳熙末、周益公已爲宰執、不在侍從之列。前一次在乾道初、周益公方爲侍從、正與公同時。公於是年罷侍從、爰附記於此俟考。

乾道五年己丑四十七歲。



始治圃於鄉里、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

增訂移松事見續筆。

卷三

四筆

卷九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

衣、以爲姻賓憩息地。

五筆

卷八

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按此

疑皆野處小坐落。

輿地紀勝景物上野處注云、在盤洲之北、洪內翰別墅。

是年爲向

巨原作臨湖閣記。

見事文類聚前集。

異聞總錄、臨安倡女儀二十

二名珏、編隸鄱陽、使預樂部、頗慧、能立成詩詞。予嘗於席間

與紙筆、卽賦詞、大略美吾兄弟、有鄱陽英氣鍾三秀之語。按、

異聞總錄係後人刺取文敏公夷堅志中語、而嫁名於朱丞

亨。此條敘事有車駕旦日過德壽宮之語、必在孝宗受禪以

後詞中所言似作於文敏公昆仲同居里中之時。今考自隆興元年孝宗登極至淳熙元年文安公薨逝中間惟上年戊子六月以後文敏公予祠與文惠公文安公同居鄉里。至次年庚寅文敏公復起知贛州矣。附記於此。

乾道六年庚寅四十八歲。

除知贛州。

增訂三筆

卷十

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

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卽焚其尸。事發繫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判寺輒定爲斷配。予持敕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三筆

卷四

劉焞爲江西通判移牒屬郡知通



云請聯銜具報。邁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又云，陳居仁以太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爲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殊以自悔。三筆卷九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後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藁，倩予爲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臥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按已上諸條均在贛州時事，附著於此。

乾道七年辛卯，四十九歲。

在贛州任。是歲江西饑，贛適中熟，公令移粟濟鄰郡。五月十八日，序夷堅丙志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



增訂贛州府志、洪邁知贛州、歲飢、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鄰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于義耶。按、贛州志亦刺取宋史本傳語。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有送曹贛州序。見事類聚外集。

乾道八年壬辰五十歲。

在贛州任。五月、重刻夷堅志。較會稽本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雪

都縣灌嬰廟旁耕得古瓦、刊缺兩角、猶重十斤、公取以作硯、

銘之。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增訂瓦硯銘見續筆。卷十玉海、乾道八年、文敏作孝宗御

詩跋云、制作之懿、播之詩章、與天爲徒、闡闢造化、蓋與舜元

首之歌、湯之盤銘、漢祖沛中所作相爲表裏、自橫汾瓠子以下不足議也。是年十二月九日、作徙贛縣東尉治記。見事文類

聚外集。

乾道九年癸巳、五十一歲。

在贛州任。周益公贈詩、有人留河內寇、帝念禁中頗之句。是秋、贛吉連雨暴漲、公令多備土囊、壅堵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公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

增訂益公贈句見省齋文藁、題云送劉子和教授赴贛州兼簡府主洪景廬二首。周必大書藁、乾道九年、答景廬云、山堂學記益奇古、二詩用韻高妙、爲某之賜甚寵、豈止壓倒元、

白而已。據此似公當有和詩。隨筆卷四溫公客位榜云云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淳熙元年甲午五十二歲。

在贛州任。是歲改元純熙既布告天下矣公進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記號之文及詔至乃淳熙也。十一月文安公薨。

淳熙二年乙未五十三歲。

改知建甯府。

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增訂按何公異撰公容齋隨筆序有云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後十五年文敏爲翰



苑出鎮淞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云

云。全文見後。考文敏公知紹興府及去任皆在紹熙元年庚戌何

序出鎮淞東卽指此事而言。上溯十五年前爲淳熙二年乙

未係文敏公去贛赴建甯之歲。錢譜繫改知建甯府於是歲

得此可證。公有謝知建甯府表有建甯府謝上表。見事文類聚外

集。赴建甯守有泛舟游九曲池詩。見祝穆新編方輿勝覽。

淳熙三年丙申五十四歲。

增訂是年四月十六日作江淮諸道都大提點司興造記。見

文類聚遺集。十一月作唐元和郡縣圖志序。見玉海。

淳熙四年丁酉五十五歲。

增訂宋史孝宗紀、淳熙四年、福州建甯府南劍州水、五行志、

年五月庚子、建甯府福南劍州大並振之。是年七月六日、

雨水、至於壬寅、漂民廬數千家。

作睢陽五老圖跋。見朱存理鐵網珊瑚畫品。

淳熙五年戊戌、五十六歲。

淳熙六年己亥、五十七歲。

在建甯任。是秋、以明堂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

州、令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笞、及曾與不曾先經

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見隨筆十六、當在次建州東

三十里有唐刺史李公祠、相傳以為李回、公據唐書文藝傳

定為李頻、勒碑紀之。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增訂輿地紀勝建甯府古迹門黎山廟注云、初祥符八年、郡守盧幹立碑、謂神乃唐宰相李回。紹興五年、運使鄭士秀又立碑、謂神當爲李頻。容齋續筆云、建安有黎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回。洪邁守建日、讀唐文藝李頻傳、云懿宗時爲建州刺史、乃證其爲頻也。洪爲作碑以記之。象之謹按、邁以淳熙七年爲守、在鄭士秀之後、則改李回爲李頻、乃鄭士秀、非始於邁也。按容齋續筆、卷一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黎山、歲祠之。乃證其

爲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爲作碑。據此、是公於刻石紀實始末言之綦詳。如果鄭士秀辨證在先、則書吏不應以犯名爲請。且淳熙六年、公在建甯任、隨筆曾言之、而輿地紀勝乃稱七年爲守、是於公爲守年月尙未詳考、不無紀載之失實矣。是年四月七日、兩跋米元暉瀟湘圖。見鐵網珊瑚畫品。

淳熙七年庚子五十八歲。

在建甯任。七月、又刻夷堅志於建甯。是秋、解郡印歸。本

失書罷郡事、當必除宮觀也。教穉兒誦唐人絕句、取諸家遺集、得五七言

五千四百篇、手書爲六帙。是歲、容齋隨筆成、序之。



增訂是年二月二十一日，爲朱叔似作蕪湖縣令廳壁記。見

文類聚
外集。

淳熙八年辛丑五十九歲。

淳熙九年壬寅六十歲。

淳熙十年癸卯六十一歲。

淳熙十一年甲辰六十二歲。

是春起知婺州。周益公回啟有淹屈殆更於五閤，藉宣洊厯

於三州之句。二月文惠公薨。上巳日序婁機班馬字類

書於金華松齋。序有云去年予在鄉里。遷敷文閣待制，轉通議大夫。

夷堅志載在婺州日決杖義烏縣巡檢館客田全璧事，在淳熙十二年四月似誤。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洪邁傳十一年知婺州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以提舉祐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按傳先書乾道二年三年六年以次及十一年十三年然乾道紀元止於九年不得有十一年十三年也。考中興學士院題名淳熙十三年四月洪邁以敷文閣直學士兼直院九月除翰林學士。又容齋隨筆云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又云淳熙十四年自注當作十三年九月予以雜學士拜翰林學士則史所云十一年十三年者實淳熙之十一年十三年矣。三筆卷三近歲有司不能探蹟典故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

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續通鑑。是夏。邁奏獎金華縣丞江士龍。十一月戊子。請蠲豐儲倉積欠米。並從之。宋史藝文志。洪邁經子法語二十四卷。春秋左氏傳法語六卷。史記法語八卷。前漢法語二十卷。後漢精語十六卷。三國志精語六卷。晉書精語五卷。南史精語六卷。唐書精語一卷。書錄解題云。自博聞、誨蒙、漢雋、撰奇、提要及此法語諸書。皆所以備遺忘。而洪氏多取句法。漢雋類例有倫。餘皆隨筆信意鈔錄者也。今按。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史記法語卷末署淳熙十二年刊於婺州。經子法語卷末署淳熙十三年婺州雕。據此則



法語諸書當成於知婺州前後數年。朱彝尊曝書亭集跋都陽洪氏南朝史精語云康熙辛酉冬購得朱槧經史法語四冊不足藝文志二十四卷之數。既而亡之。從故家鈔南朝精語宋四卷。齊三卷。梁三卷。陳一卷。宋志作六卷。蓋一代合爲一卷故也。志開法語有左氏傳六卷。史記八卷。漢書二十卷。精語有後漢書十六卷。三國志六卷。晉書五卷。唐書一卷。惜均未之見。所云南朝史者。蓋指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所撰而言。非李延壽之南史志失書朝字誤矣。

酒熙十二年乙巳六十三歲。

是春召對。除提舉祐神觀兼侍講。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令從官帶雨具。比曉而晴。公進詩。四月四日。扈從景靈宮。上和章宣示。見五。筆五。六月。兼同修國史。九月癸巳。賜御書唐白居易詩二首。見玉海。是時公在講筵。明年方除學士。玉海以爲直

禁林所賜、
蓋失之矣。

增訂浙江通志陳亮金華北山普濟院記云翰林學士洪公

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勵其成葉適

寶婺觀記云

觀卽入詠樓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

觀初立於唐史白須女之

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宋濂重建寶

婺觀記云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

隅吳越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陬宋清熙十三年

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按公以是春自婺州召還宋濂記

云清熙十三年似誤

三筆

卷十四

官會折閱條云清熙十二

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



對言之。輿地紀勝行在所下史館注引李心傳朝野雜記云、孝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未畢、遂召李燾、洪邁踵爲之、皆奉京祠、不兼他職。又云、四朝國史始於李燾、而終於洪邁。乾道中、燾初入史院、上四朝帝紀、再還朝、乃修諸志、未及進書、而燾去國。時史館官多以爲侍從兼職、往往不能淹貫、則私假朝士之有文學者代爲之。今四朝藝文志一書、實先君子筆也。淳熙中、趙衛公雄爲相、史志告成、燾時守遂甯、大臣言燾之力爲多、將進秩一等。久之、列傳猶未就緒、上遂召燾卒成之。書垂成而燾卒、乃自婺女召洪邁入領內祠、專典史事。及一歲而始成書、凡列傳八百七十、總一百三十五卷。許

及之撰文惠公行狀云仲弟今敷文閣待制邁又云待制方

膺上異眷顓付史事

按許撰行狀在淳熙十二年十一月

周必大奉詔錄淳

熙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御筆洪邁奏二件以盜賊爲慮今又

用親札戒諭汝愚延璽專以寇盜爲備是年七月九日有

國史院修四朝國史列傳劄子

見中興館閣續錄

淳熙十三年丙午六十四歲

正月以太上慶壽肆赦恩轉一官授通奉大夫

謝表云供奉

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廢至德之中興

夷堅志淳熙十二

年冬予以待制修史假道山堂前日聞負暄沈監虞卿遣相

士蘇生來蘇語予曰待制十日內當有輦帶之錫卻不濟事

才到立春日有遷秩之喜名爲異恩亦不甚緊要然舉朝皆

無之是爲可慶吾亦不能曉也及二十八日裏見北使予嘗

借學士出聘故循例關左帑金帶趨朝明年正月五日以光



堯太上慶壽肆赦文武臣悉理三年磨勘、惟禪位以前曾任侍從兩省以上者各轉一官。時侍從已盡、但兩省官三人、史魏公自以八十拜太傅、王宣子居憂。三月乙未、召對、賜酒肴、子獨忝轉通奉、中外皆無與比者。

出御製春晝卽事絕句、竝以所書蘇軾詩賜之。越九日甲辰、

公進詩謝上復俯和。見玉海。四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兼直學士

院。八月十九日、請通修九朝正史、從之。九月、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兼修國史、依前正奉大夫。三筆九云、治熙十四年九月、

世修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今據學士院題

名、公實以十三。十月二日、進欽宗宸翰石刻、付史館。十一月、

年九月拜學士。奏、四朝國史昨得旨限一年內修成、列傳今已成書、凡三百

五十卷。三筆四云、治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壽皇卽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爲

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
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
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
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
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
未穩處改削無害。適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
承思攢宮之役纔歸卽去國。尤袤以高宗皇帝實錄爲辭請
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增訂五筆

卷五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

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於武學皆得免文解
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
率詣宰府且徧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敘述大旨其要以
爲德壽霽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與布
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姻而本家子孫不



享杯酒鬱炙外議謂何。今厖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禮於義恐未爲愜時諸公莫肯出手爲言邁以待制侍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爲數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喻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攜止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錢譜三月乙未云云原注見玉海今考玉海卷三十云酒熙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洪邁進詩歌詠。詩云五更簾自人仰翠華翻手作雲徒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景靈宮賜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

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

聖製云春郊柔綠徧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

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又卷

務游畋慢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

三十一云。淳熙十三年三月乙未出御製春晝絕句賜邁四

月辛亥和邁所進幸玉津園詩邁謂深得無逸之餘旨又卷

三十四云。淳熙十三年三月乙未召對賜之酒肴出御製春

晝卽事絕句並以所書蘇軾一詩爲寵越九日甲辰邁進詩

四月辛亥天筆俯和綜觀玉海各卷所引則春晝卽事詩乃

在玉津進詩之前其云四月辛亥和章卽所和玉津詩而非

別有進詩和詩之事宋史孝宗紀淳熙十三年三月甲辰幸

玉津園考是年正月庚辰朔三月己卯朔十八日爲乙未二



十六日爲甲辰、三月小建、辛亥則四月四日也。玉海前後月
日一一符合。錢氏蓋各據所出書之末爲合勘。遂析一事爲
二耳。錢氏於越九日甲辰進詩下、特增謝字、俯和上特增復
字、亦與玉海原文不合。謝字復字似宜據玉海刪去。三筆
卷四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
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其制當爾。
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
照鄰尙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
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
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

微覺疏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四筆卷八淳熙十

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牒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

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

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宋史孝宗紀周必大以淳熙七年五月參知政事十四年二月

拜右丞相。宋史孝宗紀淳熙十三年十一月甲子王淮等上仁

宗英宗玉牒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皇帝會要。王淮以淳

熙九年九月拜左丞相。按宋史藝文志旣載李燾洪邁宋四朝國史三

百五十卷下又複載洪邁四朝史紀三十卷列傳一百三十

五卷蓋與燾分修而公所修復單行也。宋史李燾傳有四朝史燾五十卷

玉海淳熙十二年七月同修史洪邁奏神宗至於欽宗傳敘



相授、閱六十五年、除紀志已進外、當立傳者千三百人。其間
 妃嬪親王公主宗室幾當其半、乞倣前代諸史體例、分類載
 述、不必人爲一傳。至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國史列傳
 一百三十五卷。文獻通考引中興藝文志云、紹興末始修神
 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進、時洪
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宗
 本紀、詔通爲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高熙初志
 成、燾之力爲多。召修列傳、垂成而燾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
 邁以孫覲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
 譚植朱勳种師道何桌劉延慶聶昌譚世勳等列傳。覲頗徇
 愛憎、邁多採之。邁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
 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不爲立傳。踰年書成、爲宣仁
 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三史爲一書、不果。
 欽聖傳居首、目錄二卷。錢譜請通修九朝正史、月日見玉
 海卷四十六。進欽宗宸翰、月日見玉海卷三十四。據錢譜

引三筆、四卷奉詔開院修成三十餘卷。今按宋史藝文志有太

祖太宗本紀三十五卷、當卽三筆所謂修成者。詞學指南載

帝紀表末云、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細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是年四月、跋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二帖。見朱存理鐵網珊瑚書、高士奇江村消夏錄。周必大

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云、右後唐宰臣劉昫兼判三司堂

檢、其內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盧待制借本臨之、真

贋幾不可辨。淳熙丙午四月辛酉、致齋題。田汝成西湖志

餘、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氣戰慄、上遣中

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矣。未詳何年、附著於此。

淳熙十四年丁未、六十五歲。



是春差知貢舉、取瀏陽湯壽第一。

夷堅志、瀏陽湯壽君寶洎熙甲辰過宜春、謁仰山二

王祈夢。是夕夢一僧拉詣別館、見一鐘絕大、挂於架、湯撫摩

之、謂僧曰、試叩之、如何。僧曰、鐘雖成、竣經洪鑪陶鑄、乃可擊

今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聲只聞一方。若得洪鑪冶

之力、然後鳴、蒲牢以撞之、當宣播四方、非茲日比也。及丁未

南省、湯魁多士、予實。三月、奏薦承議郎知龍州王稱、登仕郎

典舉、乃悟洪鑪之兆。此見東都事略卷首、但云三月十八日、三

冀敦頤乞賜甄錄。省同奉聖旨、王稱除直祕閣、冀敦頤特補

上州文學。四月乙亥、召對清華閣、於御榻之右、取宸翰朱鮑

不著年分。照舞鶴賦一軸、賜公。八月入侍、孝宗忽云、近見甚齋隨筆、公

對云、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睨有好議論、公起

謝。十月、光堯上賓、公以學士充橋道頓遞使。二十五日、召

對、諭以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以進。三筆

云、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貞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邁言，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邁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剪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唯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卻再乞對面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閒，三得從容對。」

增訂周必大作陳公居仁神道碑云：學士洪邁知貢舉，命公

權直院。宋史選舉志：淳熙十四年御試，正奏名王容第一。

宋史孝宗紀：淳熙十四年夏四月戊子，賜進士王容以下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時帝策士不盡由

有司，是舉容本第三，親擢爲榜首。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

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



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惟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宋史危稹傳、稹字逢吉、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王應麟困學紀聞、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鍾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該洽之士。玉海、元祐黨籍、建中上書邪等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和州布衣龔端頤訪求闕遺、成列傳譜述一百卷、書於編者三百五人、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淳熙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修國史洪邁請甄錄、從之、授端頤上州文學。原注、端頤原之曾孫。續筆序云、淳熙

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云云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於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宋史孝宗紀瀆

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戊寅以滎陽郡王

伯圭爲攢宮總護使

按公時充橋道頓遞使據齊東野語清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爲首

相殊以爲憂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翰林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翰林

學士洪邁言大行皇帝廟號當稱祖詔有司集議以聞甲申

用禮官顏師魯等言大行太上皇帝上繼徽宗正統廟號稱

宗

宋史尤袤傳高宗崩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



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衆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上。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據此。則主議者實表而顏師魯等從之。

孝宗紀 淳熙

十四年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庶務。不許。戊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在內寺監。在外守臣以下。與宰執同除授。訖乃奏。十五年正月戊戌。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玉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先是。學士洪邁入對。言天禧資善

之詔可舉行也。至是詔右相周必大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宗尙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上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云云。周必大思陵錄，淳熙丁未十月乙亥，召洪邁草太上遺詔，予令添入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其他多與裁定，謂如軍民不用縞素一句，乃是誤隨顯仁遺誥，亦與削去。詔文又云罹此眚災，予謂眚災非病也，邁改作抱疾弗瘳。壬辰，按是月戊辰朔，當是二十五日。內引蕭燧、洪邁、上服虔布背子，戴虔布巾，二人者同班，服紫衫、皐帶，自內東門入，設素幄於廊。邁奏二十八日太上皇三七當過宮。按此謂德



壽宮。是日乙未，乃太后本命，乞用別日。上遂批問云：「展作二十七日過宮行香，如何？」王相與予回奏：「齋七不見於經，乃釋氏之說，而本朝用之，前一日亦無害。」聞未引二人，有黃門侍御封文字二人云：「未知付誰，不敢啟封。」黃門云：「既得旨付下，自可同觀。」既啟封，乃是貞觀四年太宗遭高祖之喪，令太子聽政，邁遂留身從與其事。又乞令天下諱秀王名，并以伯圭爲嗣王。乙未，又引洪邁邁退語侍從云：「上問太上宰臣呂、趙孰優。」邁云：「呂遭時艱難，功雖不細，而趙首陳立儲之義，其功尤大。」上曰：「此社稷大勳也。」又說到浙東田渭與鄭汝諧、浙西羅點與趙不流不協處，上曰：「若是職事不相合，事過卽已，安得

生仇怨。兩事邁必有以開陳。故聖諭及之。既退。又以秀邸事語人。後復諱之。十一月戊戌朔。內引洪邁。聞邁欲擬皇太后聖旨。尊崇秀王事。退而白以語人。眾皆愕然。邁尋諱之。又擬皇太子參決詔。初議鎖院。又恐張皇。上只令擬指揮。而邁謂恐不能道。居喪曲折。遂草四六以進。上疑其文稍長。邁云。不如此。意不達。其後又明言五日三日。及稍定其制度之類。己亥。內降手詔。付三省樞密院。令有司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洪邁之文也。上刪去所擬。日分等數語。止令有司討論古今典禮以聞。辛酉。延和奏事。翰林院學士洪邁入局。上遣快行家問院吏云。雖素服。若宜召學士賜茶。無妨否。又問甚時出。



局於是疑有宣引。已而無耗。是早三省進呈、邁乞省罷排頓官十二員、只付見任官、仍不推賞。續筆卷十。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鐔云云。按玠當是余執度之子。是年九月辛亥、作城南堂記。見淳祐臨安志。周必大題王摩詰山水云、自崇甯興畫學、名筆閒出、有賜紫待詔高克明者、頗得摩詰用筆意、當時甚重之、今已不易致、況唐朝真蹟乎。淳熙丁未八月八日、過史院、翰林洪公景廬出示此軸、輒記其後。

淳熙十五年戊申、六十六歲。

三月永思陵禮成。公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祕書少監楊萬里與公議不合，上章論公，公上疏乞補外。光

堯梓宮發引前夕，用警場導引鼓吹詞。公先期撰進，又奉旨代作挽詩五章，有社首鳳來遲之句，內官謝純孝密以爲問，

公舉王子年拾遺記告之。四月乙亥，除敷文閣直學士，知

鎮江府。六月，以攢宮推恩轉一官。

蓋自正奉轉宣奉也。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

之澤。正元朝士，動

一時既往之悲。九月十七日，改除知太平府。

本傳失書鎮江、太平兩任。

據太平州瑞麻贊刻於十六年八月，稱假守十閱月，知是年十月由鎮江移太平也。

增訂宋史孝宗紀：淳熙十五年三月癸丑，用洪邁議，以呂頤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庭。

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引朝野雜記云：永思陵復



士翰林學士洪邁言神聖武文憲孝皇帝附廟有期所有配食臣僚先期議定。臣兩蒙宣諭欲用文武臣各兩人。文臣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諡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諡忠簡趙鼎武臣太師斬王諡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諡忠烈張俊此四人皆一時名將相合於天下公論。吏部侍郎章森望付侍臣詳議以聞。議者皆以爲宜從之。乞用張浚岳飛祕書少監楊萬里乞用浚皆不報。四月乙亥詔洪邁楊萬里並予郡。宋史儒林楊萬里傳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宋史尤袤傳靈駕將發引忽定世忠趙鼎張浚^③表言祖宗典故既耐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眾議懼無以厭服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言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

續通鑑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亮
斬馬謖已爲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
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
是其議。鶴林玉露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云云。朱清
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
鶴林玉露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
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
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
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祕書少監，
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
云云，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

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

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

得配食。本條下文又云、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

徐、非當塗也。今按、公由鎮江移守太平、左詩不誤。羅大

經只知出守鎮江、不知移守太平、故疑左詩爲誤耳。思

陵錄、淳熙十五年二月癸酉、都大主管喪事所繳到御製太

上挽詩五首。先是洪邁入直、上令中使持草示之、且諭令須

有所改定。內一篇云、重華愧有虞、居然慚菲質、正爾紹皇圖。

邁以愧與慚相似、擬改作居然將菲質、上從之。公除知太

平州、長子樸代作謝表。見四筆卷十四。據江南通志、公知太

表。四筆、卷九、于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



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他異也。是年正月，公入對，論喪服所宜。朱史禮志：淳熙十一年正月二日，丁巳，諭輔臣曰：昨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巾則用緇，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緇布。今陛下舉曠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游宦紀聞：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副，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閒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于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卻恐他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爲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下一見



卽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領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
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
倫妙處也。按公內簡具述正月十九日晚閒宣
召從容聖語云云。疑卽與論喪服同日事也。三月請開

院修纂高宗實錄。

玉海。淳熙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洪邁請開
院修纂高宗實錄。慶元三年二月五日上

二百八十卷。起藩邸至紹興十六年。修撰傅伯壽等。嘉泰二
年正月二十一日。又上二百二十卷。起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修撰袁說友等。自奉詔至。周必大題蘇季真所藏東坡真
成書凡十六年。成五百卷。

蹟云。淳熙戊申三月。與洪景盧同以永思陵使事留泰甯寺

獲觀。朱文公晦菴集記濂溪傳云。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

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

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按宋史

淳熙十五年六月癸酉。以新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爲兵部郎官。

淳熙十六年己酉六十七歲。

在太平任。閏五月以久旱禱雨於廣德之張王廟得雨。撰

靈濟應禱記。

祠山事要載淳熙十六年六月洪邁撰靈濟應禱記署銜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知太平州

軍州事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八月州生異麻數本同榦作

瑞麻贊刻於石。十二月得東坡先生詩文十篇真蹟刻石

郡齋。是歲撰平江府學御書閣碑題銜稱敷文閣直學士

宣奉大夫知太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焞煌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夷堅庚志二十卷當成於是年。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八歲。

二月進煥章閣學士依前宣奉大夫知紹興府。

本傳淳熙改元進煥章閣



學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魏郡公。過闕奏事，言新政此紹熙之謬。

宜以十漸爲戒。及到官，建棣鄂堂於府廨，以伯兄文惠公嘗守越，取綸告中語名之。撰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十一月，刻唐人絕句百卷於蓬萊閣。十二月，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以集英殿修撰王信代公。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洪邁傳、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淳熙當爲紹熙之謬。容齋隨筆所謂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者是也。攷學士院題名，邁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由翰林學士差知鎮江府，又太平州瑞麻贊作於己酉八月，云予假守十閱月，則是十五年之冬，由鎮江移知太平。

至紹熙改元移紹興府。除授次第班班可考。本傳皆闕而不書。又誤紹熙爲淳熙。失之甚矣。五筆。卷二。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眾。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輿地紀勝紹興府景物下棣萼堂注云。在州宅招山閣下。洪內翰所名。以內翰兄文惠公守越。取綸誥中語名之。又浙江通志引寶慶會稽續志。清涼閣在府廨棣萼堂下。洪邁重建。改爲招山閣。閣東建晚對亭。宋史食貨志。淳熙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曩者亟於集事。不暇覈



實一切以爲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剋科和買二萬五千七百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千餘疋。住催一年。又減元額四萬四千疋有奇。宋史光宗紀淳熙十六年九月癸亥減紹興和買絹歲額四萬四千餘匹。均輸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熙元年。邁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於是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又文獻通考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浙東帥番陽洪邁景盧提舉常平三山鄭湜補之集。初承平時。預買令下。守越者無遠慮。凡一路州縣所不受之數。悉受之。故越之額特重。以匹計者十四萬六千九百。居浙東之半。人戶百計規免。皆詭

爲第五等戶、而四等以上戶之害日益甚、於是有爲畝頭均科之說者。帥鄭丙少嘉憲、巨宥宗卿、張詔君卿頗主之。由淳熙十一年以後略施行、而議者多以捫科五等戶爲不便。參政李彥穎、秀叔、尙書王希呂、仲行先後帥越、皆言之、而王晝八事尤力。會光廟亦以爲貽窮貧之害、戶部尙書葉翥、叔羽奏乞先減四萬四千餘匹、止以十萬爲額、而後均敷。詔從之。仍令侍從集議、皆乞關併詭挾、遂詔邁、湜措置。旣畢、以施行次第類成此書、時紹熙元年也。刻唐人絕句、公自序云、淳熙庚子秋、邁解建安郡印歸、取諸家遺集一切整彙、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書爲六帙、起家守婺、齋以自隨、踰年再還。



朝侍壽皇帝清燕聖語云比使人集錄唐詩得數百篇。邁因
 以昔所編具奏天旨驚其多且令以元木④進入蒙寘諸復古
 殿書院。又四年來守會稽閒公事餘分又討理向所未盡者。
 唐去今四百歲考藝文志所載以集著錄者凡五百家今僅
 半之。又取郭茂倩樂府與稗官小說所載仙鬼諸詩撮其可
 讀者版蓬萊閣中而識其本末於首。三筆卷十五子編唐人
 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玉海淳熙
 中洪邁編唐人絕句詩為六帙後入翰林孝宗召對偶及宮
 中書扇事邁因以所編進上命寘復古殿書院邁自序謂初
 編得五千四百篇後採樂府小說諸詩撮其可讀者合為八
 十二卷按廿二史考異云宋史藝文志總集類有洪
 邁唐一千家詩一百卷而唐人萬首絕句則失書之。
 夷堅志江浙閒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

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予守會稽。有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梅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無賴惡少者。官奴因言其人在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紹熙二年辛亥六十九歲。

歸鄱陽。向所種松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有兩園。適居東。



西、扁西爲西園、東爲東園。十一月、刻唐人絕句成。公在越

刻未竟而去任、乃雇婺匠續成之。三筆三云、子以宣奉當磨、勘、又該覃浦、顏師魯在天

官徑給回換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按、是年十一月、園上合祭禮成、推恩肆赦。

增訂種松成林二句、見續筆。卷三以乾道己丑順數至今歲正

二十年也。兩園見五筆。卷九又五筆。卷十予於東園作草堂、欲采

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十駕齋養新錄、宋紹熙二年

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

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旣以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

太史之誤。自注見賓退錄。宋史厯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

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厯、是歲立夏四月三日甲

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係前一日終宋史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議太史爲誤非也按公於上年十二月已奉祠劄子或進於冬月頒厯之後是年三月十六日作張綱華陽集序。

紹熙三年壬子七十歲。

三月上表進所撰萬首唐人絕句得壽皇聖帝旨遣重華宮祇應耿枬到饒州宣諭賜茶一百夸清馥香一十帖熏香二十帖金器一百兩卽上表陳謝竝乞御書博洽堂三字壽皇又嘗書野處二字賜之。賜野處字見玉海不書其年。今因乞御書事附及之。是月十日序容齋續筆。仲子其不得名簽書峽州判官得古鐔一於長楊。



儒藏

洪文敏公年譜

縣蓋虎錚也。公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長子梓通判信州。辛幼安名棄疾有洪內翰慶七十詞云：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

增訂輿地紀勝饒州景物上野處注云：野處二字，孝宗御書也。鄱陽洪氏宗譜載文敏第二子櫟，峽州通判。按盤洲集忠宣行述敘諸孫有櫟，無梓，慈塋石表有梓，椿無櫟。得古錚事見續筆。卷十夷堅志：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揭榜畢，云云。時大兒通判州事，又云：禁衛幕士盛皋有女，爲大兒侍妾。

紹熙四年癸丑七十一歲。

是歲夷堅王志二十卷成。

癸志序云尤志成年七十有一。

撰鄉人李文中

墓銘。

撰友恭堂記、題銜稱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增訂夷堅志、鄉人李文中之子安行登第、爲江州德化主簿、

迎親之官、以紹熙四年正月卒。安行正奏名時、予典貢舉、因

此介來求銘、旣爲之製、撰安行之從父康時見之、咨嗟歎息、

謂其子中行曰、吾他日身後還復見此否。後二年二月、康時

亦亡、中行與兄應行念前言、復來求銘。

夷堅志、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因食

婦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恨、訴其腊毒、縣牌尉薛大圭往驗、得釋。薛字禹圭、河中人。予嘗志其墓云云。未詳何年、類記於

此。

三筆卷五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鈔班朝錄一編

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尙書郎纔有正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八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禮部時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旣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是年仲子仍爲峽州判官夷堅志峽州泰山廟條云紹熙癸丑之冬云云廟成仲子時僉書郡幕。

紹熙五年甲寅七十二歲。

七月甯宗卽位明堂禮成加恩。謝表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



儒藏

洪文敏公年譜

其餘幾。

梓通判福州、轉朝散郎。夷堅志支乙序云、紹熙庚

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才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

增訂夷堅志、呂德卿自贛州石城宰滿秩赴調、夢人持膀子來謁曰、前信州通判洪朝散、其字廣長、二寸許、蓋予大兒也。覺而熟念不能測。時大兒已除倅福州、旣還鄉里、後數月被受甲寅覃霈遷秩之命、告中乃載云、洪梓等五人擬官如右。遂同轉朝散郎、始憶前夢。又志云、吳興周權與伯以紹熙甲寅爲福建安福參議官、大兒倅貳福州。

甯宗慶元元年乙卯、七十三歲。



三筆十二云、年過七十、法當致仕、以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王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衮趙子直汝愚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按南渡宮觀例、以兩年為一任、公自紹熙辛亥任、至甲寅冬已兩任矣。以甯宗新立、未卽請休、故復有因任之命、蓋第三任也。撰李康時墓志。

增訂夷堅志、福州閩清林子元、慶元元年秋試畢、九月二十四日揭榜、以詩賦居首選、大兒時通判州事。

慶元二年丙辰七十四歲。

六月、序容齋三筆云、予從曾稽解組歸里、于今六年。是冬、梓福州任滿、寓居大中寺、以俟解印。

增訂四筆、卷八慶元二年、邵州守黃沃叔啟買漢壽亭侯印一

鈕於郡人張氏予謂非真漢物爲作辨跋一篇見贅藁。是年十月庚申爲莆田黃公度作知稼翁集序。十月十四日作唐御史公集序。明正德刊本。

慶元三年丁巳七十五歲。

四月九日序朱翌猗覺寮雜記題銜仍稱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九月二十四日序容齋四筆。十二月序婁機漢隸字原。梓爲大社令。

慶元四年戊午七十六歲。

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

本傳繫於淳熙改元之明年差繆之甚。今亦未審的於何年。

以去年署銜尙稱煥章則除龍圖必在四年以後也。

是秋大孫其名未審赴南昌漕試。



增訂夷堅志劉白虛條云予二孫偃偻。此云大孫殆卽偃也。漕試事亦見志滕王閣條云慶元四年趙不千晉臣以漕使兼府事大孫赴試漕臺。

慶元五年己未七十七歲。

增訂朱子晦菴集答鞏仲至云放翁近報亦已挂冠今春議者欲起洪景廬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按錢氏陸放翁年譜慶元五年上章請老五月七日拜致仕敕據此則此事當在是年。

慶元六年庚申七十八歲。

嘉泰元年辛酉七十九歲。

嘉泰二年壬戌八十歲。

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

公致仕及卒年月俱無可考。本傳於進龍圖閣學士後即云尋

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似卒於淳熙二三年間。王所續文獻通考謂淳熙中謚文敏亦承宋史之誤。據三筆四自序則慶元中公尙無恙也。公年八十見於本傳以續筆考之乾道己丑年四十七則其卒當在嘉泰二年壬戌也。年八

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

夫人張氏兵部侍郎淵道女也。

見夷

堅志。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洪邁傳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

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據傳文似淳熙

二年告老即以其年卒。今考之不特淳熙字誤即謂卒於紹

熙二年亦誤也。容齋三筆成於慶元二年六月其序云予從



會稽解組還里於今六年年齡之運踰七望八則是慶元二年丙辰邁年尙未盈八十也據續筆云乾道己丑年四十七邁既壽至八十其卒當在嘉泰二年壬戌矣。隨筆卷十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燼又續筆卷一李衛公帖條四筆卷四兩道出師條均及張淵道周必大道侍郎挽詞二首藉甚中興日歸歟載戢秋周旋黃石法邂逅赤松游名與衡山峙身隨楚水流若爲窺智勇家世本留侯南國頻移鎮西清疊進班袞衣元纁綬貝錦漫爛斑斜日逢單閼公薨以己卯夏流金識大還惟餘千字誅傳誦滿人間。

按公諸孫偃最著宋史藝文志洪偃五朝史述論八卷

元注洪邁孫。

四筆

卷九

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

以示之。又四筆

卷二

偃孫頗留意庠學。

臨川何異撰容齋

隨筆序云。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

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閒無事。取

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

卷。悉鏤木於郡齋。公其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

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

鎮淞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

子大社樸。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

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淞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



也。僕又嘗於陳日華、晁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按文獻通考作四百二十卷。又有陳晁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提要云：朱洪邁撰，影宋鈔本。案夷堅志十集，每集二十卷；支志十集，每集十卷；三志十集，每集十卷；四志甲乙二集，二十卷。支志十集，每集十卷。小說家唯太平廣記爲卷五百，然卷帙雖繁，乃搜輯衆書所成者，其出於一人之手，而卷帙遂有廣記十之七八者，唯有此書亦可謂好事之尤者矣。邁每集各爲之序，唯四乙未成，不及序，計序三十一篇，各出新意。趙與峕嘗撮各序大指載於賓退錄。此本甲志序已佚，餘三序存，與賓退錄所舉相合。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說，以著其非妄。書中神怪荒誕之談，居其大半，然而遺文軼事可資考鏡者，亦往往雜出於其閒。四庫全書所收者，乃支志五十卷，與此不相涉。此本卷首有元人沈天祐序，稱建學所存舊刻，闕本殘闕，承本路府判張紹先之命，以浙本補全者。邁與兄适、遵皆皓之子，名位著述皆相埒。世所稱鄱陽三洪是也。邁亦有弟二人：一景裴，名遂，一景何，不知其名，皆見於此書。周密浩然齋雅談云：近世趙汝涇讀夷堅志，詩云：千古

邱明法度書、永號蛇關、未爲誣。後來更有就摘其閒詩詞、雜無窮事、付與蘭臺鬼董狐。用干寶事甚佳。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於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於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駟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



川何異謹序。據此序，則野處猥藁、贅藁、宋末已無傳本。文獻通考載野處類藁二卷，云全集未見。其二卷之書不知卽坊行偽本否。但據馬端臨引陳振孫語，已云全集未見，則書佚久矣。按公著述，錢氏失書及年分無考者，尙有節資治通鑑一百五十卷、次李翰蒙求三卷、記紹興以來所見二卷、詞科進卷六卷、瓊野錄三卷、皇族登科題名不詳卷數，並載宋史藝文志。又四筆七卷新唐書藩鎮傳云云、文惠公頌與予作唐書補過。又三筆十卷自注云，其詳見於所記見聞事實。疑見聞事實卽藝文志所云記紹興以來所見一書。而唐書補過則僅四筆一見。盤洲集中亦不言有此書。又按浙江朱集遺

書總錄明江陰夏樹芳撰奇姓通十四卷其書仿洪邁楊慎之體是公又有姓氏書矣宋志未載至明季虞山毛氏汲古閣所刻津逮祕書中有容齋題跋一書皆刺取容齋隨筆成之稗海等書所收搜采異聞總錄亦皆摘錄隨筆中語而嫁名宋永亨矣韓滄洲泉日記云洪邁忠宣公晫之幼子也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困學紀聞洪景廬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有黃日新齊賢所著通鑑韻語九卷洪容齋爲之序又唐王貞白



儒藏

洪文敏公年譜

四洪年譜卷四終

男

恩 恩 恩
廣 嘉 範

恩 恩
苞 榮

謹校

湖北陶
子麟刊

貞白字有道。靈溪集七卷。慶元中洪文敏序。西湖志餘。木應之
 爲待制。孝宗問之曰。木姓起於何時。罔知所對。他日謂洪邁
 曰。木待制乃卿壻乎。木應之名待問。據周必大作文安公神
 宋登科記。孝宗隆興元年進士五。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
 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問。狀元同。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歎曰。聖主萬機。廣覽如
 此。爲士可不研博古今耶。按以上數則。未詳。
 年分。彙記於此。

校記

①名：當作「字」，見《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三及上下文意。

②撰：當作「摘」，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四。《摘奇》即《左氏摘奇》十三卷也。

③張浚：當作「張俊」，見前文引《宋史·孝宗紀》及後文所引《楊萬里傳》。

④木：當作「本」，見《四庫全書》本《萬首唐人絕句》卷首載洪邁序。

⑤牌：當作「牒」，見《夷堅志》丁卷一《營道孝婦》。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宋·周 綸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郭 齊 二審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一卷，宋周綸編撰。原載傅增湘校訂本《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

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四），字子充，一字洪道，晚年自號平園老叟，宋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錄、起居郎、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淳熙間，累遷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拜右丞相。淳熙十六年由左丞相出判潭州，紹熙間改判隆興府。慶元初以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嘉泰四年卒，年七十九，謚文忠。必大以政事文章知名，多與當時文士交往，留意文獻傳刻題跋，立朝以忠直見稱。著述多達八十餘種，有《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百卷傳世。《宋史》卷三九一有傳。

周必大年譜，最早爲其子周綸所編，附集刊行（《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明史繼辰有《周文忠公年譜》一卷，清宋賓王有《周益公年譜》一卷，今人沈治宏撰有《周必大年譜簡編》。本書所收爲周綸譜。周綸（一一五六—？）爲必大長子，慶元間通判撫州，嘉泰間爲行大理司直。開禧二年，與曾三異纂集其父詩文爲《周益國文忠公集》二百卷。嘉定間累官工部郎官。是譜所據多第一手資料，如記生卒月日、歷官年代及家屬事蹟等，頗具史料價值。然編者旨在榮親，所譜既詳於家事，而於交遊及時事等重要資料則多漏略，是其嚴重缺陷。至所載歷官制詔，連篇累牘，雖可供文獻輯佚之用，然詳此略彼，實於譜體有損。必大官居高品，又爲南宋文獻大家，與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過從甚密，所譜如此，誠不足以見其生平作爲。姑存此一編，以待後賢焉。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是歲公之外王父王給事覲知平江府。皇考秦國公偕皇妣秦國夫人隨侍。

七月十五日巳時公生於府治。

建炎元年丁未

五月高宗卽位改元。

建炎二年戊申

是歲大父秦公倅廬陵。皇考奉使湖湘。因挈家歸省。

建炎三年己酉



藏

是歲車駕在維揚、大父秩滿入覲、皇考隨侍薨於揚州。

建炎四年庚戌

紹興元年辛亥

紹興二年壬子

紹興三年癸丑

紹興四年甲寅

紹興五年乙卯

紹興六年丙辰

是歲外祖母衛國宋夫人過廬陵、皇妣奉大母秦國夫人之命、挈公及姊弟隨侍、寓於信州、乃命公從汴人陳持學。

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衛國宋夫人薨、皇妣哀毀致疾。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乙巳、皇妣秦國夫人薨。

二月壬申、權厝於州北茶山。時伯父金紫將漕廣東、道出上饒、挈公及姊弟以歸。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是歲金紫罷官北歸、公隨侍留贛。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公年二十。

紹興十六年丙寅 公年二十一。

紹興十七年丁卯 公年二十二。

是歲金紫再守辰州、公侍行。

紹興十八年戊辰 公年二十三。

紹興十九年己巳 公年二十四。

是歲金紫丁張夫人憂、公隨侍歸、

紹興二十年庚午、公年二十五。

正月、合葬大父秦公、張夫人於吉州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
是秋、公與廬陵薦送。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公年二十六。

是歲、公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司封郎官王
公葆許以女妻公。公復歸贛。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公年二十七。

是秋、齊述叛、公徙居於吉。冬、權贛州零都縣尉。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公年二十八。

是歲、公親迎於平江之崑山。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公年二十九。

十二月、改差監行在太平和劑局門。壬寅到任、寓濛沙坑。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公年三十。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公年三十一。

正月庚戌、子綸生。

六月己亥晦、比隣王運屬家火、延燒數十家、公坐是去官。時外舅王公守廣德、公挈家過之、因少畱。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公年三十二。

是歲、公舉博學宏詞科、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循左修職郎。

制詔勅左迪功郎、新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周必大、國家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蒐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爲多、肆

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於春官者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拔尤若此。陸秩匪褒。姑游泮宮以俟甄擢。可特授左修職郎差遣如故。
周麟之行。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公年三十三。

二月癸巳到任。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公年三十四。

七月壬寅、漕檄考試宣城。

八月壬子朔、抵宣城、入試院。

九月丙戌、還官所。

紹興三十年庚辰、公年三十五。

二月癸酉、除太學錄。制詞、左修職郎周必大、右可特授依前左修職郎、太學錄、填見闕。勅左文林郎



蔣芾等朕恢復學校崇重師儒惟採擇之加詳故除授之不
數以爾芾問學淵源甲科之選其談經師席以迪多士以爾
必大藻思駿發詞學之英其錄於學事以肅規矩夫科目名
也職業實也朕旣以名取之必試之以事庶考爾之實焉尚
勉之哉可依前
件。業諫亨行。

四月庚戌供職。

六月循左文林郎。

八月乙卯子柔弟卒。

九月丁丑公召試館職戊戌入和寧門赴學士院試策癸卯

除秘書省正字。

制詞左文林郎行太學錄周必大等特授依前左文林郎秘書省正字勅左文林郎行太

學錄周必大等簡臺圖書之府英俊是儲然預遊其間者必
試之而後用朕所以遵祖宗之訓也以爾必大文詞之偉早
授異科爾大昌問學之優有聲庠校茲命策之翰苑酬對可
觀宜輟成均之職往正中秘之籍益思涵養以俟簡求可依

前件。楊邦弼行。

十月己巳、輪對後殿。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公年三十六。

三月己丑、被宣赴垂拱殿、受勅充公試、補試、類試、考校官。

四月庚午、改授左宣教郎。

十月丁亥、兼國史院編修官。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公年三十七。

五月庚子、除監察御史。制詞勅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權國史院編修官周必大

儲之冊府以須不次之用蓋亦居久而後察也爾華瞻之文燦於粉札篤實之論具於奏篇斯固察識之矣擢居憲府助朕耳目執日不宜汝其雍容臺評茂著賢業其日新於譽處式務稱於所蒙可特授依前左宣教郎守監察御史唐文



儒藏

若行。

六月孝宗卽位。

七月己酉皇帝親饗太廟。攝光祿丞行事。壬戌覃恩轉左奉議郎。制詞左宣教郎守監察御史周必大右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守監察御史勅左宣教郎守殿中侍御史張震等朕以初政之臨祇奉慈訓爰推慶澤溥及萬方凡爾有官成進厥秩矧居臺省親被寵光往其欽承以對休命可依前件。劉珙行。

八月戊寅皇帝詣德壽宮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寶奉勅舉太上皇后尊號實行事。丁亥除起居郎。制詞勅左

監察御史周必大與夫一時廣歌出治之道世果得而傳耶國家繼繼承承赫然若前日事罔足以上追千載而無漸予惟夙夜所惕以無忘元首股肱之戒實自茲始爾高詞懿學拔自名場茲副簡求冠於螭陛

言動之紀、故得以親承。論思之職、故得以參與。循古在昔、二
美斯存。尙勉猷爲、以光述作。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試起居
郎。唐文若行。

九月丁未、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丁巳、兼權中書舍人、又時
暫兼權給事中。

隆興元年癸未、公年三十八。

三月甲辰、同金給事安節、檄龍大淵、會觀除知閤指揮。戊午
入奏、以遷祔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五月、至宣都省、尙氏姊。

六月壬午、至吉、寓居永和鎮本覺寺。

隆興二年甲申、公年三十九。



藏

乾道元年乙酉、公年四十。

六月、磨勘轉左承議郎。

十一月、再任台州崇道觀。

乾道二年丙戌、公年四十一。

三月、尙氏姊卒。

十月、公如上饒、遷奉皇妣秦國夫人之柩歸廬陵。

十二月丁酉、襲奉於膏澤鄉長岡之原。別求輔穴、葬于柔弟。公各爲之誌。

乾道三年丁亥、公年四十二。

三月壬寅、攜家泛舟入浙、省外舅疾。乙丑、達宜興。

八月丙申、磨勘轉左朝奉郎。戊午、發宜興。
十二月丙申、至吉。

乾道四年戊子、公年四十三。

四月、除權發遣南劍州。

乾道五年己丑、公年四十四。

乾道六年庚寅、公年四十五。

是歲南劍闕到、當奏事。

四月丁亥、舟發永和。戊戌至豐城。己亥、得省劄、改除閩憲。

五月己亥、抵崑山。

六月丁丑、祇受告命。

制詞、勅左朝奉郎、權發遣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周必大、朕分



儒藏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遣使報數永民瘼。謂與其試才於疏遠，埋微則孰若借重於踐揚望實之人。茲還原隰之行，乃得絲綸之舊。將令遠俗識我近臣。爾文拔耆輩，學推武庫。蜚聲場屋，兩枝仙桂之相高。寓直禁林，三峽詞源之爭驚。自厭承明之直，久嗟大史之賢。茲倖按於詳刑，姑少觀於儒效。其謹六條之察，俾無庶獄之冤。佇訖外庸，嗣膺殊渥。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是日，入北關門。

七月壬辰，入和宣門，對於後殿。丙申，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

院。制詞勅左朝奉郎周必大、士之致遠器識為先。古有格言，院。制詞勅左朝奉郎周必大、士之致遠器識為先。古有格言，術第進士奮詞業，應為時用，常顯於朝矣。比觀入對，益知涵養。茲釋憲臺之寄，俾從道山之游。峻直鑿坡，職清地遠。惟少令參太史之事，庶資直諒。而北門當視草之任，正緊才華。若夫是古而非今，矜名以眩實，如俗儒所為者，朕實鄙之。宜知所趨，以對休命。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是日，又受磨勘，轉左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鄭剛行。

朝散郎告。

九月戊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十一月庚寅、車駕朝獻景靈宮太廟。壬午、郊祀大禮、皆充讀冊官行事。

乾道七年辛卯、公年四十六。

正月丙子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寶、攝禮侍、奏中嚴外辨、又差充舉寶行事。

三月丁酉、上御正殿、授皇太子冊寶、捧寶行事。

五月乙亥朔、兼權兵部侍郎。

七月壬辰、除權禮部侍郎。丁酉、有旨、仍兼權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制詞、勅、朕遠稽載郁之文、監於三代、孰副維寅之命、余曰伯夷、是谷能賢。



儒藏

俾貳掌禮。左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兵部侍郎周必大、尚古作者爲時聞人。德性守於宮庭，常侍立獨行而不顧。文聲諸於韶護，有一倡三嘆之遺音。朕夙聞其蔚藻之工，嘗試以出翰之任。乃常羊而難進，雖闕遠以益光。逮茲再見之期，年安有用賢而累日。亟躋禁列，以資春卿。夫問揖遜之儀者，何足以治神人。聽鏗鏘而已者，何足以被動植。其順中和之致，來資制作之成。益尊見聞，副有選任。可特授依前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范成大行。

九月己卯，兼侍講。制詞勅朕當萬幾之暇，玩好都捐。採六藝

觀之諸儒。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富瞻詞源酌焉。不竭淵澄學海，測之益深。曩以才華而收宏博之科，今以器識而處直清之任。茂膺茲選，孰曰不宜。夫會有本源，豈在於斷句離章之末。約歸簡易，庶明乎至德要道之端。聲聞副予遜志，可特授依前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林機行。

乾道八年壬辰、公年四十七。

正月庚辰、時暫兼權中書舍人。

二月癸丑、張說王之奇除簽樞、並上章辭免新命。公入奏、未敢撰不允詔草。乙卯、有旨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

六月己未、至吉。庚申、挈家入望雲門新居。

乾道九年癸巳、公年四十八。

正月、除知建寧府。制詞、勅左朝散郎、賜金紫魚袋、周必大言、網者也。間者均佚於外、顧瞻在列、念之不忘。况嘗典朕三禮、分直北門、以有顯庸者乎。式圖爾居、莫如南服。爾宏材與學、獨步一時。大冊雄文、高推兩禁。簪筆入侍、知無不為。乃眷賢、勞久安、嗣觀建寧。吾潛藩、其俗健武而尚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顧豈輕畀哉。昔王仲舒為荊州刺史、唐穆宗謂其文、可思、最宜為誥。朕於汝幾是矣。善撫吾民、嗣有異寵、可特授。



依前左朝散郎、知建寧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替任文薦到任、成資闕、賜如故。王淮行。公再請祠、不允。

八月戊辰、挈家離吉。舟次豐城、復以疾告。

九月丁巳、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十月丁亥、公還吉。

淳熙元年甲午、公年四十九。

正月、磨勘轉朝請郎。

四月戊寅、除右文殿修撰。制詞勅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紫金魚袋。問必大、朕臨朝

思治稽古、右文惟時、著撰之華、晉與嚴凝之直、儵非名勝、爲副選掄、爾學探道原、才標國器、論事泥昔人之正、能言推當世之工、早參兩禁之遊、雅擅三長之譽、討論潤色、豈徒追鄭國之賢能、獻納論思、固已備漢臣之風采、粵從補外、久遂養

恬。卽書殿以聯榮。俾儒林之增重。宜承眷渥。以俟甄陞。可。
特授依前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差遣。賜如故。王淮行。

十二月召赴行在。

淳熙二年乙未。公年五十。

正月丙午。公離吉。

二月甲子。次餘干縣。省外姑。

三月庚子。入國門。壬寅。對於隱岫。癸卯。除敷文閣待制。侍講。
制詞。勅簪筆禁林。執經帝幕。有議論從容之益。無簿書倥傯
之勞。自非名儒。不在茲選。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賜紫金魚
袋。周必大。挺剛方之操守。端靜之規。早脫穎於羣英。卽通儀
於華貫。起嗣真祠之逸。來膺宣室之咨。朕方稽二帝三王之
心。以圖康乂。爾惟富六藝百家之學。宜共講明。爰錫贊書。俾
膺重席。茲益親於畫接。其備告於辰猷。可。特授依前朝請郎。
充敷文閣待制。侍講。賜如故。湯邦彥行。



六月壬戌兼權兵部侍郎。

八月丁卯兼直學士院。

閏九月癸丑除兵部侍郎。

制詞勅國家之設武部職固簡於周官論思之屬從臣任特降於漢

制惟兼需於猷告是每嘆於才難朝請郎充敷文閣待制侍講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周必大事幾先見其微議論不負所學粵從間館召賓西清資爾文以輔轂于言藉爾識以訐謨古義間者五兵之虛位嘗令三組以交垂迨此暇時具尺籍伍符而不調乃能極意於夕修晝訪而有明郎不當積日以爲功亦何待爲真於滿歲其祇新渥以究遠謨教民而可以郎戎國無忘於率典敬王則不陳非邁其益務於篤心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如故丁巳兼侍講制詞勅朕惟總攬萬幾之餘探程大昌行廣記而備言然褒貶成文莫非懲惡而勸善時咨鴻博入奉燕間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名擅儒宗學臻聖域自循儀於禁路常備竭於嘉猷既侍金華之講以濬其淵源又參玉堂之直以摅其藻麗肆爲



其於武部、爰申命於邇英。俾加抽繹之勤、以助緝熙之益。載念仁皇可傳之法、深明仲尼不刊之書。丁度開其端、宋綬繼其後、皆嘗於從容之際、而見乎答問之間。朕仰遵列祖之規模、方資折衷。爾其攷三傳之同異、以廣發揮。益思古訓之稽庶獲多聞之效。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賜如故。蕭燧行。

十月丙申、兼太子詹事。

十一月戊申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

寶權禮侍押寶案。

十二月辛巳、磨勘轉朝奉大夫。制詞勅周人序羣吏之勞、以八柄而馭貴。虞氏雖九官之

列猶三考而陟明。庸昭考核之公、不以崇卑而間。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忠多裨益。朕所深知。祿位每加、身愈恭而退遜。閱閱所積、吏以時而齊。隨肆循品秩之常、爰行褒進之律。是云信賞、豈用賢而日月為功。顧猶歷階、示惟君之名器不假。儻更論思而有補、曾分飲念以相從。其究爾庸、以若茲訓。可特

授朝奉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如故。程大昌行。

淳熙三年丙申、公年五十一。

正月丙辰、借兵部尚書、永宣侯押伴金國賀正旦人使御筵於赤岸。

三月辛未、德壽慶典、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詞、朕惟歲

厯相推、有運無積、慈極在上、常壽且康。八千爲春、平格之休、滋至。五十而慕、燕室之日方長。若時邇聯、宜同茲慶。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必大、靜淵以敏、直亮而文、爲言語侍從之臣、豐於裨益。凡君臣父子之懿、多所發揮。比從簪筆之班、誕揚奉冊之意。覽而心善、知深中於情。宜古謂色難、喜獨臻於順適。以比周行之衆、當膺大賚之施。其啟封列爵之初、仍錫壤井、朕之富益茂、輸於忠盡、用上答於褒揚。可特授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特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程大昌行。太上

日曆成。

四月丙戌轉朝散大夫。

制詞勅紹承天統思協帝華巍乎其有成功具存三紀之政實之以爲大

訓宜垂四繫之文緊予法從之臣嘗居太史之職奏篇來上第賞有差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富而聞多氣和而守正備儀清近蔚有聲光書命之行當時未有及者禮樂之任疑義皆取決焉茲寓直於禁林復升華於講席大典一出於其手嘉謀屢沃於朕心顧千卷之信書藉諸儒之緒業夷攷所居之官重諒知載筆之功多肆答賢勞進升文秩其對揚於休命當爾有於褒遷可特授朝散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封賜如故劉孝臈行

九月甲辰兼侍讀。

制詞勅朕延鴻博之英侍清閒之燕以六經載道既詳究於指歸顧列聖貽謀其可

忘於矜式宜就升於位次俾進讀於朕前覲大起於治功豈直爲於觀美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早以高明之學偏揚華近之塗正直不同多所論思之



儒藏

益。文章有體，形於播告之修。自參簪筆之聯，屢在橫經之列。訪問多至中夕，顧待蒞非一朝。時方率由於舊章，必求明習於故事。係衆所望，非卿而誰。選耆儒以質史疑，朕豈愧開元之主。讀寶訓而先政體，爾當如康定之臣。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劉孝綽行。

十月丙子，文德殿發中宮冊寶，進解嚴牙牌。

十一月壬子，上自太廟登玉輅，過青城郊祀大禮，充執綬官。辛酉，赴璿璣觀，奏告奉安北斗神像，幹辦本宮霍汝弼傳旨賜香茶。

十二月丙子，車駕恭謝太乙宮次，詣璿璣觀簪花御圃對御酒三行，宣勸兩盞。丁酉，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制詞勅祀時乃周道。若陞侍於左，執此良綬，則屬文學之臣。豈獨以密近爲榮。實蓄所聞，以待有問。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



淳熙四年丁酉

公年五十二

恭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官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詳雅而釋同齊莊而去偽正立之容乃有可觀自進發廟門至於壇宮鸞鳴和應匪匪翼翼所以安予乘而肅民瞻也其嘉汝有助哉今熙事既成所不愛於汝者子爵之進也采邑之加也如使軍度戎物常以整備聞則汝不負於新寵者在是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進封官城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賜如故陳騏行官乙未除吏部侍郎平幾息弗清流品則倖冒實繁雖設長以聽焉庸擇才而貳此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性極謹密體蹈忠醇學足以裕詢咨文足以華乎渙立朝所以見節而汝節之弗渝臨事然後見能而汝能之甚茂眷久參於圻父復五戎咸整之稱德宜亞於冢卿底六敘備修之緒副予則哲尙爾克勤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陳騏行

祐陵實錄成。

五月乙丑轉朝請大夫。

制詞敕朕祇若皇猷茂揚祖烈惟祐陵在御蓋踰兩紀之年而實錄之書

當傳萬世之信中更放失雖就編纂念猶闕於舊問詔申加於載筆奏篇來上褒律是頒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造淵源文知體要掌內外之制居多潤色之功歷講讀之官備整切劘之益茲勒成於大典常允賴於良才多所發明爲之嘉嘆用序遷於華秩以顯答於舊勞其體朕恩益殫儒效可特授朝請大夫依前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劉孝綽行丁卯除翰林學士

制詞敕朕考唐室之制重翰林之臣謂文詔悉由中書或有稽時之弊以供奉

改稱學士實專密命之司逮我本朝用爲故事恩禮加異繙紳所榮既非他才之可居宜求已試而後用朝請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心醇而履正學廣而聞多早決異科徧儀禁路雖平居周密不言溫木之名而議事雍容時號棠花之論游寓鑿坡之直屢當經典之行掩盛事



於前聞、布大喜於天下。凡號令一出其手、猶卜筮用不是乎。副予遴簡之懷、庸正久虛之席。豈特資於潤色、蓋欲備於瞻咨。裁大義於中、是為內相之職。舉至治之要、毋忘夜對之時。尚追配於古人、以永有於休譽。可特授依前朝請大夫、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劉孝題行。

六月辛巳、忠翊郎、學士院待詔錢滋宣召入院。

七月甲子、兼修國史。

九月戊午、同宰執、侍從宣赴芙蓉閣觀擊毬次、內宴選德殿、有和御製詩。

十一月庚申、磨勘轉朝議大夫。

制詞、朕待非常之才、不次而用。計羣吏之治、應格乃遷。

故雖甘泉之舊臣、不廢審官之常法。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官或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早由望實、亟踐清華、不名一長、實兼數器。以文章則擅常、揚書詔之美、以顧問則備崔高古今。

之知。與禮直哉。惟清。作史質而不俚。倚切劇於經席。賴贊護於儲聞。學廣聞多。數歷益著。職親地禁。禮遇方隆。顧惟助朕之居多。奚待計功而後賞。用遷華秩。尙爾因歲月之成。亦使庶僚知朕重名器之意。可特授朝議大夫。依前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劉孝題行。

淳熙五年戊戌。公年五十三。

正月己未。乞補外。降詔不允。

三月甲寅。被宣充御試舉人詳定官。

五月丁酉。對於隱岫。得旨撰選德殿記。

閏六月丙午。進呈記文。

九月乙丑。中使李裕文傳旨令書。丙寅。所進書殿記。^②壬申。車

駕幸秘書省。賜宴右文殿。



十月戊申轉中奉大夫。制詞勅望蓬萊、隔弱水、嚴列聖之寶
子臨幸、宜有恩榮。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
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
周必大、學廣聞多、量宏德粹、才兼數器、循儀侍近之聯、史有
三長、深明筆削之旨、逮茲清蹕之蒞、備觀汗青之勞、爰錫贊
書、序遷崇秩、萬世不刊之典、允賴鋪張、生平未見之書、靡勞
紬繹、欽承茂沃、益告嘉猷、可特授中奉大夫、依前充翰林學
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
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鄭丙行。
 壬子會慶節、攝殿中監以盤
 盞授上公。

十一月壬戌、乞外祠、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甲申內直申
 時三刻、宣至選德殿、別令中使引至新立所作記石之下、傳
 旨云、記文詞采贍蔚、今初立石、召卿觀覽、宣坐、賜酒、賜茶、賜
 御書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一軸。丁亥、進謝御書古風一首。

十二月癸巳、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制詞、勅、朕稽德於乾禮。求治於履象。惟上下之辨。以定民實。待人而後行。故設官。而是掌。莫重文昌之位。用先清廟之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識達顯微。學窮因造。商朔夏璉。可方其質之溫。虞敷周章。宜比其文之麗。與聞封拜之久。宜居出納之尊。予欲正國以權衡。則汝承。予欲納民於防範。則汝助。毋鄙殺丞以爲末。毋輕縣蕞以爲迂。秩宗本直清。旣已歸於姜伯。爲命工潤色。豈容捨於國僑。可特授依前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丙辰。借端文殿簽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陳騏行。

淳熙六年己亥、公年五十四。

正月辛酉、上辛祈穀、初獻官。

二月丙午、得旨撰文鑑序。

四月辛卯、進呈文鑑序。日厯成書。辛丑、轉中大夫。制詞勅朕累年於茲。申命著廷直書無隱。涉筆兼資於衆。俊汗青至溢於千篇。凡與纂修。宜均恩渥。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該百氏。才擅三長。頃爲中秘之游。實董承明之職。大則策小則簡。迄用有成。藏之山傳之人。可垂不朽。雖已遷於舊次。亦備錄於前勞。賞以視功。格當進秩。爰賜贊書之寵。用增從橐之華。可特授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李

本行。

五月己未、乞外祠。降詔不允。丁卯夏至、祀皇地祇、初獻官。東

宮講禮記徹章。庚辰、轉大中大夫。

制詞朕妙簡宮僚分講經術喜戴禮一編之竟錄儲

闡百執之勤宜被醴恩莫先端尹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賦性敦敏造道深醇敬以仁義與言既罄論思之益事無小大皆統人兼詹省之官嘉元良



周

學問之寢成、實總正表儀之素熟。屬訓解之終帙、因遷陟以時席。爾其祇我寵光、率汝僚屬、同勉漸摩之力、益思輔導之方。可特授大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李木行。

九月庚午、上自太廟登玉輅、入麗正門、明堂大禮、克執綬官。癸未、請對、乞外祠。

十月乙酉朔、上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戊子、從駕

過太乙宮、璿璣觀、對御五盞。乙未、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

戶。制詞初朕蒐太室之儀、舉明禋之典、將事之夕、尚煙雲之蔽、降福自天、俟月星而明濟、迺眷侍臣之列、助予步記

之修、宜均餼惠之施、載錫光華之寵。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周必大道全德粹、才周器宏、夙夜在公、咸仰儀刑之懿、謀猶告后、備殫啟沃之忠、予方翼翼而小心、汝皆濟濟而敬事、函商吐角、以達和豫、炳蕭燎膺、而升苾芬、神游宴

娛、景貺昭答、清明宅矣、慶熙事之備成、福履綏之、豈朕躬之



專鄉。再稽彝典。並渙恩榮。進陟執圭。申陪食賦。昭事上帝。朕永懷寅畏之誠。精白一心。爾尚鑒交修之效。可特授依前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進封管城縣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鄭丙行。王

子金國賀會慶節人使朝辭被旨入驛押宴。

十一月丙辰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制詞勅天官綜叙羣才翰苑對

揚密旨冠侍臣之首選極儒生之至榮非望高於一時易身兼於二任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官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必大德全至粹道造大原早躋殊科事朕初載發言抗論嚴徐皆義禮之文擢藻挾庭常揚得制誥之體總領數職勤勞百為勸講延英直筆東觀春官典禮履聲直上於星辰東宮為僚國本自成於羽翼比懇款以求佚為眷懷而少畱宜司文部之崇仍陟金鑒之長豈惟人才品藻若冰鑒之清明抑使號令文章還古風而粹正往祗茂渥益勵遠猷可特授依前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封如故。丁巳內批周必大已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鄭丙行。

承旨、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再入奏免兼承旨、降詔不允。

淳熙七年庚子 公年五十五。

正月己未、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被旨入驛押宴。

四月己酉、請對、乞外祠。庚戌、拜不允詔入第二劄。辛亥、上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請。

五月乙卯、講筵讀三朝實訓終篇、賜金匣、端硯、鞍馬。丁巳、賜御筵於秘書省道山堂。己未、進謝表并詩。戊辰、除參知政事。御藥吳回宣押至都堂。己巳、門司謝安道宣押赴內殿、綴新班、賜茶。戊寅、受經筵徹章轉通議大夫告。制詞勅朕若稽祖訓覽三朝治要之



書進讀經傳資一代儒臣之彥久矣閱歲茲焉終篇肆疇陪
 侍之勤庸示褒陞之寵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
 百戶周必大見聞博洽操履端方堯舜之道陳王前備形獻
 替文武之政布方策尤藉指明矧朕開虎門訪問之初而爾
 司螭陛記注之任始終入奉禋祀益居多屬並敘於賢勞宜莫
 先於舊德爰推賞典用陟文階雖禁從崇班顧何論於祿秩
 然朝廷故事姑往服於恩榮可特授通議大夫依前試吏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封如故
 詹事兼修國史封如故施師點行又受參知政事告進
 封滎陽郡侯加食邑四百戶制詞勅尙書喉舌之司命令由
 以維持宜得時髦俾參國柄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戶周必大性端而道直才周而識宏文追作者之風
 學通時務之要黃鐘諧衆律備涵大極之和砥柱屹中流坐
 閱百川之注朕自初載擢於近塗謀猷悉罄於忠嘉操履克
 全於堅正承明三人精白一心黃麻似六經之醇久掌絲綸
 之命天官訪羣才之會獨專外鑑之明經帷日效於論思官
 尹首資於調護總領衆職勤勞數年枚數廷臣無出其右博

稽人望素已久。孚。延登兩社之崇。協贊萬幾之化。爾其開衆正之路。通羣下之情。詞娛盡納於太和。豫備迄成於整暇。噫。名盛而人斯責望益宜。砥節以守公。本強則朝有精神。允賴折衡而歷難。欽予時訓。同底丕平。可特授依前通議大夫。參知政事。進封榮陽郡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鄭丙行。

六月丙戌遷居政府。戊子入謝德壽宮。太上皇帝面賜御書千字文一軸。

七月壬戌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甲子中使賜生日牲餼米麵羊酒。己卯禱雨天慶觀聖祖殿。

八月癸巳以旱災乞行黜責。甲午宣押者再御筆不久。己亥雨。賜酒果。

九月丙辰謝雨聖祖殿。辛酉季秋祀上帝。初獻官。

十月丁未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二月丙戌四朝史志成。宰執赴史院觀書。主管諸司傳旨賜酒。賜香藥。丙午未後。隱岫奏事。曲宴。

淳熙八年辛丑。公年五十六。

正月庚午。轉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戶。

制詞。勅。祖功宗德。昭奕世之規模。帝典皇

墳。新一時之述作。肆覽成編之奏。聿嚴邃閣之儲。繫我洪儒。宜旌舊績。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榮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周必大。學根於六藝。文繼於兩京。以淵乎似道之資。抗卓爾不羣之志。徧儀案從。嘉謀嘉猷之備聞。亟踐政塗。立政立事之無闕。克究經綸之蘊蔚。蔚爲廊廟之華。朕述神廟之不彝。迄獻陵之盛際。敷求雋乂。哀次章程。仰觀俯察之具陳。大綱小紀之咸載。凡詔厥後。畢志於篇。聖繼聖明。繼明既全。灝噩之體。筆則筆。削則削。允資潤色之功。茲第賞於勞能。頃實多於論輯。庸超公秩。併衍戶畲。萃厥寵章。光其汗簡。噫。建八書而廣十志。有嘉傳



信之功。熙庶績而釐百工、尙賴同寅之助。往祇明訓、益懋遠圖。可特授通奉大夫、依前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未待闕行。

四月甲戌、宣押赴講筵、聽讀正說終篇、御藥院吏持賜目、賜金帶象簡。己卯、賜御筵道山堂。

五月戊子、同宰執以霖雨乞用慶厯故事、一相兩參皆乞降官、以塞災異。降詔不允。

十月乙丑、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庚辰、冬至祀上帝、初獻官。

淳熙九年壬寅、公年五十七。

五月乙未、畱身乞罷政、卽往仙林寺。門司楊皓宣押至堂復



過寺中晚受不允詔。丙申門司甘景宣押赴後殿再上表。退至省中中使茶湯訖復上馬過仙林。有旨不放出行李不得先出通進司不得接文字。晚再受不允詔。丁酉門司李肅宣押赴朝復宣押至堂。

九月庚午除知樞密院事。門司李肅宣押赴院治事。丁亥受告仍進封滎陽郡公加食邑四百戶。制詞勅朕由祖宗之舊章分文武之二柄雖廟堂無兵甲之問每思遠以憂深而夙夜惟宥密之基宜責專而任重。疇咨近弼進長洪樞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周必大學造精微氣全剛大自登名於賢級遂接武於清班問古今則富於崔高掌制詰則求之元白極禮樂文章之選聲論思獻納之忠獨步鑿坡久陪經幄言天下事足以任版肱之寄從吾子游足以成羽翼之功爰擇師虞陟參機政講求時病屢試囊中之方通達事情不拘紙上之語載嘉丕

績無愧昔人。厚重如勃而文有餘。明斷如瑜而才則過。是用
畀以本兵之柄。俾收蓋世之勳。肆予之至拱仰成賴爾之謀
猷入告。噫。制挺捷秦楚。特兵家一勝之常。廣廈論唐虞。有廟
算萬全之策。往祗明訓。同底丕平。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知
樞密院事。進封榮陽郡開國公。加食邑。辛巳。明堂大禮。充儀
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宇文价行。

仗使。

十月己酉。車駕詣太一宮。璿璣觀簪花對御。五盞兩勸。己未。
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甲戌。正謝。加食邑五百戶。

制詞。勅。朕祗率舊章。薦修

之誠。並侑祖宗。式昭功德之報。克贊鉅典。實賴元樞。逮茲茲
事之初。宜錫均釐之慶。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榮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周必大。才高識遠。德厚
器宏。外無浮實之名。內有顧言之行。久參機政。嘉旦夕承弼
之勛。晉陟本兵。羣夙夜宥密之命。屬明禋之載。講陪使列。以
先期。六服羣辟。咸視於羽儀。千乘萬騎。奉資於督護。侍冕旋



而展采、踐邊豆以薦馨。禮三獻而於蠶通樂六變而風馬降。永孚神貺。備著賢勞。肆增衍於井封。仍陪敦於圭食。以昭眷渥。以侈邦彝。噫。國之大事。在祀戎己。顯肅雍之助。治之二柄。惟文武。更資道德之威。益殫厥心。並受其福。可特授伎前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如故。 宇文价行。

十二月戊午。赴喜雪。御筵於尙書省。

淳熙十年癸卯 公年五十八。

二月壬子未時。再奏事。隱岫。賜酒五行。

三月癸未。車駕幸玉津園。宣赴江亭。賜酒三行。

七月乙亥。禱雨社稷壇。是日以旱災乞罷黜。宣押降詔。不允者再。又辭免生日牲餼。丙子。御批還政。引災已難。狗請續齡。錫慶。何必預辭。辛巳。雨。宣賜酒果。丙戌。謝雨社稷壇。

十月癸丑、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庚寅、冬至、祀昊天上帝、初獻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公年五十九。

正月己亥、入驛押宴。

六月庚申、文德殿宣麻、除樞密使、御藥鄧從訓宣押赴院治

事。有旨、立班恩數、並依宰臣。辛酉、御藥謝安道宣押赴新班。

壬戌、鄧從訓賜不允批答。癸亥、門司劉光祖賜不允斷章批

答。己巳、殿門受告、仍加食邑一千戶。制詞、門下、斗極之臨、四

之、幹萬兵、右、政途之峻、眷我、爽邦之哲、率時、基命之嚴、暨
闡迪於賢猷、盍登昭於使範、飭宣丕號、告錫治廷、通奉大夫、
知樞密院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
戶、周必大、端亮而粹夷、篤誠而宏裕、問學貫九流之邃、文章



追三代之醇。早會休辰。寢敷美業。洪鍾發簾。隱然天地之和。華玉昭庭。允矣邦家之寶。雅積經綸之望。進毘密勿之謨。管攝羣微。治克先於上策。輯柔四外。勢端在於本朝。閱歲方深。運籌滋劭。朕大明陟典。申簡茂庸。趣升位次之崇。增昇事機之重。提綱斯在。肅大武於本兵。衍渥維新。極隆名於宥府。侈茲多邑。益以真畚。載示殊褒。式昭良績。於戲。德有常而立武。要資政事之修。機不密則害成。當謹謀猷之告。往究規恢之蘊。訖臻勵翼之勛。繁若元臣。詎煩深詔。可特授樞密使。依前通奉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李燾行。

十月甲子宣宰執聽講未濟卦終篇。

十一月丙戌朔。賜御筵道山堂。御藥吳回傳旨。賜鞍馬。笏帶。香茶。

淳熙十二年乙巳。公年六十。

正月辛卯。上辛祀昊天上帝。初獻官。

二月丁卯未時、清華閣再奏事、曲宴、酒五行。戊辰、內侍鄭大亨批日子、賜出格茶龍團、勝雪、潘衡墨。

六月庚辰、人奏依慶厯二年故事、命宰相兼樞密使。辛巳、御批續聽處分。

十一月辛丑、郊祀大禮、充儀仗使。

十二月庚戌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寶。權中書令、前導赴德壽宮、奉冊讀冊行事。先是、又充書冊文官。

淳熙十三年丙午、公年六十一。

正月癸巳、受南郊加食邑一千戶告。制詞、門下執嘉牲而見帝、禮莫盛於精禋。奉明



德以祈天、任事崇於顯相。朕欽承鴻祐、順攷彌文。歲郊報以備成、沛恩休而溥洽。粵我本兵之寄、膺時進律之褒。渙有寵章、格於公聽。通奉大夫、樞密使、崇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周必大、材宏濟物、道重覺民。以真儒無敵之資、運籌乎帷幄。以賢人可大之業、典職乎樞機。風化豈宣、而持之以寬洪。智畧輒轉、而本之以醇正。得守文之體、於有要、明防忠之端、於未形。朝廷賴以尊安、方內聞而悅穆。協氣宣臻、於穹壤。彝儀秩舉、於家邦。當一陽肇旅、於黃鍾。適三歲親祠、於紫時。明禮備樂、集風馬以來。敬授威盛、容煥雲龍。而在列、使端攸建、祀事惟寅。儼前導以肅雖、迄告成而顯。宜時懿績、用錫慶條。俾衍拓於戶租、示亟業於祭福。於戲、懋馨香之治、既不享於神明。嚴宥密之基、益究勤於夙夜。尚祇美况、共濟洪圖。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樞密使、崇陽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李燾行。

二月、德壽慶典、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一千戶。制詞、門下、皇天

事親之要道。聖人大德而得壽。申冠古之鴻名。朕履緒明昌。府圖宏遠。肆崇昭於丕冊。庸茂衍於多祺。乃眷本兵之賢。有嘉秉筆之懿。爰疏渙渥。敷詔治廷。通奉大夫、樞密使、崇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周必大、明允

惠和端醇簡亮。學傳道統。孟荀羽翼於六經。言協忠規。益稷股肱於庶事。自服贊襄之任。久資康濟之才。紆畧衛於前等。積功庸於右府。使儀增重。儒效孔昭。大臣之慮四方。洞幾微於未兆。司馬之掌九法。消奸競於無形。和氣交孚。繕儀備舉。會慈宸之介祉。勒寶牒以揚輝。彌文增琬琰之書。盛事軋篇圖之載。庭闈疊慶。自天永錫於萬年。帷幄酬勛。與相貴同於一等。方頒曠澤。再飾豐章。以德懋官。升峻班朝之秩。因田制賦。陪荒奠食之封。併示殊榮。式存茂獎。於戲。養莫大於天下。聿開備順之符。樞始得其環中。共廣愛欽之化。誕惟勵翼。服此顯褒。可特授正議大夫。依前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李嶽行。

四月癸亥。孟夏祀上帝。初獻官。丙子。宣召宰執聽讀陸贄奏議終篇。

五月癸未。赴秘書省御筵。

九月丙寅。入奏乞外祠。徑過仙林寺。御藥關禮宣押赴院降

詔不允。丁卯、御藥張安中宣押赴朝奏事、再納劄子申前請。張安中復宣押赴院、有旨通進司都門、臨安府本府依時上馬、不許搬移、再降詔不許再請。

十二月戊寅、赴喜雪御筵於中書省。

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年六十二。

二月丁亥、文德殿宣麻、轉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御藥劉興祖宣押赴都堂治事。庚寅、門司鄭大亨賜不允批答。癸巳、御藥劉興祖賜不允斷來章批答。甲午五更、御藥黃邁宣押赴朝、立新班、提舉國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勅令。己亥、殿門受告。制詞門下、分政柄於東西、久重樞庭之任。資廟



謨於左右、並崇宰路之瞻。乃眷鴻儒、實嚴宥命。越自本兵之
長、進登次相之尊。爰告昕朝、式敷坦制。正議大夫、樞密使、榮
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周必大
行醇而守正、識茂而慮周。經綸包萬變之微、綜彙洞羣言之
奧。修身有道、審觀君子之樞機。正色立朝、稔著賢人之德業。
運帷籌於密勿、增國體於安強。天下之務、惟幾深究、英謀之
秘。儒者之效、已試。寢更幸歲之多。茲時弼直之良、務簡忠勞
之最。熙帝之載、禮特厚於奮庸。代天之工、職敢輕於理物。匪
資碩望、孰懋宏猷。儀圖爾能、夾輔予治。乾台彪列、象益炳於
六符。廟鉉燮和、勢更隆於九鼎。峻陟文階、之秋申開采邑之
封。稽於僉諧、萃此薇蕝。於戲、唐虞建官之制、莫先百揆之司。
周召作輔之勳、實出羣賢之表。予欲上參於盛際、汝其遠紹
於前修。陰陽調則庶類遂其宜、刑政清則蒸民樂其業。內俾
紀綱之大振、外臻疆宇之永宣。咸思翊贊之方、庸體倚毗之
意。尙恢績用、奚俟訓詞。可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依前榮陽
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李獻

三月甲寅遷居右相府。

五月戊申、夏至、祀皇地祇。甲寅、臣僚論王謙、以嘗論薦待罪。降詔不允。

六月丁酉、禱雨皇地祇。辛卯、以旱災乞罷政、往浙江亭。宣押者四、降詔不允者再。

七月壬子、禱雨園丘、克亞獻官。是日具奏乞免生日牲餼、又同王丞相黃參政乞減俸、御筆並依所乞。丁卯雨。

八月壬申、奏謝皇地祇。辛卯、御筆宰執復舊俸。

十月癸酉、太上皇帝服藥。祈禱皇地祇。是月撰高宗謚冊文。淳熙十五年戊申、公年六十三。

三月癸卯、從憲節皇后謚冊寶入太廟、奉冊授寶行事。乙巳、



從高宗謚冊寶入德壽宮奉冊授寶行事。甲寅高宗梓宮進發。攝太傅持節前導靈駕及奠謚寶監掖攢宮。

四月辛未回達江下。內侍梁彬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甲戌延和奏事。己丑明堂御劄降奏告皇地祇。

五月丁巳差提舉編修王牒再具奏乞改差畱正權御筆批依。

九月己亥明堂大禮朝獻景靈宮初獻官。辛丑大享明堂充大禮使。辛酉正謝進封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前詞門下明堂布政之官飭親承於神祀大臣事君以道咨成享於天心眷言顯相之賢屬舉宗所之禮緊首崇於使策爰延錫於靈簪不競指修羣工典聽光祿大夫右丞相榮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局必



大高明而博達端亮而醇深以儒者之宗苞古今而會極負
天下之重茂夙夜以奮庸方當鈞軸之司采峻階符之望朝
論僉穆政體日新由心德之交孚措邦家之底又粵此季秋
之饗冠於列辟之趨靈瑣揭虔肅分於嘉薦總期昭報祗協
於精禋辨章咸秩於彌文勵翼具敷於碩畫肆茲拜貺迄用
告成方歆至治之馨香宜溥湛恩之汪濊顧惟宅揆可後疏
榮稽疇公社之華進啓國封之渥衍荒圭食陪實并腴以匱
大猷以蕃徽數於戲恭默而賚予彌敢忘尊帝之誠緝熙而
單厥心庸倚佐王之效尚欽斯訓益績乃勳可特授依前光
祿大夫右丞相進封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主者施行

李燾行

十月甲戌乙亥恭謝景靈宮丙子恭謝太一宮及本命殿璿
璣觀。

十一月乙未公畱身乞罷政上宣諭傳位太子之意朕方以
此委卿不須畱劄子。

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年六十四。

正月己亥、文德殿宣麻、轉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寶封四百戶。壬寅、御藥關禮宣押綴新班。是日以制詞不自安、乞祠、徑過靈芝寺。關禮宣押赴堂、復出靈芝寺。癸卯、御藥鄭邦憲宣押赴國忌行香、出北闕、泊仁和館。御藥張安仁宣押歸私第。丙午、後殿奏事退、乞免從駕。御藥黃邁就殿門傳旨上馬。相繼行馬從駕回、宣押至私第。丁未、李獻知宣國府。戊申、黃邁就堂賜批答不允。己酉、門司李彥正賜斷章批答。己未、正謝。制詞門下、帝咨百揆、以亮工、蓋取衆賢之協。王命六官、而分職、莫如象宰之尊。朕紹述洪猷、儀圖俊德、瞻弼諸於政路、俾登冠於台司。誕有明綽、格於公聽。光祿大夫、右丞相、濟國公、食邑七千六百戶。



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局必大，道推先覺，行迪大儒。稟直方之氣，而濟以疏通之才。廓高遠之識，而輔以醇正之學。瞭若著龜之兆，理灼見於古今。確然金石之姿，節靡渝於夙夜。踐更二府，酬酢萬幾。自進秉於國鈞，乃備宣於賢韞。謀謨乎上，足以康庶事。表勵乎下，足以正羣工。陰陽理而物遂其宜，社稷安而國蒙其利。比由崑任，期以首台。望采峻於中朝，位已崇於上相。紫綬金印之寵，卽廊肆以不移。黃耳玉鉉之輝，與泰符而增煥。褒敷斯至，倚屬匪輕。政已治則尤務於調和，勢已安則當思於振飭。肆華資之超進，仍名社之序升。衍拓爰租，申陪真食。併從令典，式備優恩。於戲仲虺爲左相，於湯實懋日新之德。高平觀故事於漢，益明時措之宜。化惟久，可以有成。志惟堅，可以有立。使茂業克安於萬世，則令名無愧於前人。勉迪訓言，欽承眷意。可特授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李燾行。是日

內批兼提舉玉牒監脩日厯。

二月壬戌，光宗受禪，登寶位。

三月辛卯，文德殿宣麻，轉少保，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朕祗奉慈謀。欽承丕緒。任大守重。豈夙夜之敢康。謨明弼諧。緊股肱之收賴。眷

于上宰。爲國宗臣。旣久翼於熙朝。茲首禪於初政。宜邀異渥。以答殊勲。爰輯庭紳。誕揚詔綽。特進左丞相。許國公。食邑八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戶。同必大。忱恂而博達。端亮而粹夷。經濟之才。足以開物而成務。淵源之學。始於誠意而正心。頃自機庭。晉登揆路。修明百度。雖小物而克勤。酬酢萬微。遇大事而能斷。民瞻益聳。國勢愈強。仰惟壽皇。將舉內禪。厥旣傳之以道。又復遺之以賢。乃升冠於冢司。俾輔成於聖計。屬茲繼體。方慶澤之廣覃。其於褒功。詎微章之可後。肆升華於亞保。庸增重於元台。併開大國之封。申衍爰田之食。式昭睦遇。采厚倚畀。於戲聖賢相逢。治畢張夙已彰。於成效。后臣克艱。政乃父。今方竚於嘉猷。益究乃心。奚俟多訓。可特授少保。依前左丞相。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公五具辭免。皆降詔不允。辛丑。乞序位主者施行。倪思行。

在嘉王之下。御批不允。

四月丙寅。皇帝親饗大廟。充禮儀使。

五月乙未公乞解機政降詔不允宣押如儀丙申入第二第

三第四奏。是日諫議大夫上殿。丁酉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

州制詞門下三孤洪化尤資弼亮之謨十國爲連更賴著宣
州之畧任雖殊於內外寵不異於始終爰卽斯廷誕敷丕號
少保左丞相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
周必大量宏而識遠德鉅而才全文高辭敏之華學富經綸
之妙忠勤體國孜孜而無不爲通敏濟時綽綽乎有餘裕係
天下之重望結慈辰之深知預大政而秉洪猷迭司二柄由
次得而登上宰光輔兩朝舜傳有助於治謀益贊克禔於繼
治肆升亞保增峻元台股肱良而庶事康方觀成效紀綱張
而衆目舉甫立宏規俄遽露於需章願亟還於相印諭旨下
宜而莫奪陳情堅確而弗移旣雅志之重違在茂恩而宜厚
是用付以長沙之巨屏俾作牧於上游寵以書殿之大名仍
通班於左棘罔替眷懷之渥式昭體貌之優進退有光觀瞻
咸發於戲作舟楫汝用惜不爲於朕畱毋金玉爾音尙樂殫
於我告勉旃明訓益懋外庸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少
保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實封如故主者施行倪思行



壽皇御筆賜金器香茶。戊戌再上辭免，仍乞以元官奉祠。殿中侍御史乞因辭勉從所請，是日除醴泉觀使。戊申次宜興。七月乙亥，泝江。

九月戊辰至吉。

紹熙元年庚戌，公年六十五。

三月二十日，孫顯生。

十月戊申，除判隆興府。制詞勅，潛藩督府，夙惟地望之雄，舊

謂得賢，爰錫褒綬，式昭茂渥。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必大身端而行備，學富而才華。材無施而不宜，言所應而可聽。光寵可朝之治，具著忠悅。獨高三亭之班，免膺休寵。自祠庭之均逸，亦歲籥之已更。眷言江湖之都，上應翼軫之次。與我共理，實藉於循良。視邦選侯，莫如於名德。是用起之閑適，任以著宣。孤旅所臨，俾

方維之增重。瘠粉是莛。在畫繡以尤榮。既素稔於民情。宜易施於善政。噫。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有遺愛之不忘。韋丹之功被於八州。尙良規之可考。勉祗明命。無愧昔人。可依前少保。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官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公入奏。再辭免。降詔宜不允。實封如故。倪思行。

紹熙二年辛亥。公年六十六。

八月壬午。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制詞。勅書殿通班。無若延

帥之崇。眷言寅亮之賢。久遂燕閑之適。肆申前命。用起舊人。少保。充禮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必大。經綸全才。羽翼宿望。光輔重華之治。進位冢司。親逢一道之傳。弼予初政。乃刻章而有請。祈上印以歸休。寵以學士之隆名。昇以長沙之重鎮。旋易祥源之使。領海關歲華。近剖豫章之守符。屢勤諭旨。莫移素守。姑遂雅懷。朕惟均勞。逸者雖人主之恩。分憂顧者實大臣之誼。是用再頒初詔。俾殿上游。噫。周公分東陝之權。益使侯方之重。召伯明南國之教。生觀民俗之醇。尙體眷懷。亟祗褒渥。可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



儒藏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三辭免降詔不允。

十一月己巳至潭。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

周祀昊天。頒播肇禋之美。漢祠雍時。史嚴初見之書。朕踐祚以來。卜郊云始。考丕彝而尋舊。煥縉典以維新。眷言寅亮之賢。實任藩宣之寄。宜放褒緋。用錫神釐。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必大端肅而惠和。忱恂而宏達。貳公洪化。首毗初政之成。十國爲連。載倚上游之重。甫開藩而作牧。阻相祀之趨班。輸貢篚以在庭。入包茅而共祭。迨茲竣事。可後疏恩。爰增采邑之封。架箴幹方之望。於戲。姬公之分東陝。莫陪入禩之儀。賈傅之在長沙。孰對受釐之問。肆國均福。尤切注懷。尙體眷私。益殫忠藎。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倪思行。

紹熙三年壬子 公年六十七。



六月甲子受復觀文殿大學士告。制詞門下。朕序進臣工。率

舊崇以最高。惟學士之大名。非舊弼而莫界。眷予亞保。作牧

上游。爰播明縉。游頒前命。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

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道隆致

主德盛格天。韻魁柄於兩朝。用密藏於輔贊。典方維於十國。

績藹著於蕃宣。聲實愈孚。眷懷采厚。朕若稽皇祐。加獎昌朝。

始初紫宸之穹。班用極鴻儒之殊寵。矧如宿望。有邁昔賢。故

於上印之時。嘗煥出綸之渥。茲申初詔。殆踰華袞之榮。式茂

新恩。盡復青毡之舊。以示至公之道。以昭馭貴之權。丕聳民

瞻。增雄帥闔於歲。賢者素輕乎富貴。夫豈計得失之間。朝廷

莫重於器名。蓋將寓黜陟之典。往旌猷訓。益懋勳庸。可依前

少保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再入奏辭免

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倪思行。

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七月庚申坐舉監文思院常良孫降榮陽郡公。制詞門下。因

家設薦舉之

科所以廣求才之路。嚴保任之法。所以懲失實之愆。欲昭示於至公。爰必行於近列。耆時舊弼。先謂宗臣。偶累知人之明。可逃紕爵之罰。肆敷訓告。用協彝章。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德茂恢洪。道存忠恕。班莫高於九棘。寄方重於十連。以人事君。夙著秉鈞之日。舉賢報國。晚堅推轂之誠。屬一時管庫之早。乃再世臺臣之後。徒知名聞之是。取弗悟僞言之見。欺既貪墨之有聞。尋察覺而奚及。雖非深咎。難廢薄懲。稍鐫公社之封。仍厚邑租之人。庶中儆戒。靡替眷懷。於戲。過可知。仁已初心之曲諒。復斯無悔。尙後効之勉圖。其體隆寬。以綏吉履。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榮陽郡開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倪思行。

紹熙四年癸丑、公年六十八。

八月丙辰、受復益國公告。

制詞門下、行法由近而始、厥既示

君子之過、矧已臻於滿歲、宜俾復於舊封、誕布明綰、式孚羣聽、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文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崇陽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德全而才鉅識遠而量宏勳在兩朝望尤高於左棘政成九牧詠咸美於甘棠頃京臺於前脩肆矜錄其後裔遂乖保任有昧賢愚繆舉必懲罰雖加於絀爵閱時云久恩可後於滌瑕爰按邦彛敘還公社以謹馭臣之典以彰補過之休於戲胖土分茅茲全歸於賜履推賢報國其勿替於初心茂對寵光益殫忠藎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特敘復益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倪思行

十月己酉改判隆興府癸丑辭廟甲寅交印乙卯出城

紹熙五年甲寅公年六十九

正月庚午至吉戊寅判隆興府告至制詞勅詔起東山已報提新府之封乃睠元台載揚明訓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閱深而肅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納之工蓋輔贊彌縫

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朝。進退百官。聚英才而在列。總領衆職。任大事。以攸宜。方安藥館之間。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委寄則均。政化流傳。有顯上公之分陝。威名孚洽。共期大老之歸周。惟此南昌。尤爲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遄十乘之行。矧爾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旣喜衮衣之寢近。抑知畫綉之有光。先聲所臨。羣聽自聳。噫。令行庭戶。當還帶牛佩犢之風。福及京師。更致自葉流根之效。來綏四國。式憲萬邦。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官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樓鑰行。丁亥、拜辭免不允。詔入第二奏。

二月丁巳、受醴泉觀使勅。

五月甲子、今上卽位、準詔言事。

八月甲寅、宣麻、轉少傅、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

朕祗膺駿命、寅紹丕圖。舊弼偃藩、甫送內祠之佚。需恩進律、是升亞傅之崇。乃輯羣工、用敷渙號。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



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
 必大道隆而德備實茂而聲聞自有書契以來悉能該綜首
 以詞章之選入踐清華西掖北門周旋累歲高文大冊震耀
 四方遠參柄於事樞尋進專於國柄謀謨經遠任社稷以不
 疑精神折衝撫華夷而威肅久辭相印起殿師垣退爲綠野
 之游自適東山之志眷冲人之嗣服方歌求助之詩想元老
 以與懷嘗下乞言之詔茲頒異數就陟孤卿夏篆通牘班宴
 高於左棘衮衣赤舄禮增煥於三槐仍衍故封併增真食於
 戲嘆股肱之美庸加貳公洪化之名進藥石之規式究致君
 澤民之蘊尚孚明命母有遐心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
 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樓鑰行公入奏
 及上表辭免皆降詔不允

十月甲子上遣閣門簿書武功大夫趙嗣祖承受成忠郎王
 松賜少傅告再上表辭免降詔不允四入奏乞回授有旨依
 所乞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朕
嗣守邦圖肇

脩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於合祜。尊祖敬宗。禮尤嚴於並侑。予一人越縉以行事。爾多士奉瑋而侍祠。爰眷臂以興思。顧慶條之可後。誕敷渙號。敷告听庭。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親使。益國公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周必大簡重而閎深。直方而膚敏。典誥上規於姚姒。詞章遠軌於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偃藩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比以需恩之渥。升之亞傅之崇。注想不忘。乞言方切。屬仲大報。爰啟合宮。載謀載載。惟聖父嘗頒於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於仲辛。熙事既成。蒞釐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眞食之封。於戲。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施。尚迪遠猷。永綏殊寵。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親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施行。樓鑰行。

十一月辛亥。公遷新第。蓋貢院舊基。公嘗預薦於此。乃名堂曰克賦。東偏闢園數畝。地勢坦夷。名之曰平。自號平園老叟。

慶元元年乙卯。公年七十。

正月丁亥朔三上表乞引年致仕。

七月庚寅宣麻轉少傅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援禮經而告老大臣所以循止足之規稽邦典以
疏恩人主所以茂褒崇之渥朕眷懷耆舊渴想高風揚於大
庭竦乃羣聽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克體泉觀使益國公食邑
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周必大才宏而識遠
行峻而氣和其學以致知爲先其文以明道爲本有一德若
伊尹任重保衡亮四世如畢公望隆壽俊身雖繫於軒冕心
常樂乎邱樊頃辭洪井之麾復領祥源之使年齡甫及筋力
未衰而乃疊貢封章懇還官政朕惟賜几而不得謝益具著
於前彝垂車以保其榮殆難從於雅志勉諭優賢之旨莫回
勇退之所念重違於相誠宜優加於體貌是用陞班孤傳載
申成命之休增賦爰田仍衍真租之食以示寵光之備以昭
名節之全孰不嘆息於賢哉足以興起乎聞者於戲進夫棘
位益資洪化之謨迎以蒲輪尚有乞言之禮惟深於道者無
殆辱之累惟忠於國者可仕止之殊往綏壽祉之多勿替謀
猷之告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思行。寬

慶元二年丙辰、公年七十一。

慶元三年丁巳、公年七十二。

三月戊子綸倅臨川。公作十以箴送行。

十一月、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清廟

展容甘泉竹宮、臣臨壇而拜貺。維皇家之懿矩、後舊弼之陪班。駿奔而執豆籩、唯飭司存之典。鴻飛而歸玄纁、庶咨尊老之詢。雖隔儀刑、特優慶澤。少傅觀文殿太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周必大、中和而簡亮精密而閎深、究百氏之異同、亦歸於道。漱六藝之芳潤、以昌其文。積粹望於四朝、紀茂庸於兩枋。既明且哲、早遂潔身。俾壽而臧、久安介福。屬歲初郊之步、聿嚴並侑之恭。冬授策於泰元、迄展奉瑄之禮。夜受釐於宣室、迺凝前席之思。飭增衍於豐腴、亶褒榮於冲逸。不遇有佐、適觀厥成。嗚呼。熙漢時雍、神休曾阻。侍祠之列、保魯邦錫。公暇尚懷夾輔之規、祇

擇隆恩永綏令祔。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園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傳似壽行。

慶元四年戊午 公年七十三。

慶元五年己未 公年七十四。

慶元六年庚申 公年七十五。

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朕因時

神。尊收御辰。適萬寶西成之際。房宿占象。飭九筵南鄉之儀。孝奏天地之臨。靈承祖宗之佑。竣寧方頒。為祭饗疏恩。豈後於耆英。錫以明綬。告於列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園公。食邑一萬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戶。周必大。器資偉亮。業履清醇。閔中肆外之文。本於經洽。經體贊元之用。懋乃彌。謂夙。騎位棘之班。久遂垂車之佚。鄉黨欽其德。行神明相之壽。祺屬稽三歲之經。載肅四阿之宇。禮崇越縉。祀不敢以廢尊。昨有均。蠶惠靡忘於及下。因念先朝之宿望。屢陪大典之作。成以溫。至之詞。代宣於祭。澤以烈。文之輔。助格於靈心。今雖適於里居。顧可藉於邦資。申陪多井之賦。併衍真。畚之封。



以廣祐休以昭敬異。於茲罔不恤祀。是爲商家之隆。未有遺年。亦繇虞氏而始。朕欲兼全於斯。義時庸加獎於舊臣。祇服徽章。益綏純嘏。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陳宗召行。

嘉泰元年辛酉、公年七十六。

二月、監察御史覺察呂祖泰上書及公姓名、特降少保。

制詞、勅大

臣從故里之安、務曲全於優禮。王者審治朝之聽、曾可廢於公言。肆予纂紹於丕圖、稽古率循於茲道。有衆弗協、固難獨私。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身受國恩、名推時望。文章議論、早膺烈祖之選、撫典禮時、幾尤重慈皇之注倚。歲月推移、於三紀、風雲感會、於千齡。翕九德以敷施、宜分同異。褒二人而有合、罔間初終。庶全天下之爲公、不愧先民之時若。乃拂協和之義、浸罹奮銳之偏。馴致狂生、易成僞習。視羣才之進退、分私黨之盛衰。沿類相從、殆水流而火就。暢萌以底幾、陰長而陽消。慨流弊之及今、謂造端之自汝。尤指元台之重、欲盡退傳之歸。自爲明哲之保身、則異於是。有匪春秋之責備、不在茲乎。駭異論之沸騰、溢臺評之枚數。獨念辭榮之久、因應

用罰之寬。姑抑宵班、庸儀有位。棄人間事而學輕舉、知久志寵辱之驚。引里俗識而志窮愁、諒一洗愛憎之累。倘休晚未無負隆寬。可特降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食實封如故。 卹文炳行。

嘉泰二年壬戌、公年七十七。

四月庚子、綸赴贛倅、公有詩送行。

十二月內批復元官。

嘉泰三年癸亥、公年七十八。

正月丙子、受復少傅告。

制詞、門下混同天下而一之中、宜示大公之道、體貌大臣而厲其節、載疏

駁貴之恩、眷言綠野之英、偶麗丹書之籍、復孤卿而跡舊、漢寵數以維新、播告大廷、誕敷明命、降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閔深而簡重、溫裕而剛方、博物洽聞、貫百家九流之奧、高文大冊、追三代兩漢之醇、思陵愛其有制、誥之才、孝廟識其真、宰輔之器、贊虞舜垂裳之制、久也於明謨、洎神禹若帝之初、



力裨於新政。庶官無曠。百職惟熙。懇辭機務之繁。旋俾保產之重。衣錦動故鄉之喜。建旌陞亞傅之崇。進退可觀。始終用間。時事靡聞於掛口。家居惟樂於著書。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始薄褫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合於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先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宜屈彝章。以全晚節。區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與知。敗宮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爰侈便蕃之渥。盡還寅亮之聯。仍方社之舊封。示安居之偉觀。於戲。福威惟時。朕庶幾倍命。倍復之公。明哲保身。臣固無三仕三已之累。益綏壽履。祗服恩私。可特復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主者施行。顏棫行。

五月壬子。綸被審察之命。

十月。綸除大理司直。壬子。益國夫人王氏薨。

十一月。郊祀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除參酌編文恭承明

祀。王入大室。首嚴禋祀之儀。帝臨中壇。致舉燔熏之禮。荷靈游之來需。宜國胙之均頒。乃聽耆人。宣謂耆德。爰孚渙號。臨



告明廷。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器量宏深、才猷通敏、有覺德行、夙並駕於淵鑒。發為文章、蓋上規於姚姒、早被聖人之賸、浸膺廊廟之求。翊贊兩朝、密勿敷陳之際、始終一節、雍容進退之間。蹇蹇王臣、皤皤國老、遂間館珍臺之適、乘安車駟馬之榮。千里封公、啟梁州之沃壤。三孤命秩、兼文殿之隆名。竊觀日主之圭、虔奉雲陽之玉、神光交燭、是宜降福之多。祭澤旁流、可後加田之寵。茲為異數、允屬宗工。於戲、奉郊廟之精禋、雖莫陪於黜相。緒旂常之成績、亦何愛於褒嘉。其服懋恩、益堅晚節。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莫予純行。

嘉泰四年甲子 公年七十九。

三月甲子葬益國夫人於廬陵縣儒林鄉斗岡之原、公為誌銘。

十月旦公薨於正寢、享年七十九。遺奏聞、上輟朝兩日、贈大

師賻銀絹一千疋兩。制詞勅朕遵先王之法言念今日祖風無多。睠言調鼎之英久遂掛冠之適。忽遺言之來諭詎慰冊之可稽。故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實食封五千八百戶周必大知周萬殊學鏡千古以文華國豈惟莊騷太史之工以道事君屢展稷契皋陶之書初振詞臣之譽旋疇真宰之庸既練習於國章尤精通於世務亮衆采於台極烈祖恃爲股肱捧文明於三簡聖父資其羽翼頃以棘班之峻往分帥閭之權雖餞於郇者有以冊申伯之勳然浴乎沂者無以奪會點之志遂致大夫之事聿觀晚節之香僭列三孤寄傲每存於林壑年幾八袞研精弗倦於簡編云胡一鑑之亡莫起兩楹之夢錫之密印繼以交衣於戲我威成文王之功靡忘繩武爾尚式周公之訓宜俾爲師賁於篚封服我光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李太異行

十二月丙申合葬於斗岡之原。事見郡縣志及永思堂記

開禧三年丁卯

二月辛酉賜諡文忠。諡議見附錄

嘉定元年戊辰

十一月內侍張延壽傳旨宣賜御書忠文耆德之碑六字并

詔詞臣撰書碑銘。文載附錄

年譜終



儒藏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校記

①降：《四庫全書》本周必大《文忠集》卷首附《年譜》作「隆」，疑是。

②所進書殿記：疑當作「進所書殿記」。

③助：《文忠集》附年譜作「詔」。

朱子年譜

清·王懋竑編撰

文瑜校點

李文澤一審

郭齊二審

清光緒九年刊本

《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清王懋竑編撰。清光緒九年武昌書局刊本。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雲谷老人、滄洲病叟，晚號遁翁，卒謚文，封徽國公。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徙居建陽（今福建建陽市）考亭，學者稱考亭先生。紹興十八年進士，歷任地方官九年，在朝任職僅四十天，為政主張恢復中原，講求荒政。其主要精力傾注於講學與著述，從學者達五百餘人，著述數十種，在文獻整理、校讎、訓詁、音韻、史學、文學、哲學等方面都有貢獻，為中國古代影響鉅大之人物。因而備受重視，自宋至今，後人所編朱熹年譜多達六十餘種（據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統計）。其中影響較大者有宋李方子編《紫陽年譜》三卷，然為明人竄亂，已失其真。明人所譜，如戴銑《朱子實紀》十二卷、李默《重刊紫陽文公先生年譜》五卷等，雖有一定影響，然可議處甚多，清四庫館臣或譏其「鋪張褒贈以誇講學之榮」，或譏其「竄亂失真」。至清人所譜，考鏡滋多，自不乏創獲。今人束景南撰有《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可參看。

懋竑此譜，以考據翔實，備受稱許。《四庫全書總目》云：「懋竑於朱子遺書研思最久，因取李本、洪本互相參考，根據語錄、文集訂補舛漏，勒為四卷。又備列其去取之故，仿朱子校正《韓集》之例，為《考異》四卷，並采掇論學要語為附錄二卷，綴之於末。其大旨在辨別為學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說，故於學問特詳，於政事頗略。如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後人頗有異論，乃置之不言。又如編類《小學》，既據文集定為劉子澄，而編類《綱目》乃不著出趙師淵。《楚詞集注》本為趙汝愚放逐而作，乃不著其名。至於生平著述，皆一一縷述年月，獨於《陰符經考異》、《參同契考異》兩書不載其名，亦似有意諱之。然於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考異審同之辨，原原本本，條理分明，無程瞳、陳建之浮囂，而金谿紫陽之門徑，開卷了然。是於年譜體例雖未盡合，以作朱子之學譜，則勝諸家所輯多矣。」實為中允之評。此譜詳考朱氏生平學問進益之歷程，對治宋明理學者，頗具參考價值。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壤、射飲讀法之禮無



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厯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

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
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
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
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
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
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
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
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



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

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



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鋟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徽猷、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



語一默、無非教也。況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著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

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慨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鉋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寢增於後未有萃其全者銑於朱



子受罔極之恩且爲鄉後輩與有曠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修之釐爲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卽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覩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

朱詆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此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尚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卽雖不文誼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岐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旣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



閒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
沂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
違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
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
嶢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疎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
邪蒙譏僞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益有起千載斯
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
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
譜所述又素乏討論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
孫河河指摘譜中外誤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
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
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
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
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袞典亦彙附於末與是
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
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

君學古人者也。寧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既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益以勉齋黃氏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戴氏因舊本釐正、附謚議詩文、而總曰實紀、重於徽也。考亭仍婺葉侯重修本、併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凌不敏無聞承先訓、如恐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侍御元山翁會老先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末胥見於建溪行臺、比詢家世、閒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盡、歎字跡多漫滅、亟欲修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序集矣。錄既成、侍御乃命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凌私心感激、其何可喻。復諭凌、撰序諸後。凌叨未齋奚敢、則以文辭顧義、不容緘也。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衍閎大、尊信表章、實程



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卽孔孟正脈也。夫子之道，萬世
一日，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不肖者之罪。
於今何幸，逢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得師，超軼
聞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尚晦祖，倦
倦思興起其學。冲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讐，卽其用心，
俱可想也。將使晦祖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孔
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或二公意也。要皆
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故闡而揚之。大雅君子，
冀原僭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旣望，十
一世孫凌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
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
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啟蒙、太極圖說、通書
西銘解義、楚辭集註、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
又有文集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
今家有其書，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讀其書而

不考其生平師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章事業、艱危患難之所履蹈、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章。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叙次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稱、而大端歲月之終始、可與稽也。明世宗時、李古冲從而修之、以舊譜爲多出於洪宣景間諸人之所改竄、是豈果齋之譜不復見於世歟。當古冲同修年譜、諸公在嘉靖之朝、姚江之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非舊本者、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疑其書之未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夫後人之折衷定論、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然而古冲之所修、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修荒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法、與陳同甫來注、當在其大書之下、及毀秦檜祠事、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畧者。家



兄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爲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本傳、與厯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舊刻於金陵、因不揣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能讀朱子之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而誦法步趨如親炙之焉。豈謂無所助益也哉。題曰重刻、仍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既望、紫陽後學洪璟識。

朱子年譜序

自洙泗徂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日再中矣。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已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愚誑後人。其說之是非，有目共見，摘瑕而攻者亦不乏人。顧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又急人知而名，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每明知其疵而嗜之，以致



眞僞之辯、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之道者、激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問學而尊德性者、汲汲辯言、謂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以爲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而不知適爲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燄、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功、由此益晦。是矛盾起於門牆、而朱紫之淆、將與爲終古、則識者所深憂也。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之

學既講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辯論諸書。又以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爲表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辯其僞而尊信之、其爲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爲年譜四卷。其閒辯



論之迹、考据所由、別爲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
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冰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
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爲附錄二卷。
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間博訪友朋、歸
而反復遺編、卒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
弟子究悉精蘊、辯超悟之詣、功利之習之非、以垂一
脈真傳。其爲學誨人、本末次第、瞭如指掌。俾有志於
朱子之學者、如就山川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不致

臨歧望洋、爲異說所迷眩。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之爲是書也、未嘗輕以示人。歿後十年、先生子箴傳乃出以授梓、而屬安國爲之序。國惟古人之書、蓋皆不得已而後作。其憂在百世、其成之也、必本諸闇然爲己、毋自欺之一心、故其序述聖賢、悉如其本旨、不敢以私意穿鑿、驅前言而就我。其有所論撰、又必體驗之後、得之真知、不敢據恍惚之見、妄託高深、奪學者之心志而迷所向往。

下此則微特炫其詭異、盜名一時者、不足語於聖人之道、卽閉門獨造、窮極幽險、以冀後世之有述、願立心之始、已不能豪釐無差、及其流失、豈獲免千里之謬。先生學朱子之學、自處閨門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舉無愧于典型。其成是書、固深懼朱子之學不明、卽孔孟之道不著、求年譜原本不可得、不得已筆削僞本、以反其朔、而窮年考訂、歿而後出、其斤斤致慎又如此。末學淺薄、望先哲之門牆而不



知所從入、愧無以發明是書、啟斯人之信從、故原古
人著述之成法、告天下學者、讀先生是書、庶幾知所
別擇云爾。昔乾隆壬申秋季中浣、高郵宗後學安國
謹序。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冲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閩本尤疎略。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庶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憑文集語錄以攷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

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據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



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己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爲一書、曰年譜考異、略倣朱子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

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尙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聖學考略、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間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著有朱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

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



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敘間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橐而先生歿遺言云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爲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

爲文義旣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
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以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
復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誣罔。李
古沖爲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刪改舊譜、卽晚年定論
之計而更詭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
閩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祛異說之囊橐、辨燕郢之
混淆、大啓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倣閑闢錄、學部通辨



大指、而發揮統緒、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之上。海內君子、必有先生知心焉、謬陳管窺、惟祈高明正之。

外孫孫全輟、全做敬書。

朱子年譜目錄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纂訂

卷一

庚戌至甲午

卷二

乙未至辛丑

卷三

壬寅至己酉



儒藏

朱子年譜 目錄

卷四

庚戌至庚申

年譜考異四卷

年譜附錄論學切要語二卷

先君子纂訂朱子年譜、歷二十餘年、凡四易稿而後定。別爲考異、附於後。又續輯論學切要語、並附焉。歲辛酉秋書成、先君子棄世、不肖等謹藏篋中。今年春、孫氏甥仝轍、仝做亟請付梓。竊



惟先君子此書、非一人一家之言、事體重大、而
廣其流傳、以質當世、誠子孫之責、宜祇承者。兩
甥惓惓行遠之意、甚可嘉尙。因出其書、與共校
寫、鋟於版刻。既竣、追溯先君子歿、相去十載、伏
讀之下、不勝泣然。乾隆十六年辛未秋九月甲
子朔、男箴傳謹識。

外大父編修公白田先生篤守朱子之學、於文
集、語錄別擇精嚴。晚年定著是書、蓋易簣前數

日、猶加釐正、不忍釋手。昔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子大學章句所謂生平精力盡在是書者、庶幾近之。全轍兄弟少小嘗侍先生左右、竊聞教誨、略窺纂訂之意。輒不揣譎陋、強綴例義十有二條、列諸篇端、覽者可以知其大概云。外孫高郵孫全轍、全敞謹識。

朱子年譜卷之一

王懋竑纂訂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行狀先生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入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韋齋公松字喬年爲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嘗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洪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年譜〕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

〔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按先生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語錄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
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曠義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行狀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日不若是
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
八卦也許譜

八年戊午九歲。

語錄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
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
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
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當如此做工夫



當時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何人

九年己未十歲。

行狀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譜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語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鮑鰲庚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于家庭。

年譜時韋齋爲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



曰韋齋以自警焉。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云、又
 得浦城蕭公顓子莊、劔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
 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雒之學。延平行狀云、
 先考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同學、與先生爲同門友。
 韋齋先生書昆陽賦後云、爲兒甥讀光武紀、至
 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爲道梗概、欣然領解、
 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先生跋云、紹興庚申、熹
 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寓建陽、登高邱氏之居、
 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
 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續集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文集遷墓記云、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年譜當韋齋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
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
少傅之弟屏山、劉子翬、彥沖。且顧謂先生曰、此三
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
事之、而唯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爲築室於其里
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
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
公因以其女妻之。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
籍溪、胡公爲最久。屏山醉於紹興十一年丁卯九月
二、籍溪則旌軒也。文集屏山墓表云、先人疾病時、
嘗顧語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
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已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白水墓表云、先君子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籍溪行狀云、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劉先生、旣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以就其學。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旣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得供灑掃之役、而事先生爲最久。少傅劉公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侍公左右。屏山字詞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友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榮容一作曄敷。人晦

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惟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一作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思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年譜墓在崇安縣
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某年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李方子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語錄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楊道夫少辛苦讀書。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年譜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準勅賜同進士出身。

年譜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語錄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曾祖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陳文蔚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語錄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



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葉賀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林履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王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錢木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册。一

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擲文集跋曾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跋徐誠叟詩云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賞穎有詩云共歎韋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



泉州同安縣主簿。

發蕭散冲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繇到古人
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夏
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
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
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
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
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洪按虞集作復
田記畧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同
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劔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
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公以
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
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梓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廸功郎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年譜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廸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語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埕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鄭可文集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



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要

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秋七月、至同安。

行狀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年譜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楣間。又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初、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爲文勸諭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



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以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怠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先生旣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厲、有本縣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語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

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潘時舉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卽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王過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葉賀文集答陳明仲書云：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文集高士軒記。

同安縣諭學者。

諭諸職

事。

補試榜諭。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

劄子。

舉柯翰狀。

是月丁酉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歲。秋七月子塾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年譜正月以檄至帥府盡模府中所有之書藏弄閣中。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庋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文集同安縣學官書後記云二十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樞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公即日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同安縣故書目序云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爲



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加嚴焉。

〔文集〕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文集〕射圃記云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予與監鹽稅曹侯沆分備西北。侯與予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皆感奮爲用。又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爲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

定釋奠禮。

〔年譜〕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

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朝夕觀覽、臨事無舛。拱。

申請嚴婚禮。

文集申嚴婚禮狀云、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妬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立故丞相蘇公祠于學宮。

年譜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元祐時學術風節爲世所稱。文集蘇丞相祠記。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歲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

年譜時秩滿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語錄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只逐段以紙簽

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黃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如此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繫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明德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館陳氏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名其室曰畏壘菴。陳氏世爲醫，名良傑，行狀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年譜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



學宮。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文集與范直閣書云。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與卑意不約而

合。又與范直閣書云、熹奉親屏處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泊如也。文集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行狀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時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媿如之。戊寅十一月、文集

存齋記云、許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春三月、校定謝上蔡先生語錄。

文集後序云、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



熹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後記云。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因書以示讀者。使無疑舊傳云。戒語錄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

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餘大雅

文集謝上蔡語錄後序。

謝上蔡語錄後記。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用執政陳康伯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本傳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



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年譜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數月而後去。行狀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豫章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韋齋於延平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年譜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

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洪語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畱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麟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理會不得。道亦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沈

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

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竦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李 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除太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做去真箇是不同。黃義 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廣輔

年譜是歲貽黃樞密書。黃各祖舜以三十一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

與俱歸延平。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壬午春復拜李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李時先生次子信年譜復寓西林者數月。文集延平行狀云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欣助爲世事洩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七月二十一日。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復差監南嶽廟。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年。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行狀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畱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
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
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
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
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
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
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
攘夷狄之外孑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
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
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
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
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



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文集壬午應詔封事。

文集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且以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文集辭免召命狀。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行狀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於大學之



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年譜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

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先是、先生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三。文集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年譜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除武學博士、待次。文集與魏元履書云、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_{作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然闕尚遠、恐不能待己、具請祠之劄、辭日_段之。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
非啟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文集論語要義
序云熹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
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
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
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乃慨然發憤盡刪
餘說獨取二先生玩本刪入此五及其門人朋友數
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論語訓蒙口義序云予既敘次論語要義以備覽
觀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始非啟蒙之要因爲
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
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
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
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



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

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歸劉氏田。

年譜按乾道中田券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去家頗遠時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肅公珙盡以畀朱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珏珏不受謀於忠肅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本

文集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

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細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在尚書應辰時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云尚書者蓋追題之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春正月、如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復往會。

年譜始、閩帥汪公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時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先生以十一月歸、正月卽往哭之。比葬、又往會。洪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如豫章。

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

所同也。白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
欵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
困學恐聞編成。

年譜先生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日其雜記
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歲書成文集困學恐聞編
序云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日其雜記之編
曰困學恐聞蓋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困學詩
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
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
猶恐是虛稱。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文集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
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
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
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

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俚俚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行狀：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年譜：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文集：戊午，謙議序。
與陳侍郎書：陳名俊，卿時。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文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



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但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耳。此篇又與張欽夫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尙有認爲兩物之弊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

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又與張敬夫書云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僮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



了却於致申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又與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

今皆不待安排、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



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又答何叔京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

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又答何叔京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答羅參議書云。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



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啗著痛處。亦可笑耳。續又答羅參議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續答許順之書云。秋來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

水災。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徧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年譜道經昭武。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先之以書而請見焉。棹文集與曹晉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年譜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畱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棹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六日庚午自潭城往南嶽。十日甲戌至。十三日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十九日癸未始離南嶽。二十三日丙戌至櫛州。次日與敬夫別而偕伯崇擇之東歸。凡二十八日至家。十二月二十日也。甲戌至庚辰詩名南嶽唱酬集。敬夫爲序。丙戌贈答詩文集有南嶽遊山後記。與伯崇擇之東歸名東歸亂藁。文集有東歸亂藁序。南軒集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塲。縮頸仍包羞。揭來臥衡門。無愧白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豪釐



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輶。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文集答詩云。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櫛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十二月至白潭州。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替施元之闕。本傳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于府以賑之。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鄉之耆艾劉如愚、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乃請於府。時知府事余公嘉以粟六百斛來、於是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遂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而浦城之盜、亦以無復、隨和而就禽。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知府事王公准



俾畱里中而
上其籍於府。

程氏遺書成。

年譜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文集程氏遺書後序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歿而其傳寢廣，然散出并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



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請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

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文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作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與曾



裘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爲言句所桎梏亦爲合下入處親切也。又答何叔京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

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作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答石子重書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畱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厭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抹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樸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



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頂籠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聞楊墨。

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又答許順之書云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

五年己丑四十歲春正月戊午朔子在生。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家貧親老急於祿養陳乞嶽廟差遣。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年譜時太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覲去國遂力辭。文集與陳丞相書云鄙性蠢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



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況復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敢再瀝悃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實爲莫大之幸。與汪尚書書云。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士者而爲進退耳。行狀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會觀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

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

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一。

乞嶽廟劄子。

文集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末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



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
 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
 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
 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
 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
 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
 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
 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
 本然而心之道或幾於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
 而無失爲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
 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
 間斷也但以靜爲本爾周子所謂靜者亦此
 貌自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
 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
 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

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年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其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



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

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元本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



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翫本作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翫本作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翫本作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

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



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寂。寂而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感。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

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



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所謂却於己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林擇之書云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

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又答



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又答林擇之書云、古人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卽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

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答林謙

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

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畱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年譜孺人歙州祝處士確之女。卒年七十。
文集外大父祝公遺事。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年譜〕按遷墓記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永鵝子峯下。及考吏部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遷於寂厯山卽今墓是也。豈韋齋之墓嘗再遷與。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墳誌。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仰睨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



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語錄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又云舊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楊

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年譜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夏五月。勅立社倉于五夫里。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劉侯與余既奉王公教。畱民所償官粟貶里。申次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歛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不欲者勿彊。歲小饑。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蠲之。請著爲例。既而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又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辛丑延和奏劄四云。臣所居



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士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存三千一百石竝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士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文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甲午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痛自歛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

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又答林擇之書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纔密。非常情所及耳。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一云。右。嘉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



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泊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髡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祈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則熹不勝幸甚。王脈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子孟精義成。

年譜是書後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文集序云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旣又取大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



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

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編次此書。錢板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旣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一月。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二。

狀三。

狀四。

資治通鑑綱目成。

文集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隲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



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幾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與蔡季通書云。通鑑節本節本元本只名綱目。取一綱舉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方得心安耳。王辰具續集以下又與書云。綱目凡例修改元本畧定。極有條理意義矣。到此更商榷之。但修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王辰又與書云。綱目元本作方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王辰與李伯諫書云。綱目三國以後草藁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癸巳又與書云。通鑑文字近



方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
 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殊費工夫，蓋舊看正史
 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了。癸巳又與書云，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修得晉事，粗定條
 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
 故前書奉速。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修得大字
 數卷來，尚未得點勘。癸巳與林擇之書云，通鑑工
 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
 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
 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別集答呂伯恭書
 云，近稍得暇，整頓得綱目。元本作通鑑數卷，頗可觀。欲
 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甲又答呂伯
 恭書云，綱目草藁畧具，俟寫校淨本畢，卽且休歇
 數月。亂未答劉子澄書云，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
此本一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
 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

訂正。異時脫藁終當以奉累耳。又云、近看溫公論東旡作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余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輒答張敬夫書云、



通鑑綱目近再修到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日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脫藁求教耳。酹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越答李濱老書云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櫟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紀答呂伯恭書云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仔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張肝答尤延之書云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爵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

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但據實書之曰某人某官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邱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軻又答尤延之書云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實有所不敢從也軻答潘恭叔書云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畧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



精力早衰不能卒業恐爲千古之恨耳。兩王寅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貼黃云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閒秩卽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候臨決語錄綱目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余大雅後綱目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陳淳行狀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云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

及修補
爲恨。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文集序云、余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旣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余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答呂伯恭書云、名臣言行錄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尙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癸巳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年譜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



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先生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先生至是發明其義。洪語錄向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

文集西銘後記。

文集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

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壓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覩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

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

祠。

文集辭免召命狀五。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年譜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先生謂二程先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手授二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



盡意之微指間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知有所統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來。而五峯胡氏以先生非止爲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至是爲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杞文集答胡廣仲書云。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考互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程允夫問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答曰。當日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文集太極通書後序。丑 太極圖說後記。癸 再
定太極通書後序。丑 通書後記。未 題太極西
銘解後。幀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年譜先是有旨再趣行再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
至是進呈乞嶽廟劄子。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屢
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朱某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居住。橫行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
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
再辭。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狀二。

六月程氏外書成。



文集後序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
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
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
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
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
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
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
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
道癸巳
六月。

伊洛淵源錄成。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
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
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又
答書云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又答書云外書

淵源二書頗有緒
否。幸早留意。甲午

冬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合辭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行狀。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年譜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旨劄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先生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狀四。

申建宣

府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編次古今家祭禮。

文集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雜牘本可參校。



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
 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
 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周答鄭書等
 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
 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
 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
 豈不美哉。洎熙元年五月。答鄭景望書云家祭
 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
 入卽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
 第七、徐爲第八、而遞僭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
 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
 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僭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
 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
 詵、徐潤、孫日用七字。此板須不然卽存舊序而別
 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板免

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板。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今家祭禮二十卷。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

朱子年譜卷之一終

校記

①夏：當作「更」，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引洪去蕪《朱子年譜》紹興二十年條。

②得：當衍，見《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標點本）卷九七。

③段之：當作「投之」，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

④名：當作「天」，見②所引書續集卷三。

⑤按此「處」字不誤，所疑無據。文中多處皆類此。

⑥目：當作「日」，見右引書。

⑦陳搏：當作「陳搏」，見右引書。



朱子年譜卷之二

王懋竑纂訂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



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道。

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二作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閭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八昧又答呂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輒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酇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越語錄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李閱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謝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
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
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
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
十四聖賢氣象蕭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
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
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
孫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
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
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
以游心楊道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
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王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爲鵝湖



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畱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

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
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
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
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
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
知今竟如何也。癸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
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
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甲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
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
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
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甲
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
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
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癸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
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杞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杞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已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杞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杞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杞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畱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橫嘗與滕璘游。見山水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日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梓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便道往哭之也。又答呂

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開警良多。熹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畱也。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

文集祭汪尚書文。

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秘書省秘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



祠許之。差管武夷山冲祐觀。

行狀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因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祐觀。年譜時上諭大臣獎用廉退之士，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卽從其請。文集辭免秘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秘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



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逾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夤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壟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

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少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辭免秘書郎狀二。答韓尚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



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

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陂從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托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于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



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怱怱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菴曰順寧。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程氏集答何叔京書云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炳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杞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杞答胡季隨書云熹



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癸卯語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已楊醺後夫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煥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兩語錄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解不知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出、所以做

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有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解脚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解人知語學者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仔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解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解郭友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解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解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如此書某白三十歲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解曾祖道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



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
 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
 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
 章之意反復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朱庭叟集
 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
 別者是未定也陳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
 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
 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
 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謹拱某釋經每
 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子方某解書如
 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
 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葉賀每常
 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
 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道文集答潘端叔書云
 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
 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

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好評量也。癸卯張元德問曰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攷集註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當饒辰語錄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註儘得。郭友問論語或問曰是五十歲玩本作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訕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冬十月。先生孫鑑詩傳遺說先生詩集傳序。呂氏家塾盡去。丁酉歲附見於辨證。呂氏家塾。



讀詩記後序。壬寅九月。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卿
春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
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
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
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
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
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
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
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
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
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
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答范伯
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故集傳中不
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佳。亦收在後語中矣。杞
前答呂伯恭書云。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
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

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冬未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及之。此亦得間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畧修舊說，訂正爲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仔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



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也。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陳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卽自有伯恭之書矣。又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畧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也。又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又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又語錄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編排放在前面驅逐序過

後面自作一處。陳叔子補入詩序、東漢儒林傳分
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
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
序，愈說愈疎。郤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
其間言語太過，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
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
詩序之果不足信。賀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
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
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大續集與葉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
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內，恐要
帖換也。疑未詳其後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
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
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寅經
後，以還其舊。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書古易後。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



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周易跋。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



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

文而就經。詁經本作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象，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



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周易會通議此文集
答呂伯恭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
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象文言之。始因
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
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
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
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
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
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容假託卦象爲
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
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
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
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
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
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
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

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只用祭祭則利。田田獲三。孤孤田獲三。卜卜則吉。利利建侯。侯侯只。田田則吉。公公用。享享則吉。天天子。子子只。是是依。此此。凡凡。此此。之之。類類。不不。一一。亦亦。欲欲。私私。識識。其其。說說。與與。朋朋。友友。訂訂。之之。而而。未未。能能。就就。也也。杞杞。答答。虞虞。士士。朋朋。書書。云云。寄寄。示示。趙趙。倉倉。易易。說說。簡簡。易易。精精。密密。恨恨。未未。得得。一一。見見。面面。扣扣。其其。詳詳。也也。但但。象象。數數。乃乃。作作。易易。根根。本本。卜卜。筮筮。乃乃。其其。用用。處處。之之。實實。而而。諸諸。儒儒。求求。之之。不不。得得。其其。要要。以以。至至。苛苛。細細。繳繳。繞繞。令令。人人。厭厭。聽聽。今今。乃乃。一一。向向。屏屏。棄棄。濶濶。畧畧。不不。復復。畱畱。意意。却却。恐恐。不不。見見。制制。作作。綱綱。領領。語語。意意。來來。厯厯。似似。未未。甚甚。便便。也也。昨昨。於於。乾乾。坤坤。二二。卦卦。畧畧。記記。所所。疑疑。之之。一一。二二。今今。謾謾。錄錄。呈呈。幸幸。爲爲。詳詳。之之。試試。因因。語語。次次。以以。盛盛。意意。扣扣。之之。後。已已。與與。趙趙。提提。舉舉。書書。云云。大大。抵抵。易易。之之。書書。本本。爲爲。卜卜。筮筮。而而。作作。舊舊。亦亦。草草。筆筆。其其。說說。今今。謾謾。錄錄。二二。卦卦。上上。呈呈。其其。他他。文文。義義。未未。瑩瑩。者者。多多。未未。能能。卒卒。業業。姑姑。以以。俟俟。後後。皆皆。之之。子子。雲雲。耳耳。近近。又又。嘗嘗。編編。一一。小小。書書。畧畧。論論。象象。數數。梗梗。概概。并并。以以。爲爲。獻獻。柄柄。斲斲。丁丁。答答。陳陳。明明。仲仲。書書。云云。讀讀。易易。亦亦。佳佳。但但。經經。書書。難難。讀讀。而而。此此。書書。尤尤。難難。廷廷。老老。所所。傳傳。鄙鄙。說說。當當。時時。草草。草草。抄抄。出出。未未。



成文字。然試畧考之。亦可見門戶梗概。後已答余
正叔書云。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
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須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後申答鄭仲禮書云。示諭讀易之說。甚善。熹蓋嘗
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至於經文
亦但以虛心讀之。間畧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
則便放下。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
著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啟蒙。朕答
孫季和書云。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
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
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
以傳釋之。則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
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
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
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空妄
說也。又嘗作啟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

今往一通試看如何。剞楨答劉君房書云、木義未
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摸印、有誤觀覽。啟蒙自
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紀卯答楊
伯起書云、讀易想益有味。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
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
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剞楨語錄某之易簡畧
者、當時只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過了、
某只就語脈中畧牽過這意思。劉問本義何專以
卜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彖
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
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大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看易。曰、易未
好看、易自難看。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又問讀
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
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畧得聖人之意。
寓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



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孫方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偶沈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年譜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本傳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任。

文集辭免知南康軍狀。

冬十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請祠。

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卽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

文集乞宮觀劄子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啟行候命于鉛山。

年譜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屑爲用於大體却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離家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止崇壽僧舍。

二月復請祠。

陸子壽來訪。

〔文集〕和鵝湖寺子壽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語錄〕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子壽看先生解、莫顯乎微。



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檢點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檢點也。先生曰、固然。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少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院清規樣、亦自好。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



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了路。設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後却錯了、不可知。俱 **文集** 答呂伯恭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答渠書與劉涪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忙 胘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學生、又有與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瑋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

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煇肝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畱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煇文集答曹立之書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拚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



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日子言之可懷。逮余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余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發書而問訊。並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道之深嗟。唯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

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子壽以知仁，針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答傅子淵書云：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子庚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年譜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務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士人鄉人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人以事其父

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宮、以暇時與教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本祺先生每四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說、亶亶不倦。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李本

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一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

年譜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畀付民社、將使宣明教化、敦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而已。其爲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髡、司馬延義、熊仁贍、義門洪



氏等遺跡與夫白鹿洞學宮之廢址濂溪先生周
公西澗先生劉公父子了翁先生陳公祠宇之有
無並核其實以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
生配其陶靖節潛劉西澗父子屯田員外郎劉渙
想道李公擇尚書李陳了翁諫議公皆南康人
翁則請則別為堂祀之榜曰五賢堂洪本南軒為記
五賢祠尤
文集知南康榜文。又牒。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壯節亭記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尚書屯田員
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為作小
亭於其前立門墻謹局鑰以限樵
牧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壯節亭記。

請祠不報。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年譜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捐俸錢屬西原隱者崔嘉彥董其役繪諸葛武侯像於堂中書武侯制表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楣間。後又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爲吏民禱禱之所。時歲適旱禱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因榜曰起亭。洪

文集臥龍菴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四五日一至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又答呂伯恭書云



學中畧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畧爲發明、亦未嘗輒升講座、侵官、賣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衮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畧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不敢有毫毛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追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又云、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並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具狀奏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而星子尤甚。因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乞賜蠲減事下戶部。

請祠不報。

秋七月以庶僚不合用劄子申省自劾。

行狀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申乞罷黜。

八月嚴別籍異財之令。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



至竟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鋤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也。
文集曉喻兄弟爭財產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咸平中有勅重修。其後淪壞日久、莽爲邱墟。乃爲訪求遺址、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明年三月訖功、率賓佐合師生修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并編求江西諸郡文



字藏之。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
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
反。文集白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
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
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
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
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
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
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
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
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
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
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

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故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東萊呂公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摹



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厯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

予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
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
遂格。有志之上，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
刑文憲，侵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黜棄剪滅之
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
力之實。躡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
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
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
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懇實之餘風，而遵守離經辨
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
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
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蹟，
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
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
具於當途執事所記者，皆不書。

文集白鹿洞賦。

白鹿洞牒。

白鹿洞成告。

先聖文。

是月、申省自劾。

申省狀言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流移。乞特與敷奏、早賜罷黜、以爲遠近牧守之戒。十二月、又以未蒙處分、復申省自劾。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申轉運使狀云、據都昌縣稅戶等言、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本軍城內。都昌縣有廟二所、水旱禱禳皆有感應、乞加封號。又據本縣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撫州吳澥所著辯論、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



以品節尊名者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春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復奏乞免星子縣稅錢。

去顏^⑧六月奏事下戶部。戶部下之漕司，責以上供對補。乃復上奏州郡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有此奏請。今乃限以對補，勢無從出，不過剜肉醫瘡，以欺天罔人，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欲望聖慈，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捐，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文集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文集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余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當刻之。冬。風雪南山解袂。儲州。今十五。當作年。公試畿輔。公當作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畱。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



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膺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胄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



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
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躋。而晚得其味。
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
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賢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
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
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
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
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
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
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
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
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
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
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
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
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神道碑云。公之教

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年譜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洪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欽天竟不起疾極可痛傷。熹前月初遣人請祠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荆州之訃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之泣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奈何。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



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張敬夫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

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寄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堵所傳凡數十



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乎。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又豈予之所得而

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也。玆答石子重書云：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遊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玆答范伯崇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



此病不是小事也。顛答呂伯恭書云：長沙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須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板行也。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歛，慙實則已多矣。嗟！與劉子澄書云：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之俊偉明快也。黜辟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閑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屢語錄：欽夫見

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鱣升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鴈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解人知

三月，請祠，不允。

修學，申乞以泗水侯從祀。

申省狀云：昨因修葺軍學，見從祀神位名號差舛，具狀申尚書禮部。準本部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已奉安訖，而泗水侯孔鯉獨未得在從祀之列。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孔伋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申乞頒降禮書。

申禮部狀云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又乞增修禮書狀云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攷頗未詳備。又近者禮部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文集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本軍木炭錢元係交納本色紹興年間改折納錢以稅絹紐折比之紬絹計增一倍比之本色計增三倍重困民力到任之初卽申提點坑冶司乞與裁減又具狀申省準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是泉司奏下凡三屬縣歲減二千緡提點坑冶司文集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劄子二。劄子三。

應詔上封事。

〔行狀〕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人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



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唯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唯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軍節^⑪旣覈、屯田旣成、

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贊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



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耻又何時而可雪耶。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前日妄發本期密贊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唯其所制，非已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宇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璠

朕與江東陳帥云、熹疎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陳帥與周參政劄子云、蒙諭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語旣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反若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
周參政文集庚子應詔封事。

請祠不報。

秋七月、再奏南康軍旱災。

大修荒政。



年譜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益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小民、安分著業、以待賑恤、毋得輕有流移。令主戶各存恤其客戶、有餘米平價出糶、以濟鄉閭。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爲責償。如有違令、閉糶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衆作鬧、定當重作行遣。又計度本軍別無儲積、常平米斛甚少、乃兌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餘貫、糶米一萬一千餘石、以備賑糶。又以賞格勸諭富室、得米一萬九千石、賑給饑民。又奏乞畱六年未起米及本年檢放外餘米、盡行撥賜。又乞令轉運常平兩司、將所管常平義倉、通融支撥、應副軍糧。又乞許依分數放免外、其今年夏稅未納錢帛、權行倚閣、俟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本年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又奉旨三等

以下人戶零欠夏稅並與倚閣放數既寬以故民無流移。凡荒政涉冬皆已有緒。洪語錄先生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早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滕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滕行狀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並奏請截畱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



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
 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
 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
 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
 數四。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
 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靖。

〔文集〕奏南康軍旱傷狀。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奏推廣御筆指
 揮二事狀。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糴行
 倚閣夏稅錢帛狀。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
 充軍糧狀。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申南
 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申南康旱
 傷乞倚閣夏稅狀。乞聽從民便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擅開集劄子。報經總制錢數
 目劄子。乞減移用錢額劄子。乞行遣欄

米官吏劄子。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乞

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

勸諭救荒。

與江東陳帥畫一劄子。

與

江東王漕劄子。

師愈江陳轉運判官

與漕司畫一劄子。

漕王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丑

九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

劄子云、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以藏泊舟船。每歲錢糧綱運並商權舟船、俱於寨內拋泊。雖值風濤、亦免沈溺、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砌石損動、寨內沙土填塞、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今緣本軍旱傷、細民缺食、準紹興年令、災傷州縣、可以募人興工者、預行檢計工料、奏聞。本軍已



委官檢計合用工料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而公私舟船得免沈溺之患。

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堤劄子。 乞催修石堤劄子。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春正月開場濟糶。

年譜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轄賑糶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

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畫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移捐瘠之患。洪

二月，陸子靜來訪。

年譜子靜來訪，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請書於簡以詒同志。洪文集跋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



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人德之方矣。附陸子靜講義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先生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昔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

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相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厯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疾心痛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子勉之以毋負其意。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辛丑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弊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旣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旣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却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而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

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未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捉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仔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六丑語錄謂楊道夫曰。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亶亶地去了。干名逐利。



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夫子靜只是拘。伊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麟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鮒文集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

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瑛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



病也。張答符復仲書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捨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後子附陸子靜與符復仲書，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文集答項平父書云：示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烹平日常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

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度幾不墮一邊耳。鯁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年譜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



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乞與蠲放。其上二等入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四、請降勅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皇帝御書九經註疏印本等書。

洪文集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閏三月二十七日、去郡東歸。

年譜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梓語錄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訊而禁之。次日、杖之譙樓下。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

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陷溺一至於此。楊道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年譜：劉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正卿、彥卿、元孫濤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渡湖口而歸。是月壬戌還家。洪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閏三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以四月十九日至家。

秋七月，除直秘閣、三辭。

年譜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
出粟人未推賞辭九月告下復辭不允又辭行狀
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
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
文集辭免直秘閣狀一。
狀二。
狀三。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文集祭呂伯恭著作文云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
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
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
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
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
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
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



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
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
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
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耻
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歛然
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旣海
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
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
旣厚。而養之深。取之旣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
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
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
承詔奏篇。則右尹所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
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
一臥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聞逍遙以曳杖。恍沂
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惟傳
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雉。何此望之難。必奄一



夕而常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炯。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賤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吉之可懷。懍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也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旣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年譜先生稱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又曰。讀書如伯恭。方可爲變化氣質。至是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旣爲位而哭。又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歎其難繼也。枹文集與劉子澄書云。伯恭

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韜璫又與劉子澄書云、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媮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也。魴答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當爲深歎息也。魴詹寅之詹語錄、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李閔看大事記曰、此書甚好、考訂得仔細、大勝詩記。何人文集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跋呂伯恭書說、附東萊集與朱元



晦書云、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不可不省察也。鯁又與書云、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文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爲樣、轍回擒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歛藏之功、斯文之幸也。鯁又與書云、張五十丈祭文、讀之泣然、不唯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心、屹然益堅、幸甚。願益勉之、使宏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世模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旺、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鯁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私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年譜時浙東薦饑宰相王淮薦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賞行遂受職名本洪文集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年譜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並南康兩事共七劄上之本行狀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本行狀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詔



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

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抹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乃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



與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
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客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
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
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
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採荒
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
暇。蓋急於拯民罄竭忠惓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
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
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
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
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
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
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
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奏劄六。

奏劄

七。

十二月六日視事于西興。

行狀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

奏劾賈祐之不鈔劄饑民。

奏狀言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並無鈔劄委是不職乞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年譜初奏事延和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頒行。



儒藏

朱子年譜 卷二

朱子年譜卷之二終

校記

- ①卷：當作「拳」，見《象山全集》卷三四《語錄》。
- ②皆：當作「世」，見《朱熹集》卷三八。
- ③木：當作「本」，見右引書卷六〇。
- ④靜：當作「壽」，見右引書卷三四。
- ⑤交：當作「文」，見右引書卷八七。
- ⑥「以」下當脫「教人」二字，見右引書卷七四。
- ⑦上：當作「士」，見《東萊集》卷六。
- ⑧顏：當作「歲」，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
- ⑨嘗：當作「常」，見《朱熹集》卷八九。
- ⑩天：當作「夫」，見右引書卷三四。
- ⑪節：當作「籍」，見右引書卷一一。
- ⑫開：當作「關」，見右引書卷二〇。
- ⑬將：當作「嘗」，見右引書卷一三。

朱子年譜卷之三

王懋竑纂訂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春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婺州、衢州。

行狀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語錄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既自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剗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畱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却托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及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置木牕關防再入之人難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鄭可學

奏劾密克勤偷盜官米。

奏狀言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分上虞新昌嵯縣交卸賑



濟。今臣巡歷到嵯縣點檢其所押米一萬三千石內折欠升合拌和糠泥之數計缺米四千一百六十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交量發下賑濟。仍拘管密克勤送獄根勘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監追所盜米斛送納賑濟。

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

奏狀言。臣巡歷到婺州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米塲。無人在彼糶米。據人戶衆狀告訴。本縣分撥上戶朱熙績就近在本塲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復發米前去。及臣巡歷到彼。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一塲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批歷頭。所散粥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就食者反爲所誤。狼狽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狡切害之事。若使人皆

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哭東萊呂公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嶧。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問得實。反爲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爲主張。至今未竟。及旣遭旱。嶧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飲食。未至流移。檢放諸縣。都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七八分。而嶧只作一分六釐減放。開化縣被災不減常



山而其所放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尚存山谷之民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嶧恬然畧不加恤但知一概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敢昧萬死按劾以聞。

奏劾張大聲孫孜檢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遊縣丞孫孜前去檢視覈實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以致被災人戶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亡甚衆。望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并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至是來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乞賜鐫削。

奏狀云、臣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目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旱已在不赦之域。顧以救荒事亟、未敢乞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賜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行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



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條奏諸州利病。

〔行狀〕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抹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年譜〕又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輪之患，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本傳〕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奏狀言、聞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遣人走探、已據回報、卽親往看視、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募人打撲、赴官理^①瘞。本司亦支錢添貼收買。臣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奉御筆回奏。

奏狀言、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已同本府發錢收買焚理、續奉御批、令臣分詣祈禳、更行支賞召人收捕、令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卽同帥臣就府治設醮祈禳、又於先支錢外加倍增貼、召人收捕。今據申到、并已收買焚埋、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爲此先具奏聞。

巡歷紹興府屬縣入台州界。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

申省狀言、熹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又伏覩臣僚所奏本縣饑民事、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已先行下衢州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奏劾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

奏狀言、臣昨親見寧海縣人戶流移、自到本州、卽行詢究、見本縣流移人戶已千有餘口。其知縣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欲望聖慈、特賜罷黜。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

申省狀言諸州連歲災傷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仍嚴責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間乞委自本司差人權攝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奏乞畱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

奏狀言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糴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全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特降睿旨許令善堅在任同本州守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知台州唐仲友與丞相王淮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七月先生巡所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汚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僞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司理院鞠實。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畱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初王淮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六上淮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說開陳

故他無鐫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霍是歲穀重熟。洪本

八月畱台州乞賜罷黜。

奏狀云臣之所以久畱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虐吏民。今新知本州史彌正已到俟其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日下起發不敢稽畱外再臣雖孤賤明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未蒙朝廷準依常法畧賜施行則自是以往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臣謹上奏乞賜罷免。十八日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又以未蒙處分再乞黜責。

毀秦檜祠。



年譜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曰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諂諛偷惰之風寃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旣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檜

除直徽猷閣再辭。

年譜獎賑濟之勞也。先生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蠲等疏

榮懼非所以示勸懲。況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
論訴。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而體究指揮尚未
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容
遠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
文集辭免進職奏狀一。

奏狀二。

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辭。

年譜蓋奪唐仲友新任也。先生初聞江西新命。卽
日解職東還。具奏言。臣自早歲卽甘退藏。妄意討
論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今蒙恩許解賤職。正愚臣
得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
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臣
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文集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剗饑民狀。丑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丑 奏抹荒事宜狀。丑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丑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乞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其作捺湖埂亦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早賜米斛。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丑 奏巡歷婺衢抹荒事件狀一於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婺州糶米糶濟。一於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衢州賑濟。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丑 奏請畫一件事件狀。丑 奏張大聲孫致檢放旱傷不實狀。丑 乞賜鑄削狀。丑 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其二乞減度牒米數其三再乞賜



錢會三十萬貫。又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
 錢並行住催。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
 役錢展限起催狀。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
 欠狀。乞推賞獻助人狀。婺州金華縣進士陳
 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廵功郎。婺州浦江縣進
 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婺州東陽
 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處州
 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廵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乞修
 德政以弭天變狀。奏蝗蟲傷稼狀。御筆
 回奏狀。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
 狀。奏抹荒畫一事件狀。一被災州郡督理夏
 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
 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一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早
 帳及早差官檢放。一請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
 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止賣五百貫。一聞村落間

已有彊借劫奪之患。乞早撥上項錢數，宣布存恤。自可以銷厭禍亂之萌。然後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擒捕，致之憲典。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一、獻納減半賞格，止於紹興一府。今乞於浙東一路通行。一、興修農田水利，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一、七州糴濟用人，甚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之人，權行差使，庶可集事。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一、蝗蟲傷稼，催促差官檢視及支錢收捕埋瘞。一、乞賜指揮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一、乞將嵯縣上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別賜處分。一、至新昌縣，連得大雨，中晚之禾間有可望，而秋序已深，恐難結實。荒熟之形，切宜子細分別。一、已損田畝，不堪收割，皆欲耕犁布種。



蕎麥二麥之屬。乞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民間及早耕種。其有缺少種糧。更令官司量行應副。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乞撥錢。拊作二百萬貫。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一減半賞格。已許於浙東一路通行。乞刪去。今來指揮所增委曲關防之語。庶幾人爭先應募。一乞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乞特與蠲放。一乞許於賜給錢內。量撥什三於合修水利去處。審實應副。一乞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一被災州縣人戶往外興販糴糶者。不得邀阻抽稅。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奏台州免納丁絹狀。再奏乞給降錢物及減放

住催水利等狀。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

平米狀。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狀、一奉旨

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緡、即時分撥應副

諸州、仍詢訪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者、一縣數

人、與州縣官公共措置募船前往收糴米斛、仍請

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添助賑糴、又立式

選差都正鄉官、家至戶到抄劄饑民、取見的確數

目、俟將來闕食、就行糴濟、一已諭州縣官吏常切

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糴、收錢運

糴、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一興修黃巖水

利、支錢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林鼐、蔡錦、公共

措置、其本縣知縣范直與不甚曉事、難以倚仗、乞

特與嶽廟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與役救荒

不至闕誤。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上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第二狀。

第

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申乞禁止遏糴狀。

申乞賑糴賑濟合行五事

狀。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糴濟狀。

申抹荒

事宜畫一狀。

申乞許令佐白陳嶽廟狀。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詔免回避復辭。

年譜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言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其在微臣固已深幸。但臣前所奏尚有未蒙聖察者。欲望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且臣祖鄉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些小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又辭以爲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



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名不允之命下又辭以爲前按唐仲友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人蔣輝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難以例霑恩賞。

詔並不許。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奏狀二。

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年譜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且乞奉祠極言昨來所按賊吏黨與衆多綦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無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



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一身就閒庶可少紓患害。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薦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故先生奏言及之。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年譜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以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行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年譜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

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作感春賦以見意。洪

夏四月、武夷精舍成。

年譜結廬於武夷之五曲。正月經始。至四月落成。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洪本韓文集武夷精舍雜詠。併武夷權歌十首。辰

冬十月、如泉州。

傳安道自得與先生有先人之舊。是歲八月卒。往弔之。十二月歸。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歛凝定。以



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文集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

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即又答呂子約書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畧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以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睽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



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以答路德章書云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

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癸卯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巳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白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巳答孫季和書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云：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



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甲辰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蠶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已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甲辰答耿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甲辰答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

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已答黃直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啟之。續集庚戌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辨陸學之非。

文集曹立之墓表云：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



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益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于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盡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于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于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曄答劉晦伯書云：立之墓表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

莫但據實直書耳。續集與陸子靜書云立之墓表
今往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何如。
明陸譜答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
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
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
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
地。槿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
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
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于學者又爲此
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閑齋錄性。眈。答陸子靜
書云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
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
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砥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
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卽在面前此而不
察乃欲別求元妙于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
日侵去年裁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



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兩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論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

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軻又答諸葛誠之書云。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消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生嫌隙也。軻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懷抱。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軻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



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打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五、昧眊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

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軾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軾與黃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續集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必有待講學省察而後



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狂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物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狂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之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狂答邵叔義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

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配答程正思書云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開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軾又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配答陸子美書一。兩書二。打與陸子靜書五。戊申十書六。配晒附陸象山兩書。語錄陸子靜之一月。學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



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

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後世、卽今便是。鶚賀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聾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鶚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



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
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與
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
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
百怪如此，可畏。錢木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
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
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
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
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陸
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
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常代之下語云：不
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
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或說象山說克己復
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
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却如小兒作劇
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

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蹙沒理會處。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



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
何。曰他是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
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
愛如此。黼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
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
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
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言堯
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
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
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
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
底語。黼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
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
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
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

治者。如禪家說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涪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又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誤必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纔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纔見



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黷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仰文集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

已耳。琰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琰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指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啟其紛拏不

辨陳學之非。

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願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任俠豪舉。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辨難先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文集與陳同父書三。喉書四。書六。郕書七。書



八。乙書十。兩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語錄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向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孫賀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楊道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李閔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他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廣輔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鄭可或問同父以說皇帝王霸之畧而一身不能
 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
 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
 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孫集賀
 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
 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啟蒙成。

年譜：六經遭秦煨燼，唯易以下筮得全。迄漢魏流
 爲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
 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
 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
 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
 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
 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
 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

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爲次凡掛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始復其舊梓爻集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於此其專於文義者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無疑於其說云
淳熙丙午暮春旣望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旣陳兩儀斯設



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卑、初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

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旣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明筮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



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入。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入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稽類。入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

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具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日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旣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答陸子美書云、近嘗作一小卜筮書、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濶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方賓王書云、熹向來作啟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語錄啟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

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葉賀文集答袁機仲書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綠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啟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畧，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云：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

見伏羲來。狂妄僭
率幸勿鄙誚也。

秋八月孝經刊誤成。

文集後記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
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
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
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
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
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
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
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卽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
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春正月、如莆中弔陳福公。



儒藏

年譜以三紀游從晚歲知己且爲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並爲文祭之。

文集祭陳福公文。

陳正獻公行狀。

三月小學書成。

文集題小學書云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具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年譜先生旣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

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畧備焉。洪本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年譜以三月除，至夏四月拜命。洪本別集答劉子澄書云：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爲恩。新揆周又書云：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年譜時上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
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
長。故有是命。以疾辭不許。告詞云。勅宣教郎直
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
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
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
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
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
事。淳熙十四年七月某日。陳居仁行詞。行狀十四
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本
傳十四年。周必大相除
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

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啟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劄子二。劄子三。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語錄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白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寃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畱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



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疎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



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
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
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
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
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
須畱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
多須畱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
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
不聞此果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仔細採探却來
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
久闕正官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
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李閔行狀十五年促奏事
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
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
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
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

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覲已死王忬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熹以未能卽日拜命供職卽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俟病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辨卽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



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⑩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會陳乞磨勘。蓋先生改職^⑪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

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日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



九月復召辭。

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
 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焉。
 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
 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
 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
 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謹論。畱
 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諗。所反初服。
 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指麾何意於去
 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
 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閒之祿。身雖在外。亦有
 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
 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洪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辭免直寶文閣狀。
 狀三。
 辭免磨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行狀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文集戊申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論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



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
畧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
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
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
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
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
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懇扣辭避而不能
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
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
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
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
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
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
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
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
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

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瀉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始非俗醫常藥之所



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畱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

[illegible]



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

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慄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其實，伏乞聖照。陛下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

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

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
下既皆不位以蒙聽納臣下稍至有或識無不以
復益有言此者蓋納其言根他事亦不見動近年事以為言者無
人於度外而姑論其致所言爭唯如及此亦以用故置此之無
見聞之以為人常事而為異足言正如之及此亦以用故置此之無
時有聞之以為人常事而為異足言正如之及此亦以用故置此之無
道思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猶復論豈可近年冬雷秋雪時
竊思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猶復論豈可近年冬雷秋雪時
愛幸之人必使幸未蒙誅斥而猶復論豈可近年冬雷秋雪時
而臣所深憂又有恐其不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下
深為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下
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
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
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
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
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
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
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
之聞之道路自王井既逐之後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



得其指意。風喻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僧也。今雖去之。而外未正其罪。以致聞向者。實將帥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內。外。營。救。遂。致。有。罪。人。滿。網。言。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平。既。而。又。有。偏。足。為。聖。政。以。小。人。而。重。兵。或。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非。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謔。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

曜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



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收營大內，既成，躬
 我文字，言有邪學，而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
 文之也。伏惟陛下遠近稽其方寸，以之正地，造區夏，而明
 則一也。於正矣。伏乞聖照。取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
 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
 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
 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
 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
 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
 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
 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
 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
 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

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
臣昨來而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自今欲耶？果欲天理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欲天理之萌，則必謹而察之。使此少有其理耶？爲人欲耶？果欲天理之萌，則必謹而察之。事之其無有不當憂之知，其力之不當憂之知，其行之間，則非去之恐其去，則去之恐其去，則去之恐其去，則去之恐其去。



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
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所
私欲得介乎其間而天下之本不存。此具伏
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此具伏
照。聖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
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
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
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
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畧之甚也。
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
畧。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
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
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鬪冗庸妄之輩。或
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
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
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
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
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

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
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
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
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補導而
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
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
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
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
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
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
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
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
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
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



五
一
三
三

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當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



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少。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

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



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臧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旣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

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
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
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
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
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
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
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
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
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
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
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
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
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有臣伏見近年
是此誠堯舜之問。以聞聖意自餘百事如此處
平其本則臣固已之矣。論於前只據平之竊一
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有爲其施之多寡
厚



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
 一、則、是、乃、所、以、為、大、不、得、伸、也。而、惡、者、是、非、曲、直、而、免、以、此、為、
 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得、伸、也。而、惡、者、是、非、曲、直、而、免、以、此、為、
 凱、也。必、放、其、善、者、此、天、理、之、象、所、為、過、惡、者、欲、揚、善、順、天、命、
 者、也。蓋、善、者、既、福、善、而、禍、福、又、以、所、賞、罰、之、權、寄、之、司、
 天、之、為、道、以、既、福、善、而、禍、福、又、以、所、賞、罰、之、權、寄、之、司、
 牧、使、之、為、道、以、既、福、善、而、禍、福、又、以、所、賞、罰、之、權、寄、之、司、
 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然、則、惟、陛、下、
 深、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
 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饋、補、其、桀、黠、
 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
 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
 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敷、求、哲、人、俾、輔、後、
 之、時、而、此、人、極、操、不、謹、懼、為、身、計。欲、望、聖、慈、密、
 問、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
 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
 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
 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
 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干、塗、萬、轍、經、營、計、

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上，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



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畱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

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卽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板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板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板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



人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貲，典以私人，率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板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板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毀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畱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不問由是州縣得之破斂餘以司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在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剔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

於是不取民間稅物毫分銖兩盡要登足。曾懷以此進
身遂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
無有可見其得之理。若不蚤救必為深害。臣每讀大學
卒章亦見其論小人之使為國家害。臣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為寒
心。惟陛下少留聖意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
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
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
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
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
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
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
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
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植
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
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
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



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績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尅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

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板曹矣。板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



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出，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旣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

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
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
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
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
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將帥事如臣之策亦將
苦將帥屯止如實且却恐徒壞清司已成之方功無補
元并病之民屯之實且却恐徒壞清司已成之方功無補
利病之民屯之實且却恐徒壞清司已成之方功無補
插底有廢壞之緒不聖照動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
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
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
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
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
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畱聖意而亟圖之
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
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
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



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萎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

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彊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奧、之說、已陳於前、此句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更乞陛下少留聖意。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細、之所持、循、而必先爲規模、使以其盡善、然後所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以、於、人、而、不、敢、先、爲、盡、善、有、可、守、之、規、以、下、至、大、之、事、屬、之、以、於、人、而、不、敢、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下、至、大、之、事、屬、之、以、於、人、而、不、敢、先、爲、盡、善、聖、明、之、下、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裁、教、下、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



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
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
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
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
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
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
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
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
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
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
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
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
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
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
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
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

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可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



五四三

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試取而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相與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之於聖學，高明之言，以表章之，則亦在是矣。伏惟陛下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



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取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

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
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剗
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
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輒冒威顏并此陳述。臣賦
揣度、決是不堪從宦、所以一世俯仰、故自早年
任、豈不決是有致身之義、亦非一任使、無濟祠
退、藏、蓋以避禍、中、今、稍、蒙、出、又、致、紛、幸、顯、實、十
年、之、間、措、身、無、所、今、者、一、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
保、全、以、終、始、增、其、祿、秩、使、足、出、致、於、飢、寒、進、其、官、資
使、足、以、延、於、增、其、祿、秩、使、足、出、致、於、飢、寒、進、其、官、資
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一、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
屈、已、之、意、所、冀、上、言、故、竭、平、日、憂、疏、止、臣、平、生、意、望、所、及、天
忠、之、意、所、冀、上、言、故、竭、平、日、憂、疏、止、臣、平、生、意、望、所、及、天
非、敢、觀、其、初、心、而、有、補、於、聖、明、之、下、無、負、也。若、蒙、聖、慈、詳
賜、觀、覽、循、其、初、心、而、有、補、於、聖、明、之、下、無、負、也。若、蒙、聖、慈、詳
可、見、之、效、則、臣、本、未、次、復、有、進、行、之、望、也。若、蒙、聖、慈、詳
遇、已、不、在、諸、臣、之、後、矣。如、其、犯、患、以、臣、之、言、卓、然、實、有
閒、置、散、乃、所、分、之、宜、雖、欲、復、具、奏、伏、乞、聖、察、伏、惟、聖
決、非、臣、之、所、分、之、宜、雖、欲、復、具、奏、伏、乞、聖、察、伏、惟、聖
懇、切、誤、謂、尚、堪、使、令、故、復、具、奏、伏、乞、聖、察、伏、惟、聖
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
生、靈、之、幸。臣、皆、治、體、之、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實
前、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
言、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
疎、遠、因、皇、太、子、不、敢、盡、伏、惟、聖、慈、憐、臣、愚、忠、救、其、萬
死。

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行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年譜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陞對皆陳復讎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懈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惓惓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讎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讎之義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讎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行狀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濟家遠便嬖以敬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者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獨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



之除皆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畱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不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文集辭免召命狀。
崇政殿說書奏狀。

辭免召命奏狀。 辭免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文集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余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父集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後甲辰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軾語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背矣況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



則求非思慮不可。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楊道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

只是且收歛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孫葉賀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陳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定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陳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醵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醵德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年譜拜祠命、辭職名。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

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年譜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不輟。至是以穩洽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畧。先生微言大義、具見二書序中、尤學者所當盡心也。程語錄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



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解人知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的如何得。楊道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葉賀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仔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慮方可去看。葉賀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葉賀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底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葉賀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鉅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



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部解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葉賀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葉賀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這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何人知文集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爲可懼耳。刻答呂伯恭書云、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更有人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並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甲午或詳說與張敬夫書云、大學中庸章句

緣此畧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
乙昧十答詹帥書云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
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厯添入一段
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
論冗說極多舊本直
是見得未真也。已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文集辭免狀云右熹四月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
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
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誤寵橫加乃超三
級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年譜詔辭云以爲寵卿以
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
爲尤美也。乃上表謝。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謝依所乞仍舊直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年譜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先生以江東漕置司建康奄監守行宮循習至與監司帥守迭爲賓主故不敢受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洪本

冬十月詔免回避疾速之任復辭。

文集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狀二。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行狀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



父集辭免知漳州狀。

辭免知漳州劄子。

朱子年譜卷之三終

校記

①理：當作「埋」，見《朱熹集》卷一七《奏蝗蟲傷稼狀》。下「奉御筆回奏」條之「收買焚理」，「理」字亦當作「埋」。

②帳：當作「狀」，見右引書卷一七。

③正：當作「王」，見右引書卷四七。

④令：當作「合」，見右引書卷三五。

⑤云：當作「去」，見右引書卷三五。

⑥檜：當作「撐」，見右引書卷三五。

⑦具：當作「其」，見右引書卷七六。

⑧忤：當作「扑」，見《宋史·朱熹傳》及《宦者甘昇傳》。

⑨昇：當作「昇」，見右引書，下文同。

⑩迫：當作「追」，見《勉齋集》卷三六。

⑪「告」上當脫「在」字，見右引書。

⑫職：當作「秩」，見右引書。

⑬補：當作「輔」，見右引書。

⑭聞：當作「間」，見《朱熹集》卷一一《戊申封事》。



⑮上：當作「士」，見右引書。

⑯志：當作「害」，見右引書。

朱子年譜卷之四

王懋竝纂訂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夏四月二十四日到郡首頒禮教。

年譜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浸薄。先生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經者。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之教。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語錄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涪與永嘉徐禹八人入學。而張



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
畱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
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
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
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畱意學校，所以
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
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
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
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
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
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
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
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
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
諸君恥之。陳先生熟聞知錄趙師慮之爲人，試之
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醖，持心



明恕聞者莫不心服。楊道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畱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畱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璩賀某為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句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自家常閒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璩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璩賀

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奏狀云、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盡與蠲減。行狀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

文集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年譜初、先生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收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泉漳江三州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先生既至、適與初意合、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畧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



他日之弊。故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者皆必可行、而三者又各爲條畫其便宜、使之無擾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困苦單弱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

詔相度漳州先行經界。秋八月、上條奏經界狀。

奏狀云、準省劄、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須至條畫奏聞。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力不任事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

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本州已差人於隣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未見全文。乞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凡山川道路人戶田宅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但取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爲諸保諸都之別也。今只令役戶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



費用若干、具申漕憲於本州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煩費矣。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今恐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雖一番打量攢算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姦民猾吏並緣爲姦。爲今之計、盡去此等名字、只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遇辰戌丑未年、逐縣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

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產錢若干使其首尾相照。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并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日今并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意。文集與畱丞相劄子云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



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旣失經常之人。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人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矣。語錄經界旣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

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到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沈
文集經界申諸司狀。再申諸司狀。條奏經界狀。

九月奏劾黃炭罪狀。

奏狀言、縣官黃炭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爲念。其土軍月糧不爲及時交納、致令一寨土兵饑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畱在任。本州遂將黃炭與龍巖縣主簿對移、已申尚書省並諸司照會訖。欲望聖斷、將黃炭重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文集按黃炭狀。

冬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
允。

行狀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任同
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
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蓋經界法行
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
不便及其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人鼓舞而寓公
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
宴自劾文集與畱丞相劄子云九月中州境屢有
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
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不得少
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宋史計慶節二十又所請罷
科茶錢無額經總制錢之屬久不蒙開允經界聞
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力沮之者至於按劾弛慢不



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有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已具奏牒乞從罷黜而並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少賜矜憐復得奉祠則又千萬之幸也。

刊四經四子書于郡。

年譜王辰奉以告諸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文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易義載成下本

詩傳載詩集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

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

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

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

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

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紀征仲虺之誥湯誥

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

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
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
中盤庚下康王之誥並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
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
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
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
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
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
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
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
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
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
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
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
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
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

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
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春秋 熹之先
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
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
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
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
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
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紕詩
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
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
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
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
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
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
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
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大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太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

文集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年譜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
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熹覺得
今年方無疑。璋伯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
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
年。去年勝似前年。林夔孫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
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
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
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
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
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
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
難知。平心易氣。以驗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
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
戒。未嘗不三致意焉。樸

列上釋奠禮儀。

年譜先是南康準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中
有未詳備。又朝廷編類臣民禮儀鏤板頒降亦恐有未詳備處。乞更增修事未施行。至是乃復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且移書禮官乃得頗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後乃得於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始能定議。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遂格不下。本別集申禮部檢狀。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申狀云尚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泉漳汀三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先將漳州措置施行。行狀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



之喪再請奉祠。其後經界竟報罷。語錄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再論上如其請。卽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申狀云。正月九日。準省劄。十一月降指揮。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欲於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日今雖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爰。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欲望使司詳酌。



其^②宜特賜敷奏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十月一日
然後打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經界已被漕檄
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
司乞候十月一日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
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但
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并
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
此入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
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
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尙得以効
奔走而徼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當以微罪自劾
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年譜宰相留正泉
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先生與書再三切言
之有旨先行漳州經界而已是春初事已無及二
月先生以子喪乞祠去郡冬十月漳州進士吳禹
圭訟其擾人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訖不行洪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年譜高東溪先生名登漳浦人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削官徙容州死。舊有祠郡學中先生爲之記。至是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其直節。洪文恭與留丞相書云高古縣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文集乞褒錄高登狀。

二月以嗣子喪請祠。

年譜正月癸酉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奏狀言、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懇愛民之實。察其施爲、庶幾乎古之循吏者。欲望聖慈、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

文集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行狀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語錄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幸其有是請也、亟啟從之。陳澧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辭職名。

年譜先生去郡、卽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申孝宗是命、力辭得請、已降褒詔、難以復受、故再辭焉。洪

語錄先生臨漳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踪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盜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豈不深可恨哉陳澧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文集與畱丞相書云以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 答吳

伯豐書云、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界不行自劾。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狀二。劾狀

文集與畱丞相書云、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喜嘗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



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



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昃又與畱丞相書云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

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
旨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
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
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
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肚又與畱丞相
書云。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
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
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
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
病之軀。老死邱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
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
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
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
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歛奉身而
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
無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

而采其千慮
之一得焉。肝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年譜先生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先生答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



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悞。向風引領，不勝馳情。文集又與陳君舉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悞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掊擊之，庶有以得其



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於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語錄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詞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劃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劃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也識不得。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都說一載疑作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

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
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
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
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煥必

文集答葉正則書云。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
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
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書疏往來。雖
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
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
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
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
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
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畧識道理規模工夫。
次第。便以已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
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
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



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贖、
彊作撐拄、只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
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
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荆、
州、無事看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
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
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
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
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豪釐之差處、故作此見、
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
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覩大開口說話、
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
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
行霸王之事、而不动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
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
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

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
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然勿
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辭亥答項平父書
云：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
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
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汪語錄：陸子靜分明是
禪，但卻成一箇行戶，尙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
只是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
魁偉底道理，自不亂于三綱五常。旣說不亂三綱
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卻是箇甚麼物事。
也是亂道。他不說破，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
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
自也不曉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欺人被他人瞞，不
自知。瞞義：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
大略。湯葉正則作文論事，全
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據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并請補祠秩許之。

年譜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先生猶以補祠秩爲請。遂許之。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年譜先是韋齋嘗過其地。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至是卒成韋齋之志。遷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本文集告家廟文云。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妥祖



考之靈。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辭。

文集與畱丞相劄子云春間蒙恩獲安祠館感戴
蓋不勝言。今者曾未逾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
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材不忍使其終身棄於
無用之地故以及此而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自
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已具狀辭免欲望鈞
慈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是歲孟子要畧成。

語錄敬之問看要畧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
義如說性反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不是要安排如此。葉賀因整要畧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維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將去。葉賀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葉賀問孟子首章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先生所編要畧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陳時舉

辭免狀二云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前狀所陳委曲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是敢昧死復有陳述伏惟朝廷再爲開陳收回誤恩俾還舊秩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先生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告詞云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



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師。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紹熙四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文集與畱丞相書云：熹迂濶鄙，儒多致齟齬。相公會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

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也。今相公郊居累月。一日來歸。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君相之恩。隆厚若此。自當黽勉拜命。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矣。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語錄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

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
歸白廟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過王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一。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年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
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畱正曰、
正非不知某、但其性剛、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
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毋執
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
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啟行。棋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二。

夏五月五日、至鎮。



年譜在途所次老穉攜扶來觀夾道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先生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士俗懽動。

洞獠侵擾屬郡遣使諭降之。

年譜猺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先生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奏劾將官陸景任。

奏狀言潭州東南第八將從事郎^⑦陸景任病患尪羸不能行立兵官職事難以倚仗欲乞改與宮觀

差遣別選材武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
文集奏劾陸景任狀。

祭南軒張公祠。

文集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南軒墓文。

修復嶽麓書院。

委教授牒云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
有志之士求師取友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
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侍講張公
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
解惑焉而比年以來師道凌夷講論廢息士氣不
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到官兩月困於簿書
未及一往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
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



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其廩給依州學則例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年譜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客無倦色多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洪本文集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年譜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且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遙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洪本文集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年譜時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放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祖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奉大行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行狀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

文集乞放歸田里狀。

秋七月光宗內禪。寧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宋史寧宗本紀云。七月庚午。召秘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行在。年譜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先是蜀人黃裳爲嘉邸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光宗宣諭云。嘉王進學皆卿之力。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橫行狀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

文集辭免召命狀。

立忠節廟。

年譜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又考譙王本傳並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後赴闕奏事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本

文集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年譜先是漳州任內列上釋奠禮儀已條奏得請施行而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元善還爲



太常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勅命下之本郡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先生以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苦日病乃力疾躬爲鈎校刪剔猥雜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宮府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未幾元善補外而奉常亦不復下其書他州矣。本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八月赴行在。

年譜先生行至宜春門人劉黻遮道請見曰先生此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非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



以言乎啟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
 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
 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
 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本洪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宋史寧宗本紀云八月癸巳以朱熹爲煥章閣待
 制兼侍講。年譜先生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
 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躡不次之除難以祇受
 乞以舊官奉祠辭者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
 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
 僥倖之門一開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
 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
 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
 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
 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告詞

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
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
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
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
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
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
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
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賓之本朝、召賈傳於長
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邁驅、可。紹熙五
年八月某日、黃繇行詞、文集奏狀二云、臣昨辭召
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
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畱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
路聽候處分。答蔡季通書云、至臨江、忽被改除、
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未
決、今旣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
臥、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



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往。遂自臨川改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奏狀二。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奏狀云。次對異恩。無故超授。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已卽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三。

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

年譜先是先生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權正出知有憂色學者問其故先生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然不決先生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文集申省狀。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年譜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



有離叛散亂之心。此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亦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然而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

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二日而不得見，則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機，有未盡去，則又在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唯是之



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啟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躐。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深留聖意。而亟圖之。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

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



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

於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有餘榮矣又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官吏往往苟追目前多方趣辦尚且人不支出公私俱困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愈見逼迫無以爲計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並行均節痛加退減拈定奏聞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有不奉詔者亦無以逃其罪矣又言湖南州郡從前邊防全無措置因令州守臣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已經具奏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圯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

面辭待制侍講不允。

文集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

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辭免待制侍

講面奏劄子。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申省言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奉旨不允。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効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卽日拜命供職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

文集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行狀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文集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云。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躡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踈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上孝宗山陵議狀。

行狀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



得吉士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文集山陵議狀。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年譜庚子內引辛丑進講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隻隻月日諸色假故。并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文集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

文集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奏狀二。

更化覃恩授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年譜告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歎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彊爲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於以勸講朕將虛已納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紹熙五年十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年譜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已下明詔獻言者衆未聞一有施行今日求言殆成



虛語。乞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則求言之詔不爲具文。庶聞者知勸直言耳。聞十七日奉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內看詳聞奏。宋史宣宗本紀云甲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

文集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劄子云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至尊壽聖皇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超越千古甚盛德也。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稽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庶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宋史寧宗本紀云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初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熹初至不以爲然。



奏言已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啟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年譜奏上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文集乞討論喪服劄子。

瑞慶節奏乞却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年譜瑞慶聖節前一日百官詣行宮便殿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立班投進乞權免稱賀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稱賀事並依此例有旨却賀表不受宋史憲宗本紀云丙午以朱熹奏請却瑞慶節賀表文集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乙巳晚講。

庚戌講筵畱身面奏四事。

年譜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先生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言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



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已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皤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榮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

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



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識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

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佑思諸陵之傍。僭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不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
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
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
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
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
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饑餓流離
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
詔自責。減省輿衛。人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
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
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
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
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
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
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
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
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

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



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畱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申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文集講筵畱身面陳四事劄子。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年譜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先生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以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謝。先生知上有意於學因復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

祖開天章閣故事。至如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
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
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
厯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
治效日著則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
菲薄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先生退謂門人
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
者輔導天下有望矣。杞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上論災異劄子。

劄子云。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
忽有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
於面目皆爲沙土。此爲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
臣竊懼焉。蓋嘗聞之商之中宗高宗遇災而懼修



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伏願陛下視以爲法，克已自新，早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生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敢復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

文集論災異劄子。

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準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孝宗將祔廟禮官孫逢吉許及之，曾三復等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並祧僖宣二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裕享則正東鄉之位，乞議祧主所歸者。時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諸儒給舍樓

鑄陳傳良輩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宰相不聽。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並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先生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自不當祧。高宗卽位時不會祧壽皇卽位時亦不會祧太上卽位時亦不會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旣退卽以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毀撤僖宣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矣。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旣以



王安石之論爲非侍從之臣多附和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謂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乎異議之徒忌其軋已借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至今恨之洪行狀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並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爲劄子畫圖

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

文集

祧廟議狀并圖。

面奏祧廟劄子並圖。

議祧廟劄子。

進擬詔意。

戊辰入史院。

語錄實錄院畧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日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



時葉爲檢討今當
 幾存得總底在。唯葉正則不從。
 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
 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
 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
 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
 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
 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
 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
 字。專諉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
 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
 漏落。
陳清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

乞放謝辭遂行。

年譜丙子晚講畱身申言前所奏四事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畱御劄固諫上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韓侂冑遣內侍王德謙封內批付下先生卽附奏謝仍申省乞放謝辭得旨免謝出靈芝寺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給事中樓鑰交章畱之皆不報。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初除某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宋史寧宗本紀云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冑罷。文集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行狀、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年譜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遂除知江陵府、辭、並辭新舊職名、不允。

辭免兩次除

文集、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年譜、初、上之立也、宰相趙汝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閣門事韓侂冑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呼侂冑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冑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先生離長沙已



聞之、卽惕然以爲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姦。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旣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先生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會先生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間之意。由是侂冑之計遂行。及講筵畱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徑下。先生旣去國、彭龜年遂攻侂冑、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故亦欲陛下逐去此小人。旣而省劄直批

龜年與郡。仇胄由此聲勢益張。羣儉附和。并疑及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洪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年譜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先生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洪本

丁未還考亭。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辭。

先生拜祠命。仍辭待制職名。

文集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一。

奏狀二。

竹林精舍成。



年譜先生既歸、學者益衆。至是精舍落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後精舍更名曰滄洲。

文集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春三月、復辭舊職名、并以議廟祧自劾。

三月三日、準省劄、以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因復力辭、并以前輒議廟祧不合、乞收還誤恩。是月二十八日、奉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磨勘轉朝奉大夫。



年譜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洪文
集奏狀貼黃云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卽已
謝恩祇受年譜告詞云勅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
望不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
叙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
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
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
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
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猶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某日中書舍人鄧驛行詞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

年譜初韓侂胄卽欲并逐趙相而難其詞及是誣
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矣侂胄
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
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肆志

而莫予違。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干進者蠭起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遯之家人先生默然，退取奏稿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別集答劉德修書云：病中痊疑，誤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旣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稿，齟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千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某挂冠之請，人尙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

不敢必其悉從也。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乞追還待制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殯陵自劾。

奏狀言臣累具奏辭免職名並乞致仕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瀾宸聰所辭職名亦不敢再祈避免然伏念向嘗妄議永阜殯宮今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次第降黜而臣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豈可隱匿不言冒竊寵榮伏望聖明付之司敗以肅邦刑有旨朱熹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並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殯陵事奏狀五。



冬十一月復辭職名。

奏狀言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他事忘其前語今始覺前日之謬不敢再有他說伏望照臣去年申省及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貼黃言去歲初除之日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廕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臣恩數並乞賜處分討論改正。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年譜告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尙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旣諒忱誠其頒茂



數。

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
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幡然。既陪東學之遊。兼
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
聞。遽若貢生之懷士。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
老之風。且示降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
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
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豈輕於爵馭。俾解
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
而良嘖。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
受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於中。可依
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月
二月某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

申省言、元奏貼黃內稱、疏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改正、未奉進止、欲乞朝廷特爲敷奏、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

文集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年譜先是、臺臣擊僞學、旣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知舉葉倪劉等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書、爲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臺諫洵洵爭欲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



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久之
姦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
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
銳於進取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
洪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管道州善類重足以
立梓宋史胡紘傳云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
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
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
是爲監察御史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
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
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冑
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
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
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
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
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疏授之

繼祖論熹皆絃筆也。行狀自先生去國。佞胄勢益張。鄙夫憚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猶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本傳自熹去國。佞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畱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絃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



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
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
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
嘉語錄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
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
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
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
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
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箇道
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
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
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
佳。萬人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

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廣輔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
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廖德
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
豈不益爲吾道之光。李閔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
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
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李閔

是歲始修禮書。

年譜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
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
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
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
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
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其奏欲乞修
三禮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
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



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

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文集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先生季子在跋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新定是爲絕筆之書。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侯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下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

定而未暇刪改也。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本末具備。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年譜前數日之夕，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落職之命來告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方知其有指揮也，尋具表謝。

文集落職罷宮觀謝表。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

謝表。

戊午春

語錄季通被罪，臺評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卽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卽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



覺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畱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曰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葉賀孫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宋史蔡元定傳云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熹及元定未幾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續集答儲行之書云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



不適意。邱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語錄**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之。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先生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橋上。詹元善卽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葉賀年譜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季通卒於春陵。先生爲之哀慟。季通從先生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厯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先生論易推本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以爲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辨不復可見。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蓋深致其哀云。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於懷。某幸無他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憤憤益懷仰耳。又與蔡季通書云、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

韓文考異成。

文集書韓文考異前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



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年譜按大全集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李本

冬十二月引年乞休。

年譜先生以明年年及七十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止爲所編禮書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洪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文集楚辭集註序云右楚辭集註入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



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醕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

曲証以強剛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余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謝表。

文集乞致仕狀。

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年譜坐位榜畧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



其指深矣。夫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春正月作聚星亭贊。

年譜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先生爲本原荀陳事畫著屏上而爲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所歎。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概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開國承家永奉明戒先生之意深矣。本文集聚星亭贊。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猶修書不輟夜爲諸生講論多至夜分且日爲學之要惟在事事審求其是夫^⑬

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日、改大學誠意章。午後暴下、不能興、隨入室堂、自此不復能出樓下。

甲子先生卒。

年譜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卽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畧。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領之。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是日大風拔



木、鴻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拱、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梓、行狀、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畧。」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旣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蔡沈夢奠記：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卽與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

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臟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令詹涇謄寫。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矣。初七日壬戌。先生臟腑甚脫。文之埜自五夫歸。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夔孫。陳器之。埴



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寓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惟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臟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革時嘗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爲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脉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卧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病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

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弱氣疔。步履既艱。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壞。自覺不能長久。閏二月。俞倅夢達聞中自邵武至。延平過考亭。薦醫士張修之。張至云。須畧攻治法。去其壅滯。方得氣脉流通。先生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可攻治者。叩其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所宜。張執甚力。擇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只養得住。



遂用其藥。初製黃耆、鶯栗殼等服之小效。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既而大腑又秘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嗚呼痛哉！先君歿春陵時，謂沈曰：「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歿。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飲終天之恨，幾何不窘苦而遂死也。嗚呼痛哉！武夷蔡沈書記文集與黃直卿書云：「三月八日，熹啟。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畧有安意，爲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

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昏事餘于嫌不計意彼所也。言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畧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年譜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



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平居
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國政之闕失則戚然有
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
自少時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俛焉孜孜不知老
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
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
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
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厯事四朝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
將以先生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
而厚之於此歟。其行狀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
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詔及
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
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
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
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於世動輒齟齬。自筮仕

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年譜會葬者幾千人。本傳旣歿。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勉齋先生作行狀云。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革。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



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儼然端坐一室。討論訓典。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

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情性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



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厯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

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⑮。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缺。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⑯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



子則深原其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

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終。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于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



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掘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

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



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躊躇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則據其言行又可畧歟。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

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末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心。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口。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



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爲。意必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爲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備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幅巾大帶，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

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
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
外斬斬恩誼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
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
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
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稱其歡於親
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
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
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
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
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
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
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
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
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
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
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
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
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
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
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
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
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
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
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
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
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

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



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計^①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筌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旣加考索厯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

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因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輾轉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



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兩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卽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商畧，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

子出焉。歷時未久，寢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涵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人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朱子年譜卷之四終

校記

- ①江：當作「汀」，見《朱熹集》卷一九《條奏經界狀》。
- ②具：當作「其」，見右引書卷二一。
- ③顧：當作「願」，見右引書卷二八。
- ④蕭勺：當作「消鑠」，見《朱子語類》卷一二三葉賀孫錄。
- ⑤之：當作「遠」，器遠乃曹叔遠之字。見右引書及《宋史·曹叔遠傳》。
- ⑥反：當作「及」，見《朱子語類》卷一〇五。
- ⑦從事郎：當作「武功郎」，見《朱熹集》卷一九。
- ⑧聖皇：當作「皇聖」，見右引書卷一五。
- ⑨生：當作「神」，見右引書卷一四。
- ⑩其：當作「具」，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
- ⑪日：當作「且」，見《朱熹集》卷三八。
- ⑫開：當作「死」，見右引書卷八五。
- ⑬夫：當作「決」，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
- ⑭法：疑誤。
- ⑮間：當衍，見《勉齋集》卷三六。



儒藏

朱子年譜 卷四

①⑥次窮：當作「次第」，見右引書。

①⑦終：當作「修」，見右引書。

①⑧稱：當作「盡」，見右引書。

①⑨計：當作「討」，見《性理大全書》卷四一。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

洪本年譜云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元本云
此據本徽州婺源人元本云新安人此
尤溪之寓舍元本云始居崇安五夫里勝
所居之聽事堂曰紫陽書堂元本云始居崇安五夫里勝
改徽州有紫陽山韋齋先生嘗以刻其印章用之
勝於聽事識故鄉也元本云此據安有紫陽山識又
剏草堂於天湖寒泉塢曰寒泉精舍元本云又
剏草堂於建陽蘆峯之雲谷勝曰晦菴元本云又
老人亦曰晦翁又結廬於武夷五曲曰武夷精舍
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洲精舍自號滄洲病
叟後又更號遜翁元本云等語今有刪去著卒年七十有一仕
至朝奉大夫元本云制今有刪去贈寶謨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諡曰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廷李本
按年譜始於李果齋先生而洪本載此條於年譜



之首洪本皆稱先生而此條獨稱朱子又追封徽國公在紹定庚寅從祀孔廟在淳祐辛丑距朱子歿四十年矣果齋必不及見也其爲後人所增入無疑今從李本削去而附載於此其有訛誤俱據文集行狀改正閩本亦載此條於後而又有不同今皆畧之不復一一置辨也李果齋本行狀有增入而無陽明後人增多所刪改洪本畧○按行狀云字仲晦本傳云字元晦一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字詞本云元晦朱子跋屏山遺帖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不云改字仲晦惟性理大全載字詞注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其稱元晦無云仲晦者而朱子文集於題跋自署皆云仲晦無稱元晦者是爲參錯疑大全注語亦有自來行狀據朱子自稱本傳則兼考他書故兩存之洪譜止據行狀而不



及其同異之故甚爲疎畧故附記於此。又按閩本亦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疑年譜元本有之此大全所本。然閩本新出或反以大全注而增入亦未可知其載字詞較大則多十餘語又似別有所本。非自大全採入者也。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按年譜李本稱朱子洪本稱先生年譜朱子門人果齋李公晦方子所輯自合稱先生李蓋以意改也。定從洪本。又本稱人赦公此○按遷墓記云府君以同上舍出身授廸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年譜云以方臘亂不能歸。方臘之亂在庚子辛丑承事之卒在乙巳親闕則方臘之平久矣年譜誤也。又吏部行狀云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以乙

已計之。除服當在丁未。而四月靖康之變。吏部已在尤溪。是吏部以丁未三四月間除服。卽調尤溪矣。又考吏部與祝公書。已酉十二月。在建州權職官。庚戌正月。棄所攝。攜家寓政和。五月初。又攜家下南劍。入尤溪。是在尤溪約二年。卽去官。但未詳何時。以嘗作政和尤溪兩縣尉。故往來其間。而假館焉。閩本云。任尤溪秩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非其實也。今定從李洪本。改以方臘亂句。而補調尤溪縣尉於嘗僑寓句之上。庶爲得其實云。又考閩本所載南溪精舍記。鄭氏號義齋。非寓舍名也。閩本假館鄭氏之義齋。亦誤。○閩本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齋公生。文公嘗曰。聞先君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韋齋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齋井。是歲井中紫氣如雲。作雲。疑當三日而文公生。按建炎四年。正千戈擾攘之時。尤溪距



婺源甚遠，卽故宅井有紫氣焉，得知之。且曰：三日而文公生，其爲附會無疑也。今從李本刪去。閩本又云：文公面右有七黑子，時並稱異。李洪本不載，今附見於此。

四年甲寅五歲。

韋齋行狀：是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尋丁內艱。服除，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員外郎。按丁內艱，當卽在四年。服除，則六年也。至十年，則出知饒州，乞祠還家矣。○閩本年譜云：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後因避王審知諱，改尤溪。尤溪隸延平，行五十二。

五年乙卯六歲。

黃義剛錄與行狀天之上何物語畧同而小異故并載之。

七年丁巳八歲。

洪本年譜云又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李本按此與行狀所載本一事而所記不同今從李本刪去。

十年庚申十一歲。

年譜所載本之兩行狀而缺蕭公顗今并載吏部行狀。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二十四日四字據吏部行狀補城南年譜作水南誤。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按韋齋遺命稟學三君子而朱子師事屏山爲舉業於白水籍溪蓋以父執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詳何時未幾而卒事籍溪最久然皆稱胡丈不稱先生至爲三君子墓表行狀則皆自稱門人蓋以韋齋之命也○年譜云按先生所爲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雒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於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其爲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忘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誤



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誨也。棣騏按草堂墓表云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籍溪行狀云旣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初未嘗言譙公盡得伊雒之學也。屏山學佛以爲佛與吾聖人合故作聖傳論墓表明載之矣。晚歲晦木師傳之云獨指字詞而言耳。年譜所云恐皆未確今刪去而載屏山白水兩墓表籍溪行狀及少傅劉公碑於後。又以此條李洪本皆同或元本所有故附見於此而並論之。○字詞閩本較性理大全增多十餘語今據閩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按吏部行狀以卒之明年葬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

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與吏部行狀不同。年譜從行狀。今姑仍之。洪本并及改葬。今刪去。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以下。從洪本。李本畧。與內弟程洵前一帖。李本不載。後帖亦有刪削。止云。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云云。按朱子此時頗事詩文。而卒歸重語。孟與反求諸已。則大本已立矣。李本以意刪削。非元本也。今從洪本。○按與程允夫二帖。今文集缺。○虞集復田記。此後人所增。入於文集語錄。其事皆無所考。不知虞何所據也。李本尚存其真。洪本刪其首。按虞集作復田記句。則似元本所有。後人遂無從考證矣。今姑仍李本而附論之。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李洪本皆作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今改正。
○按年譜言癸酉受學延平先生而行狀言歸自
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遊。以趙師夏跋考
之當從行狀。但自同安歸後戊寅往見庚辰又往
見而行狀不指其年。以今考之戊寅與范直閣書
稱李愿中丈不稱先生。延平答問載戊寅間語不
似受學。有云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至再題西林達
觀軒詩序庚辰始稱先生往來受教則受學當在
庚辰也。今據行狀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答書
云得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此非從學
語也。王午書云所幸比年以來得吾元晦相與講
學。王午距庚辰三年故云比年。若以癸酉計則已
十年。卽戊寅亦已五年不得云比年也。以此二書
證之則庚辰受學無疑矣。○續集與羅宗約書云
①目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庚辰
朱子見延平寓西林院此亦庚辰受學之一證也。



○洪本年譜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按此條必元本所有、非後人所增入。李爲陽明之學、以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爲太重、故刪之、非有所據也。今按朱子盡棄異學、在庚辰、而年譜屬之二十四歲時、非是。故改從行狀、而年譜則仍附見於此、非敢效李氏之妄刪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

鄒本年譜春建經史閣後、有晤呂伯恭於福州一條、注云、時伯恭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伯恭交始此。按東萊年譜云、是年春、倉部爲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福唐。丙子

應福建轉運司舉。丁丑春，試禮部，不中。六月，歸福州。十月，倉部秩滿，隨侍歸婺州。據此，則東萊乙亥丙子、丁丑皆在福州，其與朱子相見必在此數年間。但兩家文集皆無所考。白事大都督府，似用同安官書記中語。據記，春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而東萊年譜是年春，倉部官福州，則正月未至任也。此未詳其所據。又鄒本於癸未，有晤張敬夫於臨安一條。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則鄒所據也。然包錄亦不言其初相見，今俱附見於此。鄒本考訂較舊譜爲詳，其有訛誤，亦不悉辨也。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定釋奠禮。

李洪本皆附注建經史閣下
閩本另立一條今從閩本。

申請嚴婚禮。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載申嚴婚禮狀。又
此狀與蘇丞相祠記皆無歲月可考今附於同安
任之末。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李本館於陳北溪洪本館於北溪陳淳俱誤。閩本
正按北溪漳州人朱子庚戌至漳州始來受學。年
譜之誤甚明今據
畏壘菴記改正。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按李本不載此條而續通鑑載之。續通鑑必本之年譜此李氏自以意刪之耳。戊寅與范直閣書云頃在延平見李愿中丈此爲確證。李蓋據西林詩序以庚辰謁李先生故刪戊寅而未考之文集也。於庚辰又書再見其意以爲癸酉受學此爲再見。凡李氏之率意刪改類如此今從洪本閩本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云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本騏按是年陳俊卿未爲執政疑當作陳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參知政事。○陳康伯於紹興爲名臣其薦朱子當在諸公之先自行狀畧不載但云召赴行在本傳云以輔臣薦亦不載其名。年譜必以實書後來者祇知陳俊卿之薦朱子而不知有康伯遂以意改。



之。不知俊卿方爲殿中侍御史，未爲執政也。孟子
 或問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而曰：「近讀陳魯公集，
 有論此者，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其於康伯
 不薄矣。不知修譜者何意改之？頃見陳魯公家集，
 其裔孫所刻，僞撰朱子序及書，白署門生。此甚可
 笑。然於此可見年譜舊本必云：「康伯薦故後人因
 之而僞撰也。」陳俊卿三字，今改作「陳康伯」。○年譜
 云：「是歲籍溪胡公以正字召。」據籍溪胡公，
 直改「正字」爲「司」。先生送行詩有曰：「祖餞衣冠滿道
 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爲蒼生
 未敢休。此「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
 驗「天機」，猿啼鶴怨，渾閑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解「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栽
 解「豸冠」，畱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
 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公宏曰：「此詩有體而無

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
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
嘲云。按李洪兩本皆載此條。是時籍溪家居，召
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
餘矣耳。又重聽親文集與籍門人子弟皆疑其行
朱子四詩皆有諷焉。籍溪行狀但不知年譜載此
亦復何意。豈以爲朱子不赴召之證耶。五峯詩見
朱子題跋中。爲籍溪解嘲於朱子年譜亦無所當。
且籍溪赴召在庚辰。親見跋五載是歲亦誤。今刪
去。以其兩本俱載，或元本有之，故附之於此。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年譜作再見李先生於延平。今據達觀軒詩序改正。
○洪本年譜云：汪端明應辰云：先生師事延年。



久益不懈嘗言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李本此條在王稱先生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字及蓋按端明前輩不當稱先生李本稱朱子亦是以此句改每一去而復來以下延平行狀中語上達不已日新指延平言與首二句語意不合李本亦以意刪非有所據也今以延平行狀語系之壬午俱歸延平下而此條則削去。○按年譜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必果齋元本所有然不如行狀所敘之爲得也。白龜山先生受學程子以傳之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以及朱子其的緒相承如此然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敘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亦可見矣。延平行狀言求中未發甚悉而反而求之未得所安於是往問之南軒而胡氏之學與延平不合其後朱子自悟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又以

已所悟合之延平所傳其云已發未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則與體認未發氣象亦小不同而與胡氏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反相近及至潭州與南軒共講之南軒蓋深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現蟠踞又力辨呂氏求中之說現文集與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以艮齋銘爲宗指規與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不及延平迄已丑又悟其非更定已發未發之分以胡氏先察識後涵養爲不然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其云以靜爲本又云從靜中漸漸養出端倪來則猶體認未發氣象之論也庚寅始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學問大指定於此而壬辰作中和舊說序謂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於所已言者而未言者可推則已不專主延平之說癸巳以後往來講論亦不及延平至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明言程子之說不可移易延



平自是一時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年語錄楊道夫、葉味道、陳安卿、廖子晦所記尤詳。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之失。龜山之說則延平之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之故，亦大畧可考矣。故今從行狀而年譜所載則附論於此，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按朱子少卽有志爲己之學，其學禪正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語孟經史及周程張諸家之說攷訂講貫，蓋無一日不用其功。內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也。同安歸後，再見延平，盡棄異學，而於求中未發之旨未達，與南軒講論逾四五年，迄己丑始定其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生平學問大指定於此。其早年進學之序，於答江元適書、汪尚書書、薛士龍書、陳正己書及中和舊說序，自敘極爲分明。今日可據以爲說。至庚寅以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

能撰議矣。孔子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可考。而程子言聖人未必然特爲學者立法。朱子亦言因其近似自名不敢輒爲之說也。明道謂謝顯道曰賢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以顯道之高明又親炙之久於明道尚有不及知者後之人何敢妄下一語耶。若以一己所見而取文集彷彿之語以爲依據又雜取諸家語錄龐亂之說而斷之曰某年至某地位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恐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語錄有云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始無疑。又曰自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此聖賢日新不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遂據以爲證是又痴人前不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謙已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問或有爲而發如與象山書無復向來支離故云。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真何有無

能者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故因年譜語而附論之。世之君子。望有以訂其是非焉。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云、是歲貽書黃樞密、論恢復。按文集與黃樞密書言、敵退後、當先爲自治之計、其於恢復、蓋慎言之。末以起用舊人爲要策、而恐敵之復來、未嘗專言恢復也。年譜元本出於果齋、不應舛誤。若此疑此三字、或後人增入、今刪去。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

位、復差監南嶽廟。

年譜云、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不報。是月、予祠、行狀云、



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遂上封事。據年譜則予祠在上封事之後。據行狀則得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言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則固已得祠矣。今從行狀。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十一月六日奏事

垂拱殿。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洪本年譜云冬十月辛巳入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李本無戊辰二字今改正。○按孝宗本紀隆興元年十月戊午朔辛巳爲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得有戊辰。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日不應授官如是之遲也。據文集與魏元履書六日登對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則年譜之誤無疑。今依鄒本改正。鄒又據與李先生書九月二十六日尚在鉛山。到臨安後答呂伯恭書有云區區已審察一二日當



歸劉氏田。

得對。以程途時日計之。登對當在十一月。非十月也。今亦從之。○除武學博士。年譜云。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云。除武學博士待次。考宋官制。除見闕。曰填某人闕。其待次者曰替某人闕。朱子南康任滿。狀云。已係成資。而丁未辭江西提刑。狀云。替馬大同。成資闕。則成資爲闕。滿之名。成資上當有姓名。如替馬大同。成資例。而年譜缺不載。今無可考。姑仍之。○年譜又云。是歲有與陳漕書。論鹽法。與汪尚書書。論龜山語錄。梓洪按。論鹽法。可不載其目。與汪尚書書爲多。不當獨載此。今削去。

按屏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則田券不當在乾道中。還田在隆興。亦不在乾道中也。豈以乾道還田。而年譜誤載耶。忠肅元本已作忠肅。旣忠肅。稱謚。則在忠肅歿後。忠肅卒於淳熙五年戊戌。則亦非乾道

中所跋矣。且云至今猶存則並在朱子歿後其去朱子時已久矣不知何時何人所跋也。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然李必據舊本如虞集復田記之類但不知何人增入。洪本去按乾道中田劬跋云八字則似元本所有後人無所考正矣。今仍李本。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困學恐聞編成。

按朱子以困學名其燕居之室必在同安既歸之後困學詩之作則在恐聞成編之前蓋戊寅己卯間也。困學恐聞編序不著其年而文集次於論語訓蒙口義之後年譜序於甲申必有所據。又延平答問之錄自丁丑至癸未其成編必在甲申後但無序文可考耳。年譜亦缺附記於此。按朱子少稟學於劉胡三先生之門而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庚辰受學延平後斷然知老釋之

非矣。答江元適書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三先生皆爲佛學也。獲親有道自指延平先生此書敘次最爲分明更以何叔京書參考之尤爲可據。其云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又云晚親有道則亦受學在庚辰而非癸酉之確證也。○或疑江書不及延平之卒當在癸未朱子以十一月拜武學博士命歸卽聞延平先生之卒矣。江書及垂拱奏劄自在歸後非必癸未也。其或在叔京書後歲月已遠偶未之及耳。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按行狀本傳皆云旣至則朱子四月間至行在矣。因執政復主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



亦云既至所書未明今依行狀改正。○按本傳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考宋史洪适是年八月參知政事十二月爲尚書省僕射同平章事四月間未爲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次年八月方罷是歲二月陳康伯罷時未置相端禮爲首參則年譜是也。○年譜載戊午謹議序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廷云云戊午之議據序文當作癸未之議李洪本皆妄改按戊午高宗紹興八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戊午初議和癸未再議和元履所敘次者戊午之議而朱子序中所極論者癸未之議也年譜不考全文畧載數語又妄改癸未爲戊午盡失其意今削去而別載序文於後。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按與張欽夫兩書、朱子自注甚明、其別卷答張敬夫兩書、與前兩書意同、而在前兩書之後、其無注者、或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又收入之。然中和舊說序云、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則必不止兩書也。前第二書注云、自有辨說甚詳、今未之見、豈指已發未發說及中和舊說序耶。姑記於此。○朱子文集三十卷、與張欽夫書三十一卷、答張敬夫書大概以年敘、三十二卷所載、則不以年敘、且多未定之論、故疑爲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復入之者、然未敢定也。○按朱子受延平、求中、未發之說、未達而延平歿、求其說而不得。甲申晤南軒於豫章舟中、自是書問往來、皆講論未發之旨也。南軒集無所考、而朱子兩書自注甚明、別卷兩書無注、然詳其文義、實皆一時語也。向以中和舊說序云、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爲至潭州時、故以四書在戊子。今以答羅宗約書考之、自指書問

往來而非至潭州時也。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
然一致與此四書意相合。又言程門記錄之誤與
中和舊說序所云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亦正
相合。而何書自在丙戌何書順之伯崇過建陽在丙
其妹及雜學辨疑彼此參考四書之在丙戌而非
戊子確然矣。其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更不分時
節此朱子所自悟非受之南軒。中和舊說序及語
而南軒從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不言未發
與朱子所見畧同。南軒前書尚有認爲兩物之疑
朱子再與書反復發明於此蓋無異論也。至潭州
後講論之語無所考。南軒贈行詩云超然會太極
眼底無全牛。朱子別詩云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
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
本根皆以未發爲太極卽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
之旨與四書同一意。至己丑始悟其非亟以書報
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潭州之所講論與朱



子所見皆同。而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雖若小
不同。而實無異指。此中和舊說序於潭州之行畧
而不言也。故今斷以四書皆在丙戌。而以答叔京
三書答宗約二書繫之。叔京書言體認未發氣象
爲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有愧汗沾衣之語。此求
中而未達之時。當在丙戌之春。其言未發已發渾
然一致。則在既悟性爲未發之後。又言延平謂學
者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則以已所
悟合之延平所傳與龜山門下指訣亦似少異。此
在丙戌之冬。此醴陵冬雜學辨臘臘。若宗約書宗約
遠在西蜀。又卒於戊子之四月。二書必不在往潭
州後。其言欽夫書問往來近方覺有脫然處。自指
丙戌之悟。又言所聞於西林者皆不我欺。與叔京
書亦相合。又言衡山之學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
此。則與中和舊說序所云敬夫告予以所聞亦未
有省。後得胡氏與曾吉父書。乃益自信。亦正相合。

則此書或丙戌之冬、丁亥之春夏未可知也。李本年譜既一切不載、洪本雜叙與欽夫諸書於往訪潭州時、其意未明、通辨亦不之及。而閑闢錄反以末卷與張敬夫兩書爲朱子尊德性之證、尤爲大誤。正學考已覺其誤、而以四書載於戊子、叙說雖多、其意終未明了。故於此特詳論之、以俟後之君子考訂其是非焉。○朱子自注二書、文集編次於論程集改字之前、時劉共甫在潭州、乃乙酉丙戌間。至丁亥則召還矣。此亦四書在丙戌而不在戊子之明證也。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按此條李洪本皆載於戊子。是年五夫有秋。見社與水災不合、向疑其有誤。及考續集與蔡季通書



云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他兩日
 後方聞之耳。是此水所及不遠而五夫獨不及也。
 李洪兩本皆無注而文集與林擇之書言此最詳。
 崇安大饑之後重遭此水災書中畧不言及與何
 叔京書言早稻已熟可無他虞正是七月亦不言
 崇安之有水災而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必因
 上年水災之故以此參考則行視水災之在丁亥
 無疑也。林擇之書以丁亥從學而水災與擇之書極
 言州縣官漠然無意於民難與圖事而朱子八月
 卽往潭州蓋避之而不欲與其事也是時知建寧
 府者徐嘉嘉乃秦檜之黨朱子自不肯爲之用至
 次年崇安大饑及於五夫應縣官之委則不得不
 與其事而以請於府嘉方以檜黨不自安而朱子
 已爲樞密院編修官陳應求劉共甫皆執政故所
 請卽從而其實未嘗相合也嘉以戊子秋奉祠去
 而社倉之米實始於嘉社倉記亦不欲沒其名反

復參校水災自在丁亥今爲改正而附著其說如此後之人得以考焉。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以九月八日至潭州畱兩月講論之語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李本極畧洪本所增爲多而不無謬誤。今僅載李本數語而洪本則別見於此而附論之。洪本年譜云畱長沙兩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又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



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又云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始定。初與敬夫書以爲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云云。又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云云。後答敬夫書又以浩浩大化之中云云。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云云。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皆是此意。按洪本所云深契太極之旨此以贈行詩與答詩臆度之耳。朱子自甲申後與南軒往復皆講未發之旨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蓋以未發爲太極。詩所云太極則指未發而言也。專言太極則不識其意矣。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兩先生於此無異論。至潭州當必共講之。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至潭州

與南軒同爲此論。灼然可證。而謂未發之旨未相契者。真妄說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此語絕無所據。洪本云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時本無則指己丑已發未發說而言。故以爲歷十年而後定中和之指。與南軒講論在乙酉丙戌至己丑卽悟其非。以書報欽夫。欽夫以爲然。不過四五年間。惟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欽夫執之尚堅。後卒從朱子說。雖不詳其時。大約不久而論定矣。以爲十年而後定者。亦妄說也。其敘丙戌三書爲初未定之論。則是然。不載中和舊說序所云。則指意不分明。又載己丑論心學一書。以爲定論。此書在己丑初悟已發未發之分時。尚多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不昧爲復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靜爲本。諸論皆後來所不言。卽如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太極圖解正相反。豈可據以爲定論耶。祭南軒文云。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



乃同歸而一致。此統言之。如論語說仁說之類。非指中和說而言。洪譜蓋誤認此語也。凡此皆非果齋之舊。李為陽明之學。自主中和舊說。故於此多所刪削。畧而不言。而洪本則不勝其可疑也。姑附其說於此。羅整菴與陽明書引與敬夫最後朱子定論與年譜畧同。○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李洪兩本皆載之。此或元本所有。非後人增入也。然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而洪本以為未發之旨。未相契者。非是。竊嘗考之。朱子從延平之學。南軒從衡山之學。各有師承。延平歿而問之南軒。南軒以所聞告之。亦未有省。已而朱子自悟性為未發。而合之延平所傳。見與何叔京南軒則專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不然。見語錄。又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見文集與自與延平不合。意其所云不合者。或在於此。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衡山之學。其

胡氏與曾吉父書。與以艮齋銘爲宗。指相與守之。
己意。合必在此時。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異矣。與林
會與父書。夫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異矣。與林
擇之書。後來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蓋指此時。而戊
子諸書。絕不及延平。亦自可證。至己丑。始悟以性
爲未發之非。未發已發。各有時節。而於未發。仍守
延平之說。又深以先察識爲非。其先後異同。大概
如此。竊以意擬之。而未敢定也。
今仍李本存此二語。以俟攷焉。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軒南嶽唱酬集序。
朱子遊山後記。東歸亂稿序。其敘次時日。道里極
爲詳悉。李本畧載南嶽唱酬。東歸亂稿。於往潭州。
至自長沙兩條下。洪本別立此條。而注語最爲舛
誤。今依兩家文集考正。而洪本注語直削去之。亦
不復一一置辨也。○又按朱子往訪南軒。與林擇

之俱行。南軒序亦止言三人。范伯崇至已卯始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同登山。又與朱子擇之同歸。然年譜言范念德侍行。疑本與伯崇擇之同行。伯崇有羣從兄弟在湖湘間。別往視之。至已卯而後來。然未有考也。南軒序謂已卯胡實廣仲范念德至同登山。朱子後記謂伯崇來始聞水簾之勝。欲一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洪本敘次斷續不明。而以自嶽宮至楮州爲南嶽唱酬集。尤爲舛謬。今盡削去。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李洪本皆闕官字誤。考宋制編修官檢討官皆有官字。今補正。○已丑省劄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疾速前來供職。則此除替施元之闕也。施元之官期未滿。故待次於家。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于府以賑之。

年譜本社倉記而不及縣官之委，甚爲缺畧。今載社倉記。

程氏遺書成。

按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而戊子遺書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卽此二語之指也。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則是序文後有更改，蔡書不詳何



時豈在庚寅以後耶。時有先後之云亦不見於遺書序中則其所更改者又不止此也。按自潭州歸後以良齋銘爲宗指其見於與程允夫曾表父書甚明。良齋銘以知止爲始而格物致知專以察識端倪爲下手工夫與學聚問辨之指不類。其云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與至善事理當然之極註又不合。與何叔京書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是皆良齋銘之指也。石子重書非格物致知不用正心誠意及其正心誠意却不用致知格物其語自是。但以審察見得爲格物致知以泰然行將去爲正心誠意亦仍是良齋銘之指也。大抵以心爲已發以性爲未發要從已發處識得未發故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凡戊子諸書皆是一意。平湖謂答叔京書易爲異學所借尚似有所未察。正學老不載與兄夫書則未見其宗指。

而於講論多所反覆似皆未得其要領也故附論之。

五年己丑四十歲。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按樞密院編修官係替施元之闕。是歲施元之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年譜載於戊子年之末誤也。魏掞之以四年十二月除太學錄五年六月罷歸正省劄趣行時朱子所以因是力辭也。朱子魏元履墓誌南軒魏元履墓表年月俱可考年譜誤載而續通鑑因之今改正。○行狀云五年三促就職據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供職今又準前件指揮。年譜八月復趣行卽第三次也。以戊子末一條移於今年五月則明白無疑矣。



按己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乍易舊說猶多有未定之論如凡言心者皆指己發而言程子自以爲未當而已發未發說則以爲指心體流行而言非指事物思慮之交與湖南書又以爲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當言凡言心者此皆有所未安呂博士說中庸或問力辨其失而此以爲大概得之又謂涵養之功至則其發也無不中節又似刪却己發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論也中和舊說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
及前諸說則其所見己不同矣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時同爲此論者今其書不見於與欽夫答問中豈卽與湖南諸公書耶旣云第一書則尚有第二書第三書矣此書序年當在前而編次於六十四卷之末與答或人爲類此皆編次之失恨不得起勉齋諸公而一質問之也○與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

後亦已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爲主、
卽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
貞也。後來都無此語。又云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
靜自是兩時、不必互說。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感者已發也、寂者未發也。今若曰已發而常未發、
未發而常已發、可乎。又云以靜爲本、亦似偏於靜。
己發未發說小註已自明言之、而篇末二語亦自
平說。凡此恐皆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爲復、後
來改之、而太極解以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今解
相反、豈可據此書以爲定論耶。整菴羅氏引此書
與陽明辨平湖陸氏亦以此書爲定論、恐皆有所
未察也。○答林擇之三書皆辨先察識、後涵養之
非、而於涵養特重、於己發工夫未免少畧。如云從
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鑑之又云苟得其
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陽明
以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來所不取也。羅整菴

嘗言後人創爲異說者乃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正謂是爾。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朔望李洪本作旦按李洪閩三本皆云日

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也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友朋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附見於此○按書儀始虞猶朝夕哭不奠小祥止朝夕哭惟朔望饋食會哭則朔望饋食小祥前當亦然也朱子居喪自用書儀故或朔望歸奠几筵考文集答陸子壽書力言撤几筵之不可而於朝夕饋食則未明言答李繼善



問謂朝夕饋食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其答葉味道書則據左氏特祀於寢與國語日祀之文謂主復於寢三年內皆日上食此後來所講定與書儀亦有不同者矣。○按禮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疏說皆不分明。開元禮朝奠至徹夕奠夕奠至徹朝奠開元距孔賈不遠其或有所傳也。鄭註旣夕記云饋朝夕食也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如生存時進徹之時如其頃據此則殯宮朝夕之奠與下室之饋絕不同。卒哭後罷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仍行於正寢但經文不具爾。儀禮猶朝夕哭不奠不奠者但謂不行喪奠之禮。書儀卽以不奠爲不饋食考之或有未詳也。年譜有家禮成一條今削去。○洪本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旣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旣成未嘗爲學者



道。易簣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
 歲之論不合者。黃榦直卿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
 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覽者詳擇焉。本家禮
 附錄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
 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
 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年譜李氏所輯疑此
 益之。增黃氏螢曰先生既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
 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
 生晚歲之語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也。陳氏涪
 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
 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
 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文集答汪尚書書云
 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
 連年遭喪未及盡試。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畧已成
 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
 莽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

續奉寄求訂正也。又答呂伯恭書云、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錄呈求訂正也。答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并俟詳議也。豁在王辰、又答呂書、不在祭已、張書則在丁亥、跋三家禮範、戊子、闕蔡書、不在詳其時、大約庚寅後。語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却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甲寅語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却



幾處。葉賀某嘗修祭禮。只就溫公儀中間行禮處
 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陳
 按年譜及家禮附錄。則家禮爲朱子之書無疑。考
 之文集語錄。則有祭禮。祭說。而無云家禮者。所云
 被人竊去。亡之者。亦祭禮而非家禮也。唯與蔡季
 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并附疏者。一卷納一哥之
 語。此丁巳後書。所云家禮。乃經傳通解中之家禮
 亦非。今之家禮也。此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年譜家
 禮成於庚寅。正居母喪時。而序絕不及居憂一語。
 所謂因喪祭而推於冠昏。序中亦無此意。勉齋行
 狀及家禮後序。但言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旣不
 言其居喪時所輯。亦不言其亡而復得。是皆有所
 不可曉者。姑類集諸錄及文集語錄諸說於此。以
 俟後之人攷而訂焉。○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
 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
 範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

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畧。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沒。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顧以衰病不能及。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文公沒。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并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此書可乎。旣無此書。則胡爲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爲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指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禮範序所云。是亦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



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斷斷乎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註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爲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按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考之。則應氏所疑不爲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旨。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畧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則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今不可見。因邱氏之語而得之。故并附著於此。以見前人已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所引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諸成於庚寅。應以爲已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所見之本有已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

之誤也。○勉齋行狀序朱子所編次有古今家祭禮而家禮與通解皆以其未成書別叙於後。至宋史本傳則以家禮入於所編次之中刪去古今家祭禮故後之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失其傳甚可惜也。古今家祭禮成於淳熙甲午跋語可考。其後增三卷見於與鄭景望書後又增一卷共二十卷馬氏通考載之年譜歷敘諸書而獨削古今家祭禮不載其意以爲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之書可廢宋史之誤蓋亦由此。此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後之人又何責哉。○附家禮考。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



儒藏

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
 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
 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
 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
 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
 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
 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
 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
 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
 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
 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旣有成書何爲絕
 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
 作祭禮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
 祭禮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
 一語及家禮者。唯答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
 納一哥之語。見續集在蔡至道間。此儀禮經傳通解

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一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叙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畧而不盡。其書家禮後



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所刻家禮儀節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辭多疎畧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焉爾。另有後考摘家禮外誤凡數十條文多不載。

○又按朱子跋古今家祭禮在淳熙元年甲午距庚寅五年不言其有家禮其云有能采集附益通校而廣傳之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與跋三家

禮範雖前後絕遠而其意大概相同也。家禮之非朱子書此亦一證。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文集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吏部行狀云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鋪東寒泉塢。壙記云距府君墓百步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按遷墓記言以韋齋卒之明年窆其里靈梵院側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鵝子峯下。祝孺人壙記言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韋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



狀正^②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不言遷墓豈西塔山卽白水鵝子峯耶。靈梵院側鵝子峯皆在五夫里相距不遠故統言之乎。然不得云明年也。靈梵之窆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勢卑濕自指白水之北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爲疑詞不知卽果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次者亦畧不爲考訂何耶。姑記所疑於此。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卽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易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若合符節。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爲直截分明。蓋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

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爲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陳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此書當去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知福州，虞允文獨相。閏五月，梁克家參知政事。此召雖以胡銓之薦，亦或允文克家之意也。朱子以喪制未終辭，其狀不見於文集，疑其在喪中不復具狀，但以省劄回納建寧府軍資庫而已。至七年十二月，喪制旣滿，尚書省依六年元降指揮，催促起



發。朱子於八年二月具辭免召命狀。以祿不逮養辭。四月三省同奉聖旨。令疾速起發行狀。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免喪在七年而復召。則在八年四月行狀統言之。不復詳敘。本傳亦同。其七年十二月省劄乃依六年元降指揮而非。卽有復召之命也。八年二月克家爲相。與允文並。本傳九年克家相。再申前命。九年當作八年。自召赴行在。屢趣起發。疑皆出克家之意。而允文特聽之耳。允文以八年八月去位。九年特與改秩宮觀。則允文之去位久矣。然朱子於允文克家皆無書。豈以申省狀已屢言之。而素無交往。故不便有書耶。抑或文集之脫漏也。陳丞相龔參政周丞相畱丞相皆再三與書。卽趙雄王淮亦屢與書。是在南康浙東事有相關。不得不爾。伯與語而文集乃諱言之。亦不識朱子之意矣。行狀云。四年之間辭者六。此指六年召赴行在。八年召赴行在。七年省劄趣行。

八年省劄再趣行。九年省劄又趣行。辭免召命狀凡五。而喪制未終。無辭狀。元甚分明。李本止載六年。八年兩召命。九年省劄趣行。爲太畧。洪本爲得之。而以七年十二月趣行。爲八年二月趣行。則亦失之。今考正其始末。而附論之如此。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按癸未編次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皆不傳。而存其序。至壬辰編次論孟精義。庚子刻於南康。改名要義。蓋其名偶同。而非卽前論語要義之本也。年譜誤認以此書先名要義。後改精義。又改名集義。以書語孟要義序。後考之。非是。今改正。○又按癸未要義序。獨取二先生此五字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輯訂正。以爲一書。則亦與精義畧同。但其書草畧。故後來編次精義。不復及之。而

別爲之序、自非癸未之本也。南康之刻、蓋取舊名、以精義二字太重、而諸家之解、亦有未盡當者、後定名集義、亦以此年譜之云、蓋未辨此意也。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按辭免召命狀、以去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二月具狀辭免。洪本以趣行敘於二月、誤也。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至五月六月省劄、又兩次趣行。洪本止載六月省劄、催亦非是、今俱改正。

資治通鑑綱目成。

按綱目序於壬辰、據季通伯諫擇之。伯恭諸書則癸巳甲午至乙未、方寫校淨本、乃成編也。又據敬夫伯恭李濱老書、則重修於丙申丁酉、至庚子方可寫。據延之恭叔書、則丙午以後欲重修而未及。



行狀所云每以未及修補爲恨也。余大雅錄在戊戌後，當是重修時，而語意不類，恐記者之誤。若陳淳錄，則自分明矣。年譜綱目成於壬辰，以序文而言耳。○凡例刻於王魯齋栢勉齋諸公皆未之及，或以後出爲疑。今考蔡書云：條例亦已定矣。又云：綱目凡例修立畧定，極有條理意義，則元有凡例，當以蔡書爲據也。○又按綱目於通鑑改正甚多，而猶有未及改者，故曰恐爲千古之恨。今載與劉子澄尤延之書以見其概。朱子於壬寅年以綱目爲孝宗言之，蓋欲仿溫公之例，而孝宗顧置之，則反不如神宗遠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竟亦未能再修，此所以常以爲恨也。

入朝名臣言行錄成。

按東萊集與汪尚書書云：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此前後集又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



儒藏

朱子年譜 考異 卷一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
是書書呂許公事切直故東萊不樂之。見沈而朱
子後來亦未修改此早年之書與論孟
或問同也。前集五朝後集三朝故總日

按年譜據西銘解後跋然考之作解當在壬辰前。
跋云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則非壬辰明矣。又
考葉味道語錄自在雲谷作天地之塞兩句解後
來迤邐作西銘等解。雲谷記以庚寅得雲谷則西
銘解作於庚寅辛卯間。據呂東萊書
太極西銘兩解皆成於壬辰前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

成。

按年譜壬辰十月西銘解成。癸巳四月太極圖解通書解成。此據兩後記歲月言之。而通書則附見焉。考之呂張兩集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東萊書壬辰有改定太極圖說解之云。則必不至於癸巳而後成矣。○又按己丑己亥皆訂正太極通書不云有解也。丁未作通書後記戊申始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年譜以通書解附焉。東萊與朱子書云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其書在戊子。又云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則在己丑。又云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稍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又云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發昔人所未發處益多。又云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此三書當在辛卯。朱子與南軒書云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



別紙上呈。則書在戊子已丑間。南軒書云。伯恭昨
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則在辛卯
後。據此諸書。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已丑。西銘解
成於庚寅辛卯。兩書後跋各以其跋之歲月言。非
成書之歲月也。又戊申跋未敢出以示人。乃爲學
者言之。張呂二公則未嘗不共商確。象山云。攷訂
註釋。似亦見圖解矣。通書後記作於丁未。此如已
酉序大學中庸章句之比。章句非至已酉始成。通
書解亦非丁未始成也。年譜敘於癸巳。疑亦因太
極圖解附及之。而李微之序亦云。太極通書解義
成於癸巳。豈別有所據乎。竊意亦成於壬辰以前。
至丁未始作後記。以授學者。戊申二月。則出兩解。
非并出通書也。梭山詆太極圖西銘。林黃中詆易
西銘。而通書尚未有議者。故未之及焉。今姑依年
譜所敘。而考訂其歲月先後如此。○李微之性傳
語錄序。序成書歲月。大概同年譜。而易本義以爲

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與年譜不同、則非盡同年譜也。戊申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明言兩解不及通書、而李洪兩本於戊申皆以通書附焉。今據鄒本刪之、前說亦以意度未盡然也。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洪本進呈乞嶽廟劄子下、有是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十一字、誤用本傳語、重複不可曉、而李本并無進呈乞嶽廟劄子句、則克家之奏爲無所因矣。今從洪本、而是年以下十一字則刪去。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按文集辭免改秩宮觀狀凡四行。狀云九年再辭。元年又再辭。李本止云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



揮太畧。洪本得之、而僅統敘於拜命之下、亦非是。今依行狀文集改正。○行狀辭者四、則據辭免狀。年譜云三具辭免、則以第一狀辭改官。第二狀辭告命、實一事也、此則非誤。

編次古今家祭禮。

朱子自爲之跋甚詳而不載其目。其答鄭景望書言增孟詵徐潤孫日用三卷爲十九卷。以書考之則賈項家祭儀第六、孟詵第七、徐潤第八、政和五禮第十一、孫日用第十二、杜公祭享儀第十三、范氏祭儀第十九、其確然可考者七卷而已。馬氏文獻通考、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則又增一卷矣。凡十三卷。蓋莫可考。以通考所載計之、有江都集禮有開元禮、開寶禮、有胡氏吉凶書儀、唐鄭正則祠享禮、唐范傳式寢堂時享禮、劉岳書儀、陳致雍新

定寢祀禮、又有韓氏古今家祭式、橫渠張氏祭禮、
伊川程氏祭禮、呂氏家祭禮、溫公書儀、是陳水凡十三篇、正合二十卷之數、或卽是耶、此
祭儀。
朱子手自編次之書、而家禮則後人僞作、勉齋以
古今家祭禮同爲編次、而家禮則別出、至宋史以
家禮入於編次諸書之內、而刪古今家祭禮、故後
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以不傳於世、甚
可惜也。然藏書之家、或當有存者、有志之士、多方
訪求、庶朱子之書復
見於世、寧非大幸乎。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終

校記

①目：當作「日」，見《朱熹集·續集》卷五。

②正：當作「止」，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考異》。



藏齋

朱子年譜 考異 卷一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正。○按文集書近思錄後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畱止旬日、而末署云五月五日、則來訪在四月明矣。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間、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刪去。○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

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却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爲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覽者當自曉然，無庸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追和鵝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



然可證年譜俱載鵝湖會之誤。○學部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必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補入而其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鵝湖與二陸講論幾旬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語錄所存數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爲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文集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卽作草堂榜曰晦菴、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至是

亭臺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統名其地非指草堂三間也。今姑仍之。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鄒考云三月望後起行年譜俱作二月誤。今改正。○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敬齋箴。按敬齋箴前題云讀南軒主一箴綴其遺意作敬齋箴以自警。南軒卒於庚子當是庚子後作。此爲附會無疑也。今刪去。○按與滕璘游一條見李本洪本不載。考滕璘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所有姑存之。○按茶院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此在婺源所寄余文集注有說。附文集注。此書有頓進之功語距己丑八年矣。仰窺古人精進刻刻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



者固不可執已丑一悟以爲定也。○又按九月答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
年譜俱缺、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秘書省秘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今考龔書其辭不詳、其與韓无咎尚書書最爲詳盡。年譜與汪尚書書、汪字誤、卽與韓書也、僅刪取其前數十語、而意不明、今全載。汪字闕本已改正。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宰如閩本作宰。如疑當作宰。如側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另規壽藏也。名其菴曰順宣。豈墓旁有菴以守墓乎。是墓旁有亭。又有菴矣。凡此皆從李洪本。○閩本二月別立一條、或依舊本而別出之、或家有所傳亦未可定。如年譜令人之卒在此自有一月而閩本增十三口三字此自有所傳也鄒考云、按朱子與呂伯恭書有云、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卽就近卜日。此丁酉二月書也。是年秋、伯恭來書、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則令人之葬、大約在丁酉秋冬矣。鄒考蓋據兩書而改二月爲是歲於丁酉終然當仍閩本而注所疑於下、不當遽改也。今仍從李洪本、附注於令人卒之下、而二月兩字、則改爲

某月以記疑。○李洪本附錄行狀，令人卒以乾道丁酉小注辨其誤。今考勉齋集行狀云卒以淳熙丙申，未嘗有誤，此附錄刻本之訛舛，而辨者未及考之本書耳。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畧。其謂或問恐轉而趨薄，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作集註簡確精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却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薄耳。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以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有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其書在丙戌



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與論語訓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卽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有云、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卽或問稿。洪本云、又作訓蒙口義。卽詳說也。誤。李本無卽詳說也四字。今從李本刪去。○又己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據此則論孟集註、丁酉尚未成書也。後書又云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有修改處。今上納二冊。餘却續寄。則丁酉己成書。此更修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止據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問、疑與集註年譜刪也。○丙辰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此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於丁酉。在南康時己亥庚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必在其

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書丙辰距丁酉二十年矣。尚云合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丙辰後。是其修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按文集四答歐陽希聖問句。朱子數改方定。今說前說皆不如。今本體不陽希聖問者。朱子之苦心矣。嘗謂此等處皆宜抄出以示學。○朱在過庭所聞是敬之有此書矣。今語類無考。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注云集傳舊序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文集注辨此頗明。今附載。附文集注按朱子明詩傳遺說集傳序乃舊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遂除此序不用。今考序言自抑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善者師之而惡



者改焉。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鄭之辨。亦畧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桑中篇考之。其爲舊序無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六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則必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舊說。而丁酉舊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辰作桑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修也。壬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語類李輝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爲記者之誤無疑也。遺說作周謨錄。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序之非。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小序之非。書讀詩記後及記桑中篇。皆本於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又

書考之則今本必修於甲辰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葉彥忠書又有新本舊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卽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按果齋李氏云。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與年譜語畧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爲舊本。此爲舛誤。然不載詩集傳序。則可知序非集傳所有矣。李微之序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年譜之誤。

周易本義成。



按年譜詩傳成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不知所據也。李微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序爲正。又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陳氏曰晦菴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爲本義其大指畧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語錄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揲法則諸書所同然實非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未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老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久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與程子答張閔中語畧同以別集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今不載。○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

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詳矣。乃朱子歿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輔嗣本程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厯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道理太多翻却窠臼不盡則亦恐未然。○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不知所從出。朱子明文公易說第十九卷論古易今刻前闕二板當是書臨漳所刊易後及此篇而已不可考。



按會通載書臨漳所刊易後附朱子明呂氏音訓
跋云、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
後、據此則此篇乃書嵩山古易跋後而文集竟無
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易本義所附九圖筮
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
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辭意斷斷非程
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
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據所傳而不考其真偽。其
附九圖筮儀於本義亦其類也。嘗有辨說極詳、今
系於後。附周易本義九圖論。易本義九圖、非
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已
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
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
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
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
叙畫卦約畧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

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旗圖、卦圖、四卦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



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
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
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
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著以求爻。啟蒙以爲乾
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
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
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
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
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
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
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
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
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
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
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
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

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圖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乃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元非易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爲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



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篡入，亦不復辯。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銀鈔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元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本，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席，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瞽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

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已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攷其大畧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另有論後數條，文多不載。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卽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據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袁機仲爲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趣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次年正月，復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太畧，今從洪本。○行狀云：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謂八月辭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四也。本傳再辭不許，誤。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啟行、候命于鉛山。

按東萊屢書勉行、今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年譜爲據。○按南軒集與朱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三卷十此與年譜所載意畧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秘書郎之除而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方除南康、而此書所言皆靜江事。又趙若海與詹儀之兩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漕司趙若海、其在丙申無疑。若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書爲年譜之證、非也。

陸子壽來訪。



儒藏

朱子年譜 考異 卷二

李本附載侯命鉛山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
○按和鵝湖寺子壽韻年譜繫於鵝湖寺兩陸詩
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因
別離三載而云然考其實亦非也。詩云別離三載
蓋鵝湖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
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
自指侯命於鉛山。又枉藍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
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字下不得
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
論无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乖
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爲在鉛山
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第一
書戊戌則鵝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頗自悔其前
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所
云志同道合極論无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時
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



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而子靜之潰決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至乙巳丙午。乃誦言攻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鵝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爲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今盡載語錄文集及祭文。並附以卒後三書。

以見其概。俾後之人有考焉。祭文敘述最爲詳明。而與呂伯恭傳子淵書皆以爲吾道之衰。其痛悼幾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大見稱於世。豈亦有幸有不幸耶。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三月省劄復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某赴官。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必更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瞻之墓。修復劉屯田墓。

李洪本無此兩條。
今從鄒本增入。

請祠不報。

按與呂伯恭書云、已走介請祠。其書在四五月間。六月以疾請祠亦見與呂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皆闕。行狀以疾請祠者五、文集止載其三、其已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補入。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按作菴在己亥五六月間見與呂伯恭書及南軒臥龍菴詩最明。年譜載之庚子冬此因臥龍菴記在庚子十一月而誤也。今改正。○菴成卽祀武侯而起亭又在其後。年譜未明今據記文改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劄子自劾又是一事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輕減商稅兩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劄子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又與顏提舉師魯劄子言本軍米斛舊赴建康交納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赴建康交納俱見文集而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本皆不載今仍之而存其大略如此。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正。○洪本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鎮之詔皆從焉。李本無詔皆從焉四字云言監本洪本經也則考曹立之墓表云賜額得旨事當在



壬寅乃辛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白鹿洞學規李本僅載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並錄東萊白鹿洞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實本朱子之意也白鹿洞賦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冬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概云累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率寮屬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議像設也此乃去郡後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屢請祠故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人等語然亦偶言之爾朱子若罷郡亦未必能久畱南康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
鄒本已李洪本皆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
改正有補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爵號，尤可爲後法。今從鄒本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二月復奏免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語，則必舊本所有，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畧載兩祭文，李刪後祭文。洪又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祭文則全載。與呂書，洪本太畧，文義不明，今增入。
○按朱子文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



年敘三十二卷則不以年敘而其年亦可考。南軒集與朱子書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頗有錯互。然其年亦尚可考。今以兩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卽如太極圖解跋明言敬夫以書來其書亦不載。南軒於丁酉後尚有十餘書率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要之精語皆不在焉。此甚不可曉。豈朱子集多所遺而南軒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本耶。四十四卷明依文集序或後知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文集序其前後同異也。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文集反不得其所據。今錄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論議之異同與祭文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同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其所載語甚畧。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及之者少。而黃子洪輩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不

足據也。○文集與方賓王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日曾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貽四巨帙、無卷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模印、而流傳廣、與方書合。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不合、疑卽定叟四巨帙而摸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上載朱子序文、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證、其中頗有參錯、故嘗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畧同、與朱子書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末多武侯傳及語錄。黃氏旣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爲朱子之本、定叟之本、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應詔上封事。

本傳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宋史趙雄傳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李本年譜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與行狀所載上讀之大怒令其分析。趙雄詭詞救解乃已。洪本首增時

怒下趙雄又曰是詔以詞為亡也餘同李梓續通鑑六

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上讀之

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

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至能否自見矣帝

以為然姑置不問熹仍舊職候旨按行狀止載

疏語其云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則見於

本傳而令其分析雄詭詞救解則見趙雄傳中年

譜兼採兩傳語似是後人竄入未必果齋元本也

陳丞相判建康入見在淳熙五年其薦朱子見於

陳行狀蓋行狀云某贊人疑即朱子也至八年罷判建康

薦本道守令五人其薦朱子見於與陳師中書相

距已三年而本傳以過闕之薦屬之除江西常平

之上誤也趙雄士之好名等語亦在知南康時雄

傳請出以外郡正指此而本傳并以屬之除江西

常平之上皆誤也朱子此疏降付後省中書謂之下

參知政事後省宋改是時趙雄為丞相周必大為參知政事



故皆言之、而雄詞過甚、似非其實。雄與南軒不合、其爲此言、亦以迎合上意、而朱子聲望已高、上意亦頗向之。雄不應請詆如此、或出家傳增改、未可知也。其語本洪云趙雄詭詞爲力、解本於雄傳、而不載其令監司條具民間利病、乃可議臣之奏封事、所載甚明、而本傳誤增大早二字、續通鑑并以移之六年、且云詔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語爲救解之詞、愈不相合。又云姑置不問、某仍舊職候旨、絕不成語、訛以益訛、可爲一笑。大抵宋史本傳、趙雄傳已爲淆雜、而年譜本之、至續通鑑、舛誤益甚。今定從行狀、而其他一切削去。○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畧看、却復進入、少有外付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他、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狎

肱朱子書云、既有調護者、卽是嘗有譴怒之意、幸密以見告也。東萊後書云、奏疏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納讜言、亦不以爲忤。按降付後省、朱子以爲得之、邸吏其與江東陳帥書亦云爾、非虛傳也。東萊偶未聞耳。前書云、似聞揆及新參皆常調護、揆趙雄時爲丞相、新參周必大、初參知政事。似聞者、傳聞不確之語。後書云、上容納讜言、不以爲忤。此必得之。周子充乃審其實。朱子與周參政劄子亦云、垂諭聖主有假借納用之意。則宋史兩傳所云、當未必然、而行狀元非有所避而不言也。或云宋史所載當因年譜、今考李本言趙雄詭詞救解而不著其語、雄傳則有之。洪本又增入本傳以我爲亡語、至周必大爲言、則兩本皆不之及。明是年譜之用宋史、而非宋史之襲年譜也。今附載朱子與呂伯恭、與江東陳帥、與周參政三書、以證年譜之誤。文集與陳師中書云、試郡無狀、幸及



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污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悚惕，不知所言。按師中福公子，南康於建康爲支郡，故云爾。南康之除，本傳以爲出於史浩，亦以陳相過闕力薦之。故江西提舉之除，行狀以爲上意不欲其遠去，以書言之，則亦以陳相之薦也。本傳敘次亦未爲誤。而以過闕之薦與罷判建康之薦混而不分，則非是。又朱子至南康，以疾請祠者五，諸書所云極明而本傳以屬之上疏言事之下，尤非是。今并附論於此云。

請祠不報。

李洪本無。按南康最後乞宮觀狀，言禱雨備災，則當在六月後，而未詳其月。閩本載於上封事後，今

從閩本。

大修荒政。

李本畧洪本詳而大槩則同。今據洪本而以文集補正。其已見行狀者則刪去。推廣御筆指揮二事。則不專以南康言。今亦刪去。修築沿江石堤。鄒本別立一條。今從鄒本。○按荒政行狀亦舉其畧而節目則未之詳。今據行狀而以文集奏狀申請具列其目於後。所謂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者。必考於文集而可知也。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二月陸子靜來訪。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卽斷其爲禪學。與張紹鵠湖之會。議論不合。然



察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爲己之功又精神
氣魄感動得人可爲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
招徠勸誘之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其
後子壽從朱子之說而子靜卒不變觀年南康來
訪或子壽之意而請書墓誌疑亦子壽之遺命子
靜白鹿洞講義力言義利之辨而終之以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其於朱子之論殆無以異而平
日所言絕不之及其前後敘詞極爲謙下故朱子
跋語亦亟稱之王寅子靜入爲國子正癸卯遷勅
令所刪定官名位畧與朱子侔矣至甲辰因曹立
之表遂與朱子忤然輪對五劄朱子與書明謂其
自葱嶺帶來子靜復書雖有不樂而亦未肆其辨
迨丙午旣歸講學象山聲名益甚徒黨益衆戊申
遂有無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然與朱子
爲敵矣朱子誦言攻之亦在乙己丙午之後知其
必不可以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狂至

此然子靜自信甚篤自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能挽回。假使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異同之論矣。此天實爲之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以爲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程氏閑闢錄陳氏學部通辨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爲有功於吾道者。程氏說得其大槩而間有誤處。陳氏說極爲詳盡而始同終異。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未然者。今不暇悉論也。陳友朱湘壽辨○又按子壽以己亥三月來訪朱子於鉛山遂從朱子之說。庚子子靜約來遊廬阜而子壽言子靜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倪穀書則子靜所見亦非曩時矣。子壽旣卒朱子以文祭之。明言鵝湖所見之非子靜於此亦無異論。明年自來乞書墓銘其爲白鹿書堂講義幾與朱子之說無以異。其年祭呂東萊文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原豈足酬義。蓋亦自言鵝湖之非矣。而朱子於南康日



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三頭兩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盡舍舊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講義而於其與符復仲者亦有取焉。癸卯與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所以招徠勸誘之者至矣。而子靜後來聲望益高徒黨益盛恣其舊說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誦言攻之。凡子靜前後之異同又有若此者。前之所論尚未盡其曲折也。○答林擇之吳茂實書庚子是時子壽尚在也。答符復仲書庚子後程注不詳此時然王寅後是庚子也。辛癸卯與項平父書乙巳答陳膚仲書俱有舍短集長之言。一以戒厲學者而於陸學亦未嘗不取其善。可以見聖賢公平正大之心而惓惓引誘之意亦具見於此矣。故皆附載於篇。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此條從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刪數語末云多見施行兩本皆同。按延和奏劄則星子稅錢未減納粟人尙未推賞乞賜白鹿書院勅額及書亦未施行則所云多見施行乃虛語耳。今亦刪去。至洪本所載執政諭且勿言諸語則在延和奏對時行狀述此至明。洪本最爲舛誤今亦刪去。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李本附注於去郡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文集山北紀行詩敘次最爲詳悉。年譜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爲濂溪曾孫元孫等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語俱舛誤今改正。○洪本附太極說按太極說非朱子作也說中止言陰陽動靜無一語及太極又與太極圖說解絕不相應朱

子文集語類無及此者。南軒有太極說嘗刊於高安。朱子與書謂其未安。須且收藏以俟考訂。豈此南軒作而誤入朱子集耶。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覲文集仁此或其類。今從李本刪去。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李本年譜云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與洪又載昨見奇卿敬扣以比日講授次第一書末云其切磨之意如此。按年譜李洪兩本詳畧不同而無大異。獨此條乃大相反。李本於東萊若有譏焉。洪本改之亦未知孰是。果齋元本也。李序謂舊本之猥冗左謬不合法者悉以法削之存者十之七而不言其有所改竄。據此則非特以意刪削也。洪本當有所自來。非妄改者。今定從洪本而李本則附見於此。洪本載丙申與去。○朱子文集三十三



卷三十四卷與東萊書皆以年敘三十五卷則不以年敘頗有淆亂李本所載昨見奇卿一書在三十五卷之末當是東萊居明招山教授時其年在戊子己丑三十三卷戊子己丑有書言向見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遣詞命意亦頗傷巧蓋指博議而言東萊年譜博議疏而不讀諸經論孟之說竊疑此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明是後來續入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且此書在早年而李本系於東萊卒之下若欲以此蔽其生平者不特誣東萊並誣朱子矣此不可不辨也東萊祭文及與劉子澄書其傷悼之情與南軒無以異而李本頗失其旨朱子與東萊書三卷具於文集此不復載今掇取東萊與朱子三書及朱子與南軒一書以見其槩俟後之學者考焉○朱子嘗自言氣質之偏多有奮發直前之弊故東萊每以此爲規與南軒語相同也東萊充養溫



厚多所包含。朱子所以箴之者尤力。南軒書云：近來伯恭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凡事似於果斷有所不足。又云：伯恭却有會容耐處。又云：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革，亦是剛明不足耳。此皆與朱子意相同。至如功利之說，自是後來浙學流傳之弊。然東萊之學多於博雜處用功，張說故追原其始，有拖泥帶水之歎。朱子嘗論湘中學子之弊，亦謂欽夫說有太快處，遂啟流傳之弊。與此畧同，固非盡以爲東萊之過也。○又別集與劉子澄書言：直卿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旣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與俱往哭。伯恭亦不爽前約也。是歲六月間，朱子與東萊有約，而七月東萊已卒。十二月，朱子之任浙東，明年正月往哭東萊墓，是所謂不爽前約者。生死交情如此，獨哭東萊墓，文集無祭文，豈偶軼之耶？抑以祭南軒墓乃遣奠，故有祭文，而東萊墓親往，則無之耶？此不可考。

姑記於此。○東萊以七月二十九日卒，聞訃當在八月。年譜系之七月，誤也。文集與東萊書在七月望後，東萊文集有答書在卒前三四日。東萊日記二十七日，修定詩記公劉章而卒以二十九日，蓋久病而暴亡也。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按朱子上宰相書云：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熹於是時億臥田間，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使令趨走之末。此壬寅年書。王淮以辛丑八月爲右丞相，此宰相則王淮也。文集編次者諱言之耳。浙東之除，王淮所薦，而本傳云王淮改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則非矣。洪本年譜承本傳之誤，續通鑑云：王淮薦熹爲得之。今從續通鑑改正。李本無宰相二字。王淮改先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洪本年譜云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云云炯行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次陳二說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重詳見延和奏劄按李本最畧第一劄用本傳極陳災異之由兩語以該之而第二劄則不之及其意以任人一語即可該第二劄也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七事則第三劄而四劄以下則皆不及此李本之疎也本傳獨敘第二劄蓋舉其重者而末云所奏凡七事意自分明但改奏劄七爲七事則非是李本蓋用本傳而又失之洪本前兩劄另叙其下乃及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此第三劄非首劄也次陳二說則第四劄次言紹興和買則第五劄而後兩劄亦不及其所增入



奏劄多依行狀而間有不同不知所據何本也。今從李本存其畧其誤處畧爲補正載行狀於後而洪本則刪去。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按詔行社倉法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所載勅命及跋語最明年譜載之九年夏此因勸立社倉榜在九年六月而誤也今改正。台婺有應時行之者亦沿九年六月榜文今削去。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終

校記

①未子：當作「朱子」，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考異》。

②問：當作「問」，見右引書。



儒藏

朱子年譜 考異 卷二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三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李本有正月條奏救荒事宜一條注云并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等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并行住催按此復回紹興官次所奏在二月非正月也救荒事宜條奏甚多非止此奏僅載其一亦爲太畧洪本系於辛丑視事西興之下今亦不取。

奏劾衢州守李嶧。

按奏狀言其親戚方在政路此謝廓然也廓然以辛丑八月同知樞密院事壬寅六月罷正月間正在政路或疑指王淮朱子上時宰書滄言按劾不行反遭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詳其語



意則非王淮也。洪本後云先生在浙東陳賈謝廓然趙彥仲首攻之。此語必有所據。疑爲廓然所攻。而朱子去官以俟朝命。自劾狀云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又狀云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蓋婺衢爲還閩之路。由此去官以還家也。行狀年譜皆不及劾李嶧事。故不可詳考。而輒以意擬之如此。○己亥在南康答呂伯恭書云李嶧之事顏漕已燭其妄。或與此同名。抑此誤也。文集目錄作李嶧。當更考。○朱子初奏衢州守倅皆已逼替。其後守沈密一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赴任。則李嶧自以任滿解罷。非別有處分也。按救荒事宜全在得人。而號令州郡。又在按劾官吏畏懼。不爾則百方措置皆爲具文矣。朱子於浙東多所按劾。而於李嶧事未蒙施行。屢以爲言。行狀敘救荒太畧。而於按劾皆不之及。年譜視事西興注大概本之行狀增入賈祐之朱熙績。而其他亦未及。今依文集悉載。

於譜而并及畱趙善堅許令令佐自陳嶽廟兩條以見救荒之所重。至於措置事宜科條詳密有不載其目於後云。

永康陳同甫來訪。

李洪本皆系於壬子。今據兩家文集改正。○按朱子於壬寅二月十三日入婺州界同父來見朱子。則在巡婺州時也。壬寅通書卽在其後。朱子與同父第一書可考。同父壬寅書亦言之。壬寅歸後有見顧之約。丙午亦有來春命駕之語。其至否則無可考。若壬子之來訪。則兩家文集俱不之及。同父以癸丑第。朱子有書與之。亦不言壬子之來也。年譜蓋誤以壬寅爲壬子而未詳考其實耳。○龍川集與朱子書凡八。自壬寅至丙午歲月皆可考。其通書在壬寅相見後。以考朱子文集次第俱可見。



但同父每歲遣使丙午以後不應無答書疑其皆通問語故不載文集耳。朱子文集與同父凡十三書其丙午以後丁未癸丑兩書皆答同父不知龍川集何以缺之也。又有戊申兩書見二十八卷辛亥一書見續集較龍川集爲詳而壬子來訪則俱無所見年譜之誤蓋無疑也。

夏六月早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蝗災在七月修德政狀在其前故狀言旱而不言蝗。行狀蝗旱相仍蓋概言之。文集編次小誤。年譜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誤也。今改正。

條奏諸州利病。

年譜本之行狀而刪去差役一條中亦間有不同今從行狀。○行狀云奏免台州丁錢。年譜據奏台

州許納半丁錢半絹與奏免丁錢不合故并存之。又考救荒狀有許將台州等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行狀亦或指此。然半丁錢半絹爲永久之利而蠲放丁絹僅五等以下人戶又止一年其利小行狀所載未明似當從年譜。年譜又云其奏免台州丁錢至今台州小民言及先生無不以手加額焉。此必元本年譜所有而所指亦未明也。○又按行狀總敘五狀所言之事年譜因之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則似是一狀非其實矣。洪本更增與帥守同上首言云云次言云云。考紹興和買狀與本府同上其他四狀皆自言之其云首言次言尤非是今並削去。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會稽縣蝗蟲傷稼其災爲小而回奏御筆則其事重矣。其打撲焚埋亦皆可爲後法故不可以不書。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送紹興鞫實無司理院三字。據文集補入。乞令浙西無礙官體究。據文集本傳作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按年譜本之行狀兼用本傳補之。行狀所載章十上十字當作六。刻本誤也。行狀又云事下紹興府鞫之。與文集不合。本傳都司陳庸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文集劾唐仲友第六狀云九月回。準省劄唐仲友罷新任。已蒙朝廷委別路監司體究。卽其事也。而十一月十日辭免進職狀云并。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官會人蔣輝等已得明旨。盡行釋放。是并未嘗下紹興府鞫之也。行狀蓋小誤。其云紹興府已勘云云。則提舉司送司理院根勘。非浙西提刑司下紹興府也。



毀秦檜祠。

秦檜祠在温州永嘉縣學。朱子巡歷未嘗至温州。此移文毀之。未詳其時。年譜載於直徽猷閣之前。亦無所據。今姑仍之。李本不載移文。今從洪本。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按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卯。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新浙東提舉常平朱某備賑糶。九年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貫。付浙東提舉朱某備賑糶。此兩條各三十萬。緡俱見朱子奏狀。一云、臣備使慈賜緡錢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一云、臣昨奏請給緡錢一百萬貫。已蒙開允。應副三十萬貫。續通鑑止載九年。而八年則缺。蓋疑其重出刪之。此通鑑之誤也。又朱子巡歷至台州。奏奉行事件。狀云。七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



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貫。此卽九年七月所出南庫錢、而前狀所云已蒙聖慈支降三十萬貫者也。度牒一道價錢五百貫。元價一百貫，亦五百見奏狀。今減三百道合之，得十五萬貫，并官會十五萬貫，合之共三十萬貫。此非別有支降，而奏狀所云奏成二百萬貫者，朱子以劾唐仲友去任，不知後來應副如何。本紀無考。○鄒本年譜云：正月四日出巡所部，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七日至嵯縣，劾奏密克勤。十三日入婺州界。十四日劾朱熙績。十七日哭呂東萊墓。由蘭溪入衢州，劾李嶧及張大聲、孫孜。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二月復回紹興官次，自劾。五月劾沈密。六月奏修德政疏。七月奏蝗蟲回奏御筆，奏救荒畫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日至嵯縣。十九日至新昌縣，劾唐仲友。奏巡歷沿路災傷事宜。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县界，劾王辟綱。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二十三日，到台州，續劾

唐仲友。八月十八日離台州入處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處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準省劄進職。徽猷閣辭。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縣界準省劄。八月十八日除江西提點刑獄。即日解罷職事。仍具狀辭免新任。還家候命。十月九日準省劄。令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十一月七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并免回避。辭。是日降到直徽猷閣告命。復辭。十二月十四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即日拜受職名。仍辭江東提刑新任。按此依文集諸狀序次。日月最爲詳悉。然於體例不合。故附著於此。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行狀年譜畧同而小異。故併載之。

冬十月如泉州。

李洪本無今
據鄒本補入。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李洪本同。李本載答呂子約。劉子澄兩書。洪本增
答潘恭叔一書。潘書今削去。○按此條語雖本之答呂
子約諸書。而意有所偏重。不知是果齋元本否也。
浙學指子約應時德章輩而推其由來。於東萊有
不滿焉。年譜竟似以浙學爲東萊矣。今雜採諸論
浙學語。而附辨之。○洪本附大紀論。此不可曉。今
削去。○辨浙學始於癸卯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後
凡辨浙學者。悉附焉。蓋以年分則散。而不可以組
故類聚於此。後辨陸學。陳學。皆仿此例。○朱子早
年與東萊先生切劘。甚至見於兩家文集。蓋不後
於南軒先生。其歿後。深爲悼痛。而歎吾道之衰。蓋
亦與南軒先生同也。勉齋行狀云。南軒張公。東萊



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達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思。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是以南軒東萊並稱而陸陳則斥言之其大指分明可按也。至果齋則謂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博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溺於徑約自指金谿騖於該洽則似指東萊學者知所傳則又不知何指而同父則不一及與勉齋所云殊以別矣。魏



鶴山作年譜序言、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
 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著述靡竟。蓋同勉齋之說
 而大全集編次問答、以汪張劉呂爲一類、陸陳爲
 一類、界畫判然。獨黃子洪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
 人中、而東萊自爲卷、與陳葉一卷。陳謂君舉、葉謂
 焉。陸氏一卷同、則近於果齋之言矣。今李本年譜
 於甲辰特書力辨浙學之非。於鵝湖之會、則載三
 詩、而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於太極通書解下、畧
 敘諸書往復、不加一辭。於同父來訪、畧載數語、並
 不言辨陸陳之學。而於其末、載朱子語、江西頓悟
 永康事功、若不極力辨論、此道無由得明。則元本
 當有辨陸陳之學等語、而爲李氏所刪矣。李氏
明之學、自陸氏、其序及。然果齋語不及同父
亦言之、不知同父何以不辨。
 豈元本止有辨浙學、陸學、而不及同父歟。未可知
 也。朱子之辨浙學、專爲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
 言之、而推其所始、不無遺議於東萊者。又云名爲

伯恭而實主同父故辨浙學與辨同父同而非以東萊與同父同類而並譏之也。如湖湘學者胡季隨輩後來盡從君舉之學朱子亦言欽夫言自有弊又豈可以上及於南軒耶。李本之謬蓋大失朱子之意。洪本後出其敘浙學陸陳大畧皆同。載亦不惟於聞東萊訃其下則有大異。洪本於李本時有所增刪改易似見李氏未刪改前之本而於此不能推類悉正其誤甚爲可惜。然洪氏所見之本亦未必是果齋元本也。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辨陸學之非。

象山年譜朱元晦書云立之墓表今往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象山答書云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淵往時與立之一書敘述立之生平甚詳自謂真實錄未



知尊兄及見否。按朱子此書不載於文集。於陸譜見之。其書疑甚長。譜記其畧耳。所言勅局輪對及王謙仲袁機仲語頗悉。末始及立之墓表。象山答書雖不以墓表爲然。而於來書語一一酬答。未嘗有激怒之意也。其謂因曹表而有所激。或諸葛誠之揣度之辭耳。未必其盡然也。○論象山輪對五劄。象山答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懼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尙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轉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以金注之昏耶。按此書象山文集亦不載。載於年譜。亦其畧也。洪譜亦載朱子與書。而少畧其自葱嶺帶來句。則削去。此固爲陸學者所深諱也。○又按朱子乙巳七月與劉子澄書。言象山輪對奏劄及建昌傅子淵語甚詳。而不及誠之書。則誠之書自在乙巳七月後也。閑闢錄學部通辨皆以爲癸卯。非是。又續集答劉晦伯有爲

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則指顯道。陸譜載朱子書有顯道然不認閑闢錄以頗不能平爲指象山亦非是至誠之書所云競辨之端則正指子靜言而學蔀通辨又以爲指門人皆非是。答項平父第四書以答誠之書寄之項書在丁未則誠之書自在丙午大約乙巳七月後也。○按曹表在癸卯五月論輪對奏劄在乙巳七月傳子淵之來見在乙巳冬朱子與象山書力攻子淵在丙午誠之見象山不知何時必在乙巳七月後也。親陸象山之激怒或因葱嶺帶來之云或因力攻子淵之故皆未可知但以曹表爲辭其實距此已四年矣。丙午攻子淵書象山文集無答書。至丁未朱子再與書始答論子淵事辭氣頗慢至有勢力不能相敵之語此其激怒可知。至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焉。與象山書朱子文集不盡載今兼以陸譜文集考之而附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當有以考而正之也。○語錄云



象山卒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湯泳錄此說。按象山卒於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其聞訃當在癸丑正二月間也。湯泳錄乙卯固不值其時，實文卿從周錄在丙午以後，此事不見於從周錄，恐傳聞之誤。閑關錄云：「哭之者故舊之私情，譏之者斯文之公議。」此語固然。然謂其學同於告子而辨之則可，謂可惜死了告子，則語太輕，必非朱子語矣。年譜不載，今錄於此而附論之。

辨陳學之非。

按李洪兩本同，父以壬子來訪，而年譜云云系於其下。今考兩家文集同，父以壬寅見朱子於婺州，而壬子則無其事。故於壬寅補同父來見，而壬子來訪則削之。其年譜云云，則移於此。年譜有往歲

二字末又有至是來訪四字今削去。洪本以風切之下畧載與同父第六書今亦刪去。○按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一條不見於文集語類此自公晦先生所記載於年譜者。以此推之則年譜當有辨陸學辨陳學兩條而辨陸學則爲李古冲所刪耳。姑評之序亦其辨陳學不知何以亦竟刪去。豈若劉元城所謂子產立良止之義耶。抑竟以浙學當之耶。永康事功自明指同父浙學則爲呂子約孫季和輩言之。雖云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亦畧有不同而或遂以歸之東萊愈非其實。此洪本皆不能有所是正也。勉齋行狀敘此最明正本朱子語。朱子文集以汪張呂劉問答爲一類。陸陳辨爲一類。亦自較然分明。獨黃子洪語類頗有異說。而果齋敘次朱子書實與行狀亦有不合。豈以浙學爲呂學。自果齋已失之乎。今其元本不可得見。姑記所疑於此。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二月易學啟蒙成。

李洪本同而洪本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未行於世四十字李本刪去爲當今從李本。○易五贊元附啟蒙後現與呂而編集者多遺之今錄以附於啟蒙序之後。○著卦考誤辨郭子和之失行狀本傳皆以列於本義啟蒙之後而未詳何年所著年譜皆缺。鄒本附註於啟蒙成之下而曰郭雍卒於丁未其成書當在丁未後此亦未然。今存其目於此。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三月小學書成。

按癸卯與劉子澄書小學蓋託子澄爲之編類其中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敘古蒙求亦太多兼與澁難讀非啟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易諷詠



易入心最爲有益也。至乙巳又與書云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則如今本所定已刪去文章一類矣。凡此可見其次輯之意又厯丙午丁未而後成也。又按語類陳淳錄云或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爾。又黃義剛錄云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據此則編類或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而於小小處亦不屑屑尋究也。今并附載於此。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按本傳周必大相除某提點江西刑獄年譜云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皆以爲周相之功也。續集



與黃直卿書云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更甚可疑怪大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一則與本傳年譜皆不合行狀敘再除江西於周相頗有遺議或本此也據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八月畱正參知政事戊申正月施師點罷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五月王淮罷是丁未七月王淮尚在相位然淮已不主此除而書所云似指周不指王也其云緣上封事則與洪本合李本刪楊萬里封事薦六字只云上諭宰執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失其實矣今從洪本而附與直卿書以記疑焉○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辭不許遂行本傳十四年以疾辭不許遂行此誤也據辭免狀以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起行可證年譜十四年十月遂行蓋承本傳之

誤今削去。○按壬寅改官宮觀告命丙申秘書郎告命辛丑直秘閣告命壬寅直徽猷閣告命此皆見於文集辭免狀而年譜皆不載其告辭載之自此年始以後多載而亦有缺者如知漳州準告封告命今以其存者悉著於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啟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按此條洪本所書爲詳正月趣奏事之任則見於辭免提刑劄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道凡兩請祠一見於辭免劄子二一見於辭免劄子三至五月促入對則辭免狀所云行至信州兩次遣人復

申前請凡厯四旬幸而稍安且有促行之命是其明證也。行狀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而不及促行似爲闕畧。今定從年譜而於在道請祠則依文集增再字。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譜用李錄而少有不同後殿班引下有力疾奏事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刪上慰勞甚渥五字與清要差遣下有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十字不可不理會下有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其三言經總制錢十六字第五劄讀至洪本作其五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凡三百二十十字盡用行狀補入李本其五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爲言規諷切至與洪本不同其下文又言置將云云皆與李錄同末有是行也



五十字則又皆用行狀語。洪本又有且曾覲已死
二十二字則又用本傳。今錄李錄及行狀本傳而
年譜異同則
附載於此。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
名江西提刑。

按郎官之除以疾在告未供職。次日聞有林栗章
疏乃以足疾請祠。辭免狀二所敘甚明。行狀但言
以足疾請祠似少曲折。洪譜云故事無以侍郎劾
本部郎官者。滿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
繼聞有劾章遂請祠併進呈。年譜所敘與辭免狀
合。其云併進呈者蓋以申省給假申省請祠併進
呈。非指林栗章疏也。上曰林栗言似過。則孝宗自
以林疏與宰相言之耳。今依奏狀洪譜畧爲改正。



已載奏狀故洪譜亦不重載也。○按延和奏對孝宗褒予甚至而實未能用其言。兵部郎官之除亦非所以盡其用者。卽如封事所云豈一兵部郎官所得言哉。朱子之移疾當亦以此而遽有林栗之劾。孝宗雖云栗言似過而亦不以爲非也。周相蓋微窺上意而又度朱子之未必就職故依舊提刑江西爲兩全之策。迨後葉適之辨胡晉臣之劾於是孝宗知公議之所在而以前出之之太遽也。乃復召封事之上遂有經帷之命。然一辭卽許而不必其來也。詳觀前後可謂受盡言而不以爲忤而實未有嚮用之意。朱子所以徘徊而不敢遂進行狀專以歸咎於周相似未盡然。至於指道學爲邪氣則自施蕭輩所言而周留必無是語矣。廟堂之上賢姦雜用如此又豈得君行道大有爲之時哉。於此見朱子之辭疾亦有所不得已也。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李本止載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而其餘皆畧之。其云七月是也。洪本七月在道辭免新任。八月以足疾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十月受職名較李本爲詳而多舛誤。其在道辭新任非七月再以足疾請祠亦非八月磨勘轉官在直寶文閣之前轉朝奉郎卽轉官非兩事。洪本蓋用行狀而失之。今辨正於後。○按朱子以六月八日除兵部郎官十日依舊江西提刑其啟行之日無考大約一兩日間耳。在道辭免新任此六月非七月



也。又辭免提刑狀三在七月，而云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當是七月還家之後。其辭免轉官狀云：「今月二日，準降到告命。今月乃八月，則轉官自在七月。」而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亦在七月。與周丞相書言：「崇福請已拜命，其書在八月十四日可據。」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狀所謂兩罷之策是也。辭轉官職名皆不許，其拜受當在九月。召赴行在，以九月二十六日而辭免狀言遷官進職，曲賜光寵，則固已受職名矣。又已酉正月，辭免秘閣修撰狀云：「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以是逆計之，則拜受職名當在九月。召命之前，必不在十月也。今俱依文集改正。○按奏事延和殿年譜所敘較行狀本傳爲詳，皆本之李昉祖錄。此條注上與周相語，則行狀本傳語錄皆無之。末詳所據，疑出元本。而葉適上疏以下，則具於本傳。數語又增

本傳亦而敘次亦不合。其詔某入對等語在六月二十六日而胡晉臣之疏林栗之出知泉州在七月朱子之除直寶文閣亦七月故云為兩罷之策。本傳敘次極明行狀除直寶文閣主事管西京嵩山而年譜倒其次崇福宮栗亦罷蓋畧相前後也今依本傳改正。葉適以下定從洪疏極言栗以私意劾某某所言不實胡晉臣論栗狠腹自用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餘俱月。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

太乙宮兼宗政殿說書辭。

李洪本趣入對在十一月之下文集封事十一月一日則趣入對當在十月非十一月也。朱子準省劄九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辭免當在十月。不允再辭即與封事并上據續集與黃直卿書乃十一



月初七日也。今改十一月趣入對爲十月而封事之上增十一月字。至說書之除以十一月三十日準省劄則具狀辭免在十二月。至己酉正月十一日又準省劄可依所乞除秘閣修撰仍舊宮祠。前後亦自分明。宋史十二月壬午除朱某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與文集不合。又行狀明云疏入之明日除說書。宋史之誤蓋無疑也。○孝宗天資英毅聰明特出於天下事無不諳悉聲色貨利無所污染。但以惑溺近習不能信用正人卒不能成其大有爲之志。此爲根本之蠹。故陳俊卿作相僅二年而一去不復入。於汪應辰張拭劉珙陳良翰王十朋諸正人皆不能盡其用。龔茂良以首參迄不得相而一與曾覲忤遂至貶死。朱子屢辭召命蓋亦以此。故封事之末有云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

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所言又不過此。臣還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蓋通篇陳說雖多。而其大指歸結在此。所謂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者。行狀之所發明詳矣。而於此全不之及。至所舉日月逾邁數語。則不過年往歲徂之歎。而於忠誠懇惻何有哉。勉齋朱子高弟。豈有不得朱子之意者。而後學愚昧於此。有所不能深曉。故姑誌於此以俟質焉。○李本延和奏事大概用李錄與



洪本同。除兵部郎官以下，則比洪本有所刪削，而大指則不異。至戊申封事，則朱子所云，雖爲一時而發，實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其重也。如是。李本刪削，僅存數語，其庸謬無識，蓋不足論。洪本依行狀爲得之。今定依文集全錄封事，故不更及。所附楊復誥，頗有發明。李本刪去，今仍附入。除說書注，自先生當孝宗朝至孝宗內禪矣。洪本悉載行狀語，李本亦刪去，今載行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此在二月後，題甚明。年譜置於後者，以正月三月皆叙趣奏事，事各以類敘，故系之於後耳。增是歲二月四字，其義方明。○通書以丁未作後記，非必成於丁未，而學者傳習亦未必定在丁未以後也。

戊申二月始出兩解則見於後題。然重在使廣其傳。且其意亦有爲而發。非學者前此皆未之見也。年譜因之增通書二字。未有所據。今從鄒本刪去。○兩解題後。蓋爲陸子美、林黃中發。黃中辨論在戊申六月。而其論易西銘寄朱子。已在戊申前矣。至象山辨論。則在戊申冬也。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歿。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逮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明言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賓王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沈廖諸錄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畧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部通辨云。朱子



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又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所發明、則固昔人之所未及也。當表而出之。○答呂士瞻書、不詳其年。其及南軒集後本、自在甲辰後、與答方賓王書、其先後則未可知也。方書在戊申、今以方書爲據、載於戊申、而語錄楊葉陳沈廖諸錄、皆以類附焉。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按辭免秘閣修撰狀云、除秘閣修撰、仍舊宮觀。辭免江東運使狀云、臣今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本止云、除秘閣修撰、蓋失其實。洪本依行狀、仍奉外祠。今據文集補正。

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按與張呂書、則甲午乙未大學中庸已有本矣。與詹帥書在乙巳、尚云所改極多。距甲午乙未十餘年矣。詹帥書已及中庸序、則兩序作於乙巳前至已酉而後定耳。詹帥刻語孟集註於廣西、而大學中庸章句則未之及。不知兩書刻於何時。度必不至已酉而後刊行也。是時門徒各有傳錄、書坊中必有不告而刊者。但於文集無所考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按奏狀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到秘閣修撰告命年譜不載以其力辭不受故刪然至辛亥始受秘閣修撰職名亦不云更有告命也。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李本刪先生以江東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今從洪本。○按朱子自被召以及歷任本傳皆言其由而此除獨無之。是時畱正爲右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必畱王兩公薦引之力也。傳蓋失載考其時則可知矣。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三終

校記

①并：當作「更」，見《朱熹集》卷二二。

②「官會」上當脫「偽造」二字，見右引書。

③「十」上當脫「二」字，見右引書卷一八。

④下：當作「千」。

⑤奏：當作「奉」，見《朱熹集》卷一八《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⑥思：當作「私」，見《勉齋集》卷三六《朱熹行狀》。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奏除屬縣上供罷

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按行狀云錢一千一百萬。奏狀云錢一千八百一十八貫。行狀以錢言之。奏狀以貫言之。其實一也。故年譜云凡萬餘緡。又按後奏狀上供錢七千六十四貫。本州通融支遣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其所乞除豁者止經總制錢四千七百餘貫而已。據此則上供錢元不曾除。而本州自行解發不更派諸縣。是在民已除此賦矣。行狀年譜皆兩言之。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儒藏

李洪本俱作奏行經界法。今依文集改正。○按此條洪本最詳，而亦有小誤。其云行於閩中，當作行於泉漳汀三州。奏言當作申諸司言。末疏於朝，久之未報七字，亦當刪去。今俱改正。○按紹興中推行經界，獨閩之泉漳汀三州未行。觀經界故臣僚奏請專以三州爲言，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在是年二三月間。朱子未至任也。比四月朱子至任，三郡各上議，泉汀之言畧有異同。諒州以爲云，得泉州同行，故但而朱子建議最力，其申諸司當在五六月間。後奉旨，令朱子相度漳州，先行經界。計其間，當在八月。朱子具奏經界狀，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漳州經界先行措置。次年正月九日，方被轉運司所下省劄。時已正月中旬，故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初打量。此其前後次第確然可考者也。李本統敘於奏行經界法之下，其語畧而不明。又謂幸其有是奏，亟啟從之，則不知其所指。又前



九月奏劾黃岌罪狀。

無所承於文義亦有所不通矣。此蓋因陳安今俱削去。洪本後別立冬詔先行漳州經界一條爲得之。而注語則複疊不可解。至幸其有是奏則又仍李本之誤。此皆後人竄改必非果齋元本也。

按劾黃岌狀不言其官。狀內止稱縣官從事郎。縣令丞簿尉皆一縣之官。然劾狀不應不指其官。此不可曉。又與陳憲書則明言漳浦縣尉。此可據以補此狀之闕。而狀內言已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陸槐對移以尉而對移主簿乃陞遷非罷黜也。其狀及書內所云官吏弛慢不虔及州郡差使不行等語似非僅爲一尉而發。凡此皆有不可曉者。李洪本皆無此條。鄒本依文集補入。今姑仍之。而畧記所疑於此。

刻四經四子書于郡。

李本作五經誤。今從洪本。李本無先生教人以下一條。○按語錄所云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覺得今年方無疑。此與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相似。聖賢進學之序。蓋有獨覺其進而非人之所能窺測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李本只載語錄三條。而行狀先生教人以下則不載。蓋以發明晚年定論之旨。而行狀所云則以爲非是而削之矣。李爲陽明後人。其刪削年譜卽道一編。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之。此本旣行。而元本遂不可見。洪刻似見舊本。畧有異同。而亦不能致辨。近聞新刻尤爲無識。無所發明。讀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列上釋奠禮儀。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康所申乞頒賜禮書。原有州縣臣民兩項。因臣民禮儀。鄂州見有印本。故禮部符下。只祭禮儀式。其朝廷以州縣祭儀。臣民禮儀。並行鏤版。則禮部之請。而朱子所欲增修者。釋奠數事而已。當時想以已鏤版頒賜。故莫之省。李本刪此條。而洪本所敘亦未明了。且以同安臣民禮儀。雜其中。非其實也。今以文集參考改正。○按南康有請頒賜禮書狀。又有增修禮書狀。見文集。漳州有釋奠申禮部檢狀。見別集。考兩狀畧有不同。此所考正。則漳州所上也。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但言列上數事。而不條析言之。以有指揮在前也。申明指揮。今無所考。故年譜止云數事。姑仍之。而以漳州一狀系於後。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李本無洪本另立此條爲得之。但注語雜採本傳及李譜語、複疊不可解。其敘經界後事爲詳。今亦刪取數語而別系於辛亥回申轉運司之後。○按經界一事、行狀所敘爲詳。其以申諸司語入於奏疏之下、蓋統言之。後云經界竟報罷而不敘吳禹圭、蓋畧之也。本傳最爲謬誤。吳禹圭上書在辛亥十月、而敘於庚戌冬。先行漳州經界之前。又云詔且需、後則無其實。今載行狀而刪其申諸司二語。至本傳則削去。○按向書省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臬汀經界奉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選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向書省。據此、則轉運提刑提舉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經界、則專委轉運司。其陳某疑卽轉運司。故朱子回申、只轉運司而不及諸司也。光宗本紀、紹



熙二年三月丙寅詔福建提刑司陳公亮同知漳州朱某措置泉漳汀三州經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準省劄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以期計之奉旨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則三月不得有此旨也。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屬而先行漳州經界省劄明言委轉運司非提刑。宋史之誤類多如此不足據也。○又按辛亥七月十日與留丞相書言數日前陳憲按部經回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畧知曲折則是陳憲請改送轉運司而前指揮專委陳某監督是陳憲非漕司也。朱子之回申轉運司則以被受轉運司所下省劄而提刑則無故不及耳。宋史之誤亦有自來然亦以意擬之不可詳考姑闕疑以俟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

季打量。

李洪本無今依鄒本補入。李本總敘於奏行經界法之下畧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經界一條而以明年春早無及語附焉亦復不明。故錄申司狀及與畱丞相劄子以詳正之。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李本無此條洪本有之而載於庚戌到任之後按狀言今幸踰年則在辛亥二三月間非庚戌也。今從洪本而改置於此。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李洪本無今補入。○李本有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戌一條洪本附注於與陳君舉論學之

下。今按趙書乃極諭招州軍募江戍之不可行其行否不可詳。李洪本所載未明今刪去。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陳錄最明、李洪兩年譜俱誤。今載陳錄末卽爲允之、依李洪本作亟啟從之。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再辭職名。

李本去嘗申孝宗是命句、今從洪本。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與畱丞相書云、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語錄五月二日脫十四二字。刻本之脫誤多如此。讀者當參考而互證之、不可執一說以爲據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與孝宗時不同。孝宗之知朱子甚深而朱子之望於孝宗者亦至。故往往堅辭以卜上意。至光宗元末有召用之意。其除命皆由畱丞相所薦而朱子亦止於再辭。蓋以爲之兆耳。年譜云。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後湖南之除又云。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似皆以得褒語而後受之。雖皆本之行狀。然揆之朱子之意。疑未爲合。今亦刪去。○李洪兩本皆於四月去郡。下載與畱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黜邪爲諷。而不錄其書。按與畱書反復言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幾。其言甚切。不能盡錄。錄四月七月十月三書以見其大指云。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與君舉書年譜在辛亥春。按書云老病幽憂死亡無日。不似在郡時語。葉錄在辛亥疑是在建陽非在漳也。今作是歲。○按後書所云則前書君舉蓋未之答。後書想亦不答也。年譜只載前書而曰後無聞焉。蓋未之考。今並載後書而刪此四字。○文集又與黃直卿書云君舉門人曹器之^②來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誤。又生一秦矣。後書所云曹器之來訪指此君舉蓋深不以爲然。故置不答。亦前書更相切磋。未見其益之意也。語錄門人問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材不當如此而行狀亦云一時異議之臣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蓋指君舉而言則君舉與朱子固始終不合也。○按黃子洪語類以陳葉爲一卷。陳謂君舉同父。葉謂正則也。今語類則書陳君舉而以同父正則附焉。年譜載與陳君舉論學而正則則不及。同父於王子書

其來訪畧載辨論之語。今據文集語錄陸陳各立一條而正則則附於君舉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按文集與吳伯豐書續集與陳同父書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計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耳。李本刪六月落成句。非是。今從洪本。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辭。

與畱丞相書李洪本皆不載。此亦畱丞相薦也。故附著之。

是歲孟子要畧成。

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畧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

故附載語錄、
以見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按正月六日奉聖旨、七日尚書省劄子下、二十三日、到建寧、辭免狀、敘次最詳。他狀有不詳敘者、可以類推矣。故詳錄之。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云、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本之語錄、行狀本傳俱不載。語錄亦云、聞朋輩說、非有所據。或傳二字、蓋疑之也。閩本刪或傳二字、非是。今從李洪本、而並載王過錄於後。○據與畱丞相書、則此條畱丞相所薦、而語錄所云未盡確也。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李本無二月字。注自詔長沙巨屏至遂拜命。餘俱刪。今從洪本。其平列詔語則可仍之。

奏劾將官陸景任。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修復嶽麓書院。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更建。今俱不從。○按嶽麓書院創於開寶九年。祥符八年賜額。南渡後廢。乾道乙酉。建安劉共甫知潭州。重建。悉還舊規。南軒爲之記。朱子至潭。牒委教授。與黎鄭二君同行措置。別立員額。增廩給。而絕未有改建之議也。又牒言。到官兩月。未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去郡。



亦不及有所改建矣。語錄有至嶽麓講書之云，是亦曾一往而亦不言改建。年譜李洪兩本俱言改建於爽塏之地，未詳所據。今載委教授牒而兩年譜語則皆刪去。○又按與蔡季通書言嶽麓事，今在風雩右手，背負亭，面對筆架山，乃彥忠所說未定之議，而末言代者乃毀道學之人，與王樞使書去郡二日，即聞移鎮。王謙仲非毀道學者，是又參錯不合。又與樞使書，湘西精舍得賜一言。又云，湘西匾榜，饒宰寄示，別集與劉智夫書云，饒宰爲作湘西精舍已成。嶽麓乃朝廷勅額，即改建不容別爲之名，又不容別有匾榜。豈嶽麓未改建而饒宰別爲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詳考。今附載蔡王劉諸書於後，以存疑云。文集答蔡季通云，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

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濶。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與王謙仲云。熹以收召去郡。曾未兩日。卽聞大纛移鎮是邦。又云。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幸。續集書云。湘西匾榜。饒宰寄示。得以仰觀。別集與劉智夫云。廷老爲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畱念也。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李洪本俱作奏請誤。今改正。○洪本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此必元本所有。李本刪去此三句。今從洪本。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李洪本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陳殊不成語。洪本乞歸田里下有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闕文。按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乃乞歸田里狀中語載在文集而洪亦不能補也。洪本較李本爲詳而於訛誤缺漏處亦不能是正。李本則率以意刪改故今多從洪本。而李本異同亦不能盡著也。

秋七月光宗內禪宣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李本無宣宗卽位至先生行且辭二十七字今從洪本。

立忠節廟。

從洪本。李本刪又考譙王本傳以下二十九字非是。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李本畧今從洪本。據申明釋奠指揮僅畢而行下，僅有則字，無闕文也。洪本誤。

八月赴行在。

李本無必有惡衣服至非吾之敢當七十六字，又無以天子之命十四字。此皆李氏以意刪削，故語意不完。今從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年譜超躡不次之除，恐有冒昧之譏，句不分明。今據奏狀改正，作難以祇受。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按此奏乃離長沙在道所上。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晦丁亥至白潭州次于郊外。

按上饒語見語錄六和塔語則無所見必年譜元本所有也。前條用行狀云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此又云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語稍涉重複不知果齋元本何如也。

夕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申省狀在己丑入國門後年譜系於十月朔誤今改正。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李本太畧洪本爲詳而湖南三劄全不載亦非是。今據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劄補之。其兩本異同



亦不悉著也。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按此申省狀、行狀改作臣字、則以爲奏狀矣。蓋以從便。兩年譜旣云申省、又仍作臣字、誤也。今載申省狀、並行狀、李洪兩本畧同、俱不載。○文集係銜供職狀、其敘御筆於經術淵源、崇儒重道等語、皆畧之、可知朱子之意矣。年譜所云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及此手札云云、乃拜命、雖皆本之行狀、然恐與朱子之意不合。姑誌所疑於此。洪本於手札下增皇恐拜命句、尤非是。

上孝宗山陵議狀。

李本從行狀其意已明。洪本據山陵議狀增補。然當以行狀爲得。今載行狀。

更化覃恩。轉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轉朝請郎。從洪本。李本作朝請郎。誤。賜紫金魚袋。從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按李洪兩本皆系於乙巳晚講之下。文集元注十七日。著沈有開。劉光祖看詳。十七日甲辰。則此奏在甲辰前。非乙巳也。宋史亦云。甲辰與文集元注合。今改正。○又按此事元係面奏。後兩日入劄子。面奏當卽在辛丑也。

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儒藏

朱子年譜 考異 卷四

宋史胡紘傳。宣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從紘爲太常少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禮志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禪祭。時光宗不能執喪。宣宗嗣服。欲太祥畢。更服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朞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適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爲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九日。元本誤作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



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按宋史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朱子以閏十月去國。而趙汝愚猶在位。永阜之攢蓋追用朱子之議。禮志所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當在此時也。禮官條具必有定議。不知葬後用孝宗布衣冠視朝之制否。次年三月。汝愚罷相。又不知若何。此皆無明文可考。胡紘傳言止當服期。集議釋服。其語畧而不明。禮志所載爲詳。葉翥等議從紘所請。參以典故。於六月九日大祥後。皇帝百官皆純吉服。則是大祥以前。但不純用吉服而未嘗用孝宗白衣冠之制也。其禪祭令禮官檢累朝禮制施行。則明言不用孝宗之制。似小祥大

祥仍用孝宗成法。然亦皆無灼然可據之文也。竊意追用朱子之議，必始於汝愚。汝愚去位，韓侂冑用事，羣小沟洫，以攻僞學爲急。如此等處，所不暇及。因而不改，而寧宗亦未必如孝宗實行三年喪。特存其名，如詔言只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以有所未安，皆言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追慕之心，欲存其名也。至胡紘、葉翥等議而釋服耳。宋史本紀僅一語而不詳其典禮。禮志止言百官以涼衫視事，而不云寧宗何服，皆爲闕畧。今姑錄奏狀本紀、禮志以備考。而年譜所云與本紀、禮志皆不合，或元本所有，亦錄以傳疑。若胡紘之請，葉翥之議，則依胡傳、禮志所載以具事之始末云。○年譜云：詔禮官討論行狀，初無其事，而朱子書奏，橐後及文集語錄皆未嘗言之。當以本紀爲正。其云後不果行，以禮志考之，亦未嘗不存其名也。今姑錄以傳疑。若閩本云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文公言也。此後人以續通鑑改入者。

今削去。

瑞慶節奏乞却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李洪本俱作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今改正。○按宋史丙午以朱某奏請却瑞慶節賀表。文集劄子便令權免其表亦不交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又畱身奏四事劄子貼黃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是日所請專爲却賀表而三年之內以例推言之。至四事劄子方專以三年之內言。年譜合兩劄子爲一非其實也。今改正。○按劄子云瑞慶節前一日百官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則上劄子在乙巳李洪本皆誤。宋史丙午却賀表以瑞慶節概言之耳。今據劄子改正。



庚戌講筵畱身面奏四事。

四事奏劄行狀所載最畧李本依行狀畧有增入惟洪本爲詳今定從文集補入而前後則依洪本。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李洪本俱無晚講次日四字今從閩本其注語則從洪本而以進德疏補入末後數語李本刪是日講至盤銘以下二十八字。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洪本附注於戊午朔晚講下今立一條閩本無早講李本俱闕。

上論災異劄子。

李洪本無據鄒本增入。注語則以文集補。此在
閏月五日後不詳何日當敘於上廟祧議之前。

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準告封婺源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廟祧集議在六日癸亥。按議狀云、昨日不及
預議、則上議當在次日甲子也。今補正。○行狀云、
廟堂持之、不以聞。又曰、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年譜
云、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及入對、上於榻後取文
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與行狀
不合。今考面奏劄子^③云、已申尚書省、不知已未達
聖聽否。乞宣問詳賜覽觀、並下此奏付外詳議。又
議祧廟劄子云、未將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進擬
詔意云、廟議劄狀並圖皆以議狀與劄子並言。至
辭免待制奏狀云、蒙恩特賜宣問、卽以臣所進議



狀並劄子並行降出。則尤爲明白矣。蓋議狀之上
廟堂初不以聞。及上有所聞。則亦以議狀進呈矣。
初奏劄子紀昧達聖聽也。蓋年譜楊後取文書一卷
與李閔祖錄文字。既上與出所進文字。皆指議狀
非別有奏疏。行狀語畧而不詳。遂啟年譜之疑。又
因李錄文字。既上之云。因謂更有奏疏。奏疏既不
見於文集。而面奏劄子。議祧廟劄子。皆無及此者。
則年譜之誤。增無疑也。閔本刪復奏疏論之五字
爲是。今從閔本刪去。今並載年譜行狀而附論於
此。李閔祖錄亦附於後。語錄先生獨建不可祧
僖祖之議。陳君舉力以爲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
字既上有旨。次日引對上。出所進文字曰。高宗不
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爲不可。既退
而政府持之益堅。竟不行。惟謝中丞入文字。右先
生說乞且從禮官初議。爲樓
大防所激。卒祧僖祖云。李閔

戊辰八史院。

洪本有按語錄云、李本刪此四字。據洪本、則年譜以語錄增、非本文也。今載語錄。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李本無洪本注於除寶文閣下。今立一條。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李洪本皆不載而注於丙戌除寶文閣之下。今依文集改正。注從洪本、而以閩本參補。○汝愚因求罷政、不許。閩本李洪年譜無。越二日、韓侂胄徑遣內侍亦閩本李洪年譜無。申省乞放謝辭、得與放。



謝辭李洪年譜無閩本作申省照會今依文集改正。○中書舍人以下皆用閩本李洪年譜止云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畱之。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年譜云丙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辭李洪本同按此條合兩辭免爲一而因以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綴於丁未還考亭之下最爲謬誤閩本已正之今悉依文集改。○年譜注亦分爲二條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朱子以戊寅奉御批已卯庚寅間已行至壬午乃除寶文閣待制是亦道塗也遂行二字誤今刪去。○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



日戊寅奉御批具狀奏謝卽申省乞放謝辭奉旨與放謝辭卽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是啟行當在二十三、四間也。二十五日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又申省辭免奉旨不允仍除知江陵府奏狀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則去壬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譜丙戌當是除知江陵府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是日晚講洪本丙戌晚講皆誤。今考文集定從閩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洪本附於除寶文閣下李本附於還考亭下今另立一條。○李本無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宜深味之二句而別云抵家遂力辭新命按末二句未知卽果齋元本否。果齋有晚年頗指示本體之語與此意合意必果齋元本也。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

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力辭新命亦不在抵家後李本亦誤。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辭免煥章閣待制奏狀二云今月十一日考其詞意非隔歲也當是十二月十一日。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年譜有春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一條李洪本同辭免奏狀二言今月十一日蓋以爲正月也。



考奏狀六言、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則第一狀、第二狀同在去年明矣。今依文集刪去。

夏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

年譜遇遯之同人、行狀同。按別集答劉德修書云、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若遯之同人、則止占遯尾矣。行狀年譜蓋傳聞之誤。今改正。○閩本蔡元定入諫下、有亦不從門人朝奉郎劉炳十字、不知何據。朝奉郎三字尤爲無義。今刪云。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殯陵自劾。

按此奏狀、專以議殯陵自劾、乞賜處分、其待制職名亦云、未敢祇受。文集題乞追還待制職名、以六

狀例言之耳。李本刪七月復辭非是。洪本注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許。乃批答五月奏狀，非七月也，亦誤。今俱依文集改正。○洪本又云九月乞鑄職名，考文集無之，今刪去。李本無九月一條，而注則兩本同。其云先是辭職名不允，則五月之奏也。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則七月之奏也。乞鑄職，則文集無此語。又言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十一月之奏也。李本統敘於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宮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乞鑄職名，蓋爲李注所誤。其云十一月再辭職名，則可正李本之失。李本刪七月十一日再辭，而以屢辭職名包之，凡李本之以意刪改類如此。

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傳伯壽行詞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歲月甚明，而年譜俱誤載於甲寅十二月。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條
下。閩本已改正。今從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李洪本俱作禡職。此本沈繼祖疏語。行狀本傳俱云落職罷祠。今改正。○年譜省闡聞之。聞字或是衍文之當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葉翥劉德秀倪未詳何人。李本亦作聞之。而無葉倪劉以下至並行除毀四十四字。又無臺諫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於從之之下。○按洪本疑是年譜元本。李本畧刪削耳。蔡季通之貶。以沈繼祖疏與朱子落職罷祠之命同。下語錄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某。並及元定。未幾謫道州。亦與語錄小異。洪本系於丁巳。別元定寒泉精舍之下。非是。今從李本。○按行狀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本



傳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某十罪詔落職罷祠。
年譜以沈繼祖橐爲胡紘所授所載爲詳。宋史胡
紘傳亦明言繼祖疏乃紘筆較年譜又加詳焉。選
人余壽上疏乞斬見於宋史而語錄亦有某如今
頭似粘在頸上之語。至沈繼祖疏宋史所不載今
所傳者不知何據。疏語大罪有六與宋史十罪不
合而續通鑑漫採入之。閩本本年譜乃據續通鑑以
改李本甚爲疑誤後人今並削去。沈繼祖疏宋史所不載今據
竊疑爲陽明後人依倣撰造以誣朱子者。近人
無識輒以閩本之年譜中愚陋至此亦可憐也。
閩本先是臺臣至文氣日卑同李本以下則同續
通鑑並載沈繼祖疏而改續通鑑大罪有六爲論
大罪十。此皆後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舊今悉刪
去。○李本止一條洪本增多三條其第二條全用
宋史本傳。今錄行狀本傳此削去。第四條載董銖
語亦可刪。惟第三條或元本所有但語多錯雜不
知所據今存其大畧而附辨之。洪譜云先生在



浙東時謝廓然陳賈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入人恐其陟清要唆林栗極論之。其後韓侂胄秉政則林采施康年詆爲僞學。胡紘與沈繼祖共詆先生之罪。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僞學。京鏜何澹皆附和之。按朱子在浙東時詆僞學者鄭丙陳賈謝廓然乞無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攻朱子則未有考。趙彥仲有疏攻洛學亦非直攻朱子也。林栗自以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劾朱子非爲人所唆者。其敘林采施康年京鏜何澹俱與史不合。又載林栗友人稱朱待制朱子此時未爲待制。此皆傳聞之誤。今悉不取。

是歲始修禮書。

文獻通考載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

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註者。卽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一篇亦缺。熹後來未及刪改。陳氏曰其子在刻於南康。一切皆仍其舊。按通解刻於南康。則敬之自有跋語。藝文志所云亦本之跋語也。但今刻通解本不載跋語。不知鄒本從何得之。豈猶及見舊本耶。或余家所有。今刻偶脫漏耶。今依鄒本錄入。而並載通考於此。○乞修三禮劄子。以去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不及。按文集與應仁仲書云。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據此則年譜所載爲是。凡年譜所增入。有在於行狀本傳之外者。未可以爲無據而畧之也。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按謝表以正月二十七日準省劄則謝表卽在正月也。李本不載而附注於別蔡元定下。今從洪本。洪本又云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李本無據。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云遞到月日告命一道則未嘗無告命也。今從李本刪去。表云閱時旣久祇命惟新又云慙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則告命之下當在戊午正二月間。○閩本於戊午冬別立一條云落秘閣修撰依前官。按此卽落職罷祠。丁巳正月奉省劄至戊午春方有告命。省劄落職罷祠告命則兼及依前官故兩謝表語有不同非兩事也。且又不在戊午冬今削去。

餞別蔡季通於淨安寺。

李洪閩本皆作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今改正。○按語錄朱子別李^⑥通於淨安寺不言會宿寒

泉其時間^⑦參同契即在淨安寺中。宋史蔡本傳亦只言餞別蕭寺而無會宿寒泉之語。寒泉精舍在後山天湖之陽地非孔道季通之行州縣防衛甚嚴未必與朱子共宿寒泉也。今據蔡本傳語錄改正。○年譜自州縣逮捕至兩得之矣皆用蔡本傳而以語錄會別淨安寺增入之。今錄蔡本傳語錄而年譜則刪去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仍載之以存疑。其次年季通卒於春陵以下皆從洪本。按拜命餞別兩條李本與洪本大異。李本刪拜命謝表而以前數日之夕等語系之於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誤也。至其後竟無告命則以李本刪去爲是。自時州縣逮捕甚急至爲之哀慟李洪本同。自季通從先生遊以下李本止載數語而義理大原以下俱刪。又一條按與季通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又一條按李通以沈繼祀^⑧疏李本悉刪去。又末一條時黨禁益譁則李本與洪



本同。疑洪本乃元本，而李本過有刪削。然洪本亦係後人增入，未必果齋本也。其載謝深甫語，亦與本傳不同。今大概從洪本，而其繁冗處則一切俱削去。○續通鑑載此，皆雜探諸書而不無舛誤。閩本以補年譜，非也。今畧不載而附辨之。按續通鑑本之宋史胡紘傳，而沈繼祖之疏則不知出於何本。宋史無有也。信州明改爲廣信府，宋時止名信州。今疏云廣信鵝湖之寺，此甚可疑。宋史本傳論某大罪十，此云大罪有六，亦與宋史不合。又選人余嘉上書見於本傳，自在沈繼祖疏後。宋史謝深甫傳有余嘉者，上疏乞斬朱某，以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蟣蝨小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續通鑑本此，而稍改其文，且移之逮捕季通之前，以語錄考之，落職罷祠與竄季通皆以沈繼

祖疏文集亦可考續通鑑所云多不合。閩本大概與李洪本同而採續通鑑語以補之是皆後人改竄並非李洪元本矣今皆削去。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刪去今從李本。○按蔡氏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書傳年譜載集書傳於戊午意朱子先自爲書傳未成而後命蔡足成之其二典禹謨據文集乃改訂蔡傳至金滕召誥洛誥武成諸說皆早年作親稟百餘段則文集無之。蔡序言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亦不言別有親稟百餘段也。凡此皆所未詳。○按文集答潘子善書論書解甚詳而李時可亦有書說亦朱子所命其書不傳當是戊午已命門人分爲之至己未冬乃專屬之仲默耳。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李洪兩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今改正。○洪本云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之，而六經又次之，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楫輩亦不敢竊有請焉。楫之言婉而深，故錄之。李本云：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而刪楊跋蓋節取楊跋也。按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在韓文考異之前。考文集與方伯謨書云：今^⑩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幸早寄示。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



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又有楚辭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據此則楚辭集註之成在韓文考異之後。與年譜不合。及考文集韓文考異凡例。書韓文考異前。楚辭後。語序楚辭集註序。皆無歲月。而文集編次則以韓文居楚辭之前。又楚辭辨證前題署云慶元己未三月。集註辨證皆一時之作。決非乙卯成集。註而已。未始作辨證也。以此考之。則年譜之誤無疑矣。楫爲門人。不見於文集語錄。其言要未可據。年譜爲楫跋所誤耳。沈莊仲錄在戊午。或考異之成在戊午。今姑從年譜。系於丁巳。而楚辭集註則據方書及辨證前題。移之己未。而年譜所載並皆刪去。○楚辭辨證前題署慶元己未三月。此其確然可據者。楚辭集註序無歲月。疑後人以與年譜不合而刪之。集註或成於戊午。而後語辨證當在其後。今無所據。仍依辨證前題而統系之於此。○

李微之語錄序謂楚辭集註韓文考異皆成於慶元乙卯以方書考之亦未必然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洪本大書三月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李本無今從李本削去。○洪本說太極西銘注云己未之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之意甚深切著明矣。李本無此條而注於改誠意章下云戊午歲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云云。洪本誠意章注同而去後所增修未必果齋元本皆同洪按蔡仲默夢奠記丁巳看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集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



數十條。己未夜說書至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云云。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寫畢。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還至樓下。自此不復出矣。是朱子辛酉之前。每夜爲諸生論說。其縱言及於太極西銘。蓋亦論說之常。今洪本乃大書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似朱子前知其將終。而以此書爲末後傳付之秘者。又截爲學之要數語於改誠意章後。明與記文不合。勉齋行狀止載改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而於太極西銘等語。皆不之及。足訂年譜之誤。而世皆未之辨也。

甲子先生卒。

按治喪大事。朱子無遺命。而門人於病革時。方入請。則朱子已不能言矣。行狀與夢奠記所載不同。洪本從行狀。李本從夢奠記。未知孰爲元本。祝穆父所辨年譜兩事。其一作書先後以行狀爲據。今



兩本皆同行狀疑後人所改。其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則洪本有之、而李本無。又李本從夢奠記明與行狀不合、而穆父之辨畧不及此、豈洪本乃元本、而李本則後來所改與。今錄洪本而附李本於後、並存之以俟考焉。○李本無先生起坐四字有告之二字。一與黃榦下有令更加勉力、且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十七字。補緝二字作踵字。當用書儀乎下、云朱子搖首、無曰疎畧三字。當用儀禮乎下、有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十四字下、接乃領之。又有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二十二字。洪本較李本多增入、而無刪削。此條刪削爲多、亦不可曉。○又按周氏復家禮附錄曰、復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葉味道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畧。范元裕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沈復請曰、儀禮書儀參

用如何。乃領之。據此則年譜元本用夢奠記而疎畧二字則用行狀。今李本大概與元本合而詞語則異。洪本則從行狀。以周氏所述考之則兩本皆後人所改而非其真矣。然李本爲近之而考之祝穆父所辨則又不合。凡此異同當悉著之而不敢以質也。○按朱子卒前一日與子在門人范念德黃榦書敬之與伯崇書不載文集惟勉齋書載二十九卷論事書中此編次之誤也。行狀云先生疾且革手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惓惓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以此書較之相合。夢奠記所記最詳而於此書則畧。李洪兩年譜本畧同其云令收禮書底本補緝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則又較書爲詳也。宋史黃榦傳云病革以深衣並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此本之書而寄深衣則書所無有也。李本有吾道之託兩語與



宋史同而洪本無之抑未知孰爲元本。今錄文集書語而附論之如此。○又按朱子臨卒與勉齋書有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之語然止以授學次第而言其於孔門之顏曾未知何如也。朱子晚年與人書每言斯道之傳不絕如綫而論程門諸公未有可當衣鉢之傳其微意亦可見矣。勉齋最後祭文言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戚然於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今考此書却無此意。續集有與直卿書言古之禪家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其書在戊午己未間祭文蓋兼用此意亦只云期望之厚而不敢謂已得其傳也。蓋古人之審慎如此。至宋史言以深衣爲密考之一無所據。蓋暗用禪家衣鉢之說其爲附會無疑。年譜雖未之及而後人必有舉是以爲證者不可以不辨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洪本年譜本之宋史本傳而正言施康年則又用續通鑑補本傳止云言者未嘗指其人也。李本止云會葬者幾千人。○按續通鑑載右正言施康年疏凡數百言宋史止舉其畧不知續通鑑所載出於何書也。康年疏前後皆云會於信上信州今之廣信府鵝湖寺在焉蓋浙江入閩必由之路也。又續通鑑云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率一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與年譜會葬幾千人又不合。宋史李燔傳某既歿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續通鑑所載似本之此而又有增改不知何據也。考之行狀言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而公季子敬之謂家禮久亡葬之日有士子攜來因得之亦可知會葬者

固多人矣。續通鑑雖本之李燾傳，然恐非其實。當以年譜爲正。果齋李氏語見性理大全，洪本作年譜原序。李本不載其首言居敬窮理反躬三條，後止言居敬窮理而缺反躬一條，向每疑之。考新聞本乃知纂太全者所刪，而洪亦不能補也。後兩段亦不當刪，今並據閩本補入。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終



儒藏

朱子年譜 考異 卷四

校記

①回：當作「由」，見《朱熹集》卷二八。

②之：當作「遠」，器遠乃曹叔遠字。見《朱子語類》及《宋史·曹叔遠傳》。下文同。

③于：當作「子」，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考異》。

④否：當作「欲」，見《朱熹集》卷一五。

⑤五：當作「三」，見《文獻通考》卷一八〇《經籍考》七。

⑥李：當作「季」，見《四庫全書》本《朱子年譜考異》。

⑦間：當作「問」，見右引書。

⑧李：當作「季」；祀：當作「祖」，見右引書。

⑨探：當作「採」，《四庫全書》本亦誤。

⑩今：當作「令」，見《朱熹集》卷四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2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94

页数=894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98

SS号=12365579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2.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